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水晶瓶塞(下) 月亮宝石

[法] 莫里斯·勒布朗

[英] 威尔基·柯林斯

第十三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丁华民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321-X

I.世... II.丁... III.侦探小说—世界 IV.I.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155 号

世界十大侦探小说

丁华民 志敏 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20.5

字数 180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02-321-X/I·41

定价(全 16 卷) 368.00 元

总 目 录

第一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一)

第二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二)

第三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三)

第四卷 福尔摩斯探案集(四)

第五卷 布朗神父探案集·上

第六卷 布朗神父探案集·中

第七卷 布朗神父探案集·下

第八卷 浅滩迷船·上

第九卷 浅滩迷船·下

第十卷 黄室谜案·上

第十一卷 黄室谜案·下
神探维克多

第十二卷 水晶瓶塞·上

第十三卷 水晶瓶塞·下
月亮宝石

第十四卷 犹太油灯
最后一案

第十五卷 侠盗亚森·罗宾

第十六卷 爱伦·坡侦探小说集

水晶瓶塞·下

断 头 台

汽车把罗宾和克拉丽丝带走了 ,在汽车里 ,罗宾不断地重复着 :“我一定能把他救出来 ,我一定能把他救出来 !我向您起誓 ,我一定会把他救出来。”

但是克拉丽丝根本没有听进去 ,死亡和噩梦好像已经裹住了她 ,她变得无知无觉 ,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视而不见。而罗宾讲述着自己的安排 ,与其说是为了劝说克拉丽丝 ,还不如说是自我安慰。

“不 ,不 ,我们不一定就输了。我们手里还有一张王牌 ,一张重要的王牌 ,那就是昨天早晨在尼斯多勃雷克向您提到的那些前议员沃朗格拉德要提供给多勃雷克的信件和文件。我要向斯塔尼斯拉斯·沃朗格拉德购买这些信件和文件……随他定价。之后我们再回警察局 ,告诉帕斯维示 :‘秘书长先生……请您把它当作真的名单来使用 ,拯救吉尔贝 ,哪怕到明天吉尔贝得救后 ,您再承认这是假名单也成……快去 ,快去处理呢 ,否则的话……否则的话 ,明天也就是星期二一大早您就会在一份大报上看见沃朗格拉德的信件和文件。到那时 ,不仅沃朗格拉德要被逮捕 ,当天晚上

的怕斯维尔也会被送进牢！”

罗宾搓着自己的双手，继续说着，“这一定可以！……这一定可以！……我已经觉得这一切马上就会出现在他面前。我想事情较为肯定和有把握了。因为在多勃雷克的公文包里我早就搜到了沃朗格拉德的住址……司机，走，去拉斯帕叶大街！”

他们到达了指定的地方。罗宾跳下车，大步流星地直上二楼。

但是，女佣答复他，沃朗格拉德先生出门了，要在明天吃晚饭之前才能赶回来。

“您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先生去了伦敦。”

罗宾回到车上，缄默不语。而克拉丽丝对一切都不关心了，她甚至连问都不问他一下。好像他儿子的死已成定局似的。

汽车把他们一直带到克利齐广场。在罗宾进入公寓的时候，因为他神思不属，并没有留意到有两个人正从门旁走出来。而他们正是帕斯维尔派遣的来包围公寓的警察中的两个。

他问佣人：“有没有电报？”

“老板，没有。”阿尔齐回答。

“那勒巴律和葛洛涅尔有消息吗？”

“老板，没有，一丁点也没有。”

他以满不在乎的口吻向克拉丽丝说：“这是肯定的。现在才七点钟，我们不可能指望他们在八、九点钟之前抵达。帕斯维尔一定会等我们的。我去打个电话让他等着。”

打完电话，罗宾正准备挂上听筒，一声呻吟从他的身后传来，转头一看，克拉丽丝正站在桌子旁边看一份晚报，她用手按住心

口，晃晃悠悠眼看就要倒下了。

罗宾赶紧叫着他的佣人，“阿尔齐，阿尔齐，快帮我把她抬到床上……接着去壁橱里找一个小药瓶，四号药瓶。麻醉药。”

罗宾用刀尖撬开克拉丽丝的牙齿，使劲灌了她半瓶药。

他说：“现在好了，一直要等到后天这个可怜的人才能苏醒过来。”

他把那张还紧紧拽在克拉丽丝那痉挛的手中的纸拿起来，粗略地看了一遍。他在报纸上看见了这样几行字：

为了顺利执行吉尔贝和伏舍莱的死刑，因为亚森·罗宾十分可能为使他的同谋逃脱这最严厉的惩罚而进行一次尝试，因而决定采取严格的治安措施。桑特监狱附近的所有街道从今天午夜开始将会派遣军队巡逻。因为大家都早已明白，将在监狱的围墙前，阿拉戈大街上的土台上执行死刑。

我们掌握有一些关于两个死刑犯精神状况的资料。伏舍莱自始至终都是厚脸皮、不知羞耻的，他毫不畏惧地等候着命运的结果，他说：“真是见鬼！既然不得不过这一关，虽然并不高兴，但也应该泰然置之……”他又加了一句：“我并不在意死，但一想到别人要砍掉我的头，就很烦恼。啊！要是老板能够找到一种方法在我还来不及哼一声之前就立即把我送到另一个世界，那该有多好啊！老板，请送我一点土的宁吧！”

吉尔贝的冷静给人们留下了更加不可磨灭的印象，特别是当人们回想起在重罪法庭上他完全无法接受的时候。对他而言，他极端信赖着亚森·罗宾的无所不能。“众目睽睽之下，老板告诉我要我不必恐惧，他就在那里，他保证着一切。好的，我不会恐惧。因为我了解他，我的老板！只要和他在一起，就什么都不必恐惧。

我也信服他 ,直到最后一天 ,最后一秒钟 ,即使已站在断头台上。他一定会实现他所说的承诺。即使我的头已被砍下 ,他也会赶来再牢牢地把我的头装在我的脖子上。亚森·罗宾怎么可能会让他的小吉尔贝死掉呢?啊!绝对不会的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有一种让人感动、天真质纯的东西存在于他热烈的感情之中 ,不能说不高尚。而这种盲目的信赖亚森·罗宾是否配得上 ,我们就等着瞧吧!

罗宾一读完这篇文章 ,他的眼睛就被泪水模糊了 ,这是感动的泪水、怜悯的泪水、悲痛泪水。

不 ,他配不上小吉尔贝的信赖。虽然 ,他已经竭尽所能 ,但是现在的情况却要求得做更多 ,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一向是要求自己去操纵命运 ,但这一次 ,命运却操纵了他。在整个这场可悲的历险中 ,从第一天起所有的事情都和他的预想背道而驰 ,有时甚至是不合情理的。克拉丽丝虽然和他有着相同的目的 ,但整整几个星期 ,他们却一直互相较着劲。然后 ,就在他们同心协力的时候 ,可怕的灾祸却纷至沓来 :小雅克被劫走 ,多勃雷克被绑架 ,多勃雷克被关在“情人之塔” ,罗宾受伤无法行动、克拉丽丝被骗 ,罗宾尾随着她历经法国南方和意大利 ,最大的灾难又随之降临 :当人们以顽强的意志创造了奇迹 ,眼看胜利在望时 ,一切却在瞬间毁灭了。那张被他们视若至宝的二十七人名单却只是一张毫无价值的破纸。

“放弃抵抗吧!”罗宾说,“失败已成定局了。报复多勃雷克 ,让他破产 ,把他打垮都只是一些毫无意义的话……我才是真正的失败者 ,既然明天吉尔贝就得死……”

失望而不是仇恨或愤怒使他又痛苦起来。吉尔贝就要死了!

他称吉尔贝为他的家伙，把他当作是他的伙伴中最好的一个，可是几个钟头之后，却永远也见不着他了。罗宾已经黔驴技穷，不能再去拯救他了。他甚至已不再想去找寻最后的办法，什么都沒用了！

他难道不知道社会早晚都要报复他，死神迟早都要来召唤他吗？任何罪犯都不可能逃得掉惩罚。可是这个可怜的吉尔贝是无辜的，他成了代罪羔羊，去为自己并没有犯下的罪行去死！这真是一个悲剧！这不正充分地说明了罗宾是多么地无用啊！

由于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是如此地确信不疑，以至于当勒巴律的电报到来时，罗宾已经没有反应了。电报上写着：“发动机出现故障。有一个零件损坏。需长时间修理。明早抵达。”

又是一个证明，命运已经主宰了他。他也不想再去违背命运的安排。

克拉丽丝睡得非常安详宁静。他看着她，不由得羡慕她能够忘记一切。不受世事的烦扰啊。突然，他觉得自己也变得极其软弱，不敢再面对这一切，不由自己地抓起下半瓶药水一口喝尽。

接着，罗宾回到自己的卧室，躺在床上，按铃把佣人叫来，告诉他：“阿尔齐，你去睡觉吧，不论发生任何事都不要把我叫醒。”

“可是，老板。”阿尔齐问他，“对于吉尔贝和伏舍莱，不再做什么事了？”

“不做了。”

“那他们只有等着死神的来临了。”

二十分钟以后，罗宾就进入了梦乡。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这一夜，监狱的四周都是吵吵嚷嚷的。

凌晨一点，桑特街、阿拉戈大街以及所有通向监狱的街道都有警察看守着，对过往的行人都要进行一番仔细的盘查才放他们通行。

这时，正下着瓢泼大雨，看来不会有多少人热衷观看这种场面。所有的酒店被命令在深夜三点以前打烊。人行道上露营着两连步兵，阿拉戈大街上有一个营的士兵正处于高度警惕的状态。士兵中不时有保安警察在奔跑忙碌，以及治安官员，警察局官员，所有和以往惯例不同而被动员来的人们在来回走动。

在位于阿拉戈大街和桑特街街角的土台中央，已经无声无息地立起了一个断头台。而自鸣钟可怕的钟锤声也传入了人们的耳朵。”

快四点的时候，尽管还下着雨，人们还是汇集而来了，他们唱起了歌，并要求点灯和启幕。当他们看到他们的视线被障碍物挡住而仅仅只能看见断头台的支柱时，都愤怒了。

这时，很多汽车排着队开来，车上坐着身穿黑色服装的政府要人。人群中爆发出掌声和抗议声。接着，一小队保安警察骑马把人群驱散，在土台上留出三百多平方米的空地。然后又有两连士兵过来排队列开。

忽然，四周一片安静。

天变得蒙蒙亮了，模糊的微白色开始从黑暗中透出。

雨突然停了。

在监狱里的死囚犯牢房所在的走廊的尽头处，一群穿着黑色礼服的政府要人正在小声地谈着话。

帕斯维尔正在和共和国检察官交谈，检察官向帕斯维尔表达着自己的担心。

帕斯维尔肯定地说：“不可能，不可能，我向您保证，绝对不可能出什么意外的。”

“秘书长先生，报道会不会让人起疑？”

“不会的，报道不会泄露什么的，因为我们已经把罗宾制服了。”

“这是真的吗？”

“是的，我们知道他的地址，他昨晚七点回到他在克利齐广场的公寓，我已经派人把他的住所包围住了。另外，我也了解他为拯救他的两个伙伴而订下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在最后一刻也完全失败了。所以现在我们的什么顾忌也没有了。处决一定会顺利执行的。”

听到他们俩的谈话，吉尔贝的律师说道：“说不定哪天你们会对这件事感到后悔的。”

“亲爱的律师先生，难道您还确认您的委托人是清白的吗？”

“确认无疑，检察官先生。一个可怜的孩子就要无辜地死掉了。”

检察官沉默了。但是过了一会，像是在回答自己的思考似的，他认可：“这件案子确实进行得太快了。”

律师的声音都变了，他又重复着：“一个可怜的孩子就要无辜地死掉了。”

这时，时辰已到。

监狱长把牢门打开，先让伏舍莱出来。

伏舍莱从床上蹦起来，因恐惧而睁大了眼睛，看着进来的人。

“伏舍莱，我们来向您宣布……”

他咕哝着，“请别谈，请别说。请一句也不说。我知道这是怎

么一回事,走吧。”

他简直是想尽快了结这件事,所以对例行的准备工作毫无反抗,但他却不允许别人和他说话。

“不要说话。”他又说了一遍,“什么?要我忏悔?我看不需要吧。我杀了人,现在你们来杀我,这是规律。我们之间没什么牵扯了。”

但是,有一次,他突然停下来,问道:“喂,我的伙伴也要死吗?……”

当他知道吉尔贝也要和他在同一时间被砍头时,一个迟疑的表情在他脸上浮现了片刻,他看了看四周的人,似乎有一些话想要说,但是最终他还是耸了耸肩膀,小声地说道:“这样更好一点……我们一块做的坏事……我们应该一块‘受罚’。”

人们又进入到吉尔贝的牢房。他也是醒着的、坐在床上。听到这个恐怖的宣布后,他企图站起来,但是他像一具被摇晃的骷髅般浑身不停地颤抖,然后又倒在床上,抽泣起来。他泣不成声地说:“啊!我可怜的妈妈……我可怜的妈妈。”

别人企图向他询问这个从未听他说过的妈妈,但是他突然用力压抑住了自己的哭声。他叫喊出来:“我没有杀人……我不想死……我没有杀人!……”

有人劝告他:“吉尔贝,拿出一些勇气来。”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并没有杀人,凭什么我得死?……我向你们起誓,我真的没有杀人……我没有杀人……我不想死……我没有杀人……你们不能这样做……”

他的牙齿发出格格的笑声,以至于说出的话都变得模糊不清了。

他任凭别人处置 ,又是忏悔 ,又是听弥撒 ,最后他总算镇静下来 ,而且变得简直是驯服起来 ,他像一个听话的小孩一般呻吟着说 :“真应该通知我的妈妈 ,我对不起她。”

“您的妈妈 ?”

“是的……在报纸上把我的话刊登出来……她就会明白的……她清楚我并没有杀人。我对不起她 ,我给她带来痛苦 ,我可以给她带来痛苦 ,原谅我吧。还有……”

“吉尔贝 ,还有什么 ?”

“还有 ,我并没有失去对‘老板’的信赖 ,希望他能知道……”

他扫视了一下四周的人 ,好像热烈地盼望“老板”正乔装打扮着藏在人群中间 ,掩人耳目 ,正在等待时机把他救走。

他以一种虔诚的心情轻声说着 :“是的 ,是的 ,我还保持着信心 ,即使是在现在……老板心里很明白这一点 ,对不对 ?……我相信他一定不会让我死掉的……我相信。”

大家从他直视的眼神猜测他已经发现了罗宾。不由得觉得四周到处都是罗宾的踪影 ,他正在找寻道路向伏舍莱走去。此情此景太动人了。他穿着一身囚衣 ,四肢都被捆绑着 ,周围还有几十个人在守卫着 ,而刽子手已经把他掌握在手中 ,显然是插翅难飞了。但是 ,他却仍然不放弃希望。

人们觉得十分不妥 ,眼睛也逐渐被泪水所模糊。

“可怜的孩子 !”有人小声地说。

帕斯维尔不由想起了克拉丽丝 ,他也和其他人一样激动 ,也在小声地重复着 :“可怜的孩子 !……”

吉尔贝的律师哭了起来 ,他不停地向他旁边的人诉说 :“一个可怜的孩子就要无辜地死掉了。”

然而时刻已到，预备工作都结束了。犯人被押着朝前走去。西队人在走廊里面碰头了。

伏舍莱看见吉尔贝后，冷冷地笑了一声：“喂，小家伙，老板不需要我们了。”接着，他又加了一句除帕斯维尔以外谁也不明白其含义的话：“看来水晶瓶塞的好处都被他一人占了。”

人们走下楼梯，在监狱书记室停了下来，把例行手续办理了，然后又从院子里穿出。这整个过程真是无休无止的，恐惧异常……

最后他们来到了敞开着的大门前，突然见到了微弱的晨曦、雨天、街道、房屋的轮廓，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有喧闹的人声从远处传来……

人们又顺着监狱的外墙，一直来到了阿拉戈大街街口。

又往前走出了几步……伏舍莱骤然向后追了一步，断头台已经就在眼前了！

吉尔贝低埋着头，费力地向前走着，牧师和行刑的助手支撑着他。

断头台伫立着眼前……

吉尔贝抗拒着：“不，不，我不愿意……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杀人……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尖锐的求救声在空中逐渐消散。

刽子手作了一个示意动作。于是人们抓起伏舍莱，把他抬起来，半跑着拖走了他。

一件让人惊奇的事就在此刻发生了，从正对着的一座屋子里传出来一声枪响。

行刑助手们都惊异得目瞪口呆、一动不动。而他们拖着的伏

舍莱却在他们的手臂里跪下了。

人们纷纷问道：“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

“他受伤了……”

伏舍莱的脑门上喷出许多鲜血，在脸上流淌着。

他口齿不清地说着：“好了……正中靶心！老板，谢谢您，谢谢……我的脑袋不会掉了……老板，谢谢……啊！你可真是大方啊！……”

一个声音从一片骚乱中传出来：“把他带到上面去！去执行死刑！”

“可是他已经死了！”

“赶紧呀！……去给他行刑！”

司法官员、政府官员和警察每个人都在下达命令，场面十分混乱。

“快送他上断头台！……死刑一定得执行！……我们决不能让步！……否则就是怯弱……送他上断头台！”

“可是他已经死了！”

“这不要紧！……一定要执行法庭的判决！……送他上断头台！”

牧师提出抗议。

这时，吉尔贝被两个守卫和警察监视着。而伏舍莱的尸体被行刑助手抬起来，送上断头台。

刽子手被吓得声音都嘶哑了，他叫喊着：“赶紧呀！赶紧呀！……把另一个也送上来……赶快……”

但他还没有说完，第二下枪声就响了起来。刽子手转了一圈就倒下了，但是他还是呻吟着说：“没关系……只是肩膀上中了一

枪……接着……下一个！……”

可是行刑助手们嚎叫着四散逃走了。断头台四周不一会已人迹全无。只有警察局长一个人还得保持镇定，他用尖厉的声音传达着命令，要他的士兵们重新汇集起来，再一起像一群牲口似的乱七八糟地向监狱后退。而早在两三分钟之前，司法官员、政府官员、死囚犯吉尔贝、牧师等已退入了监狱中。

就在此时，一队警察、便衣和士兵奋不顾身地冲向那座屋子。这是一幢四层的旧式楼房，底层有两间还关着门的店铺。人们在第一声枪响之后，便模糊地看见有一个人站在三楼的一扇窗口前，手里拿着一支步枪，被一片烟雾所掩盖。人们用手枪射击他，但是都没有射中。他十分悠闲地跳上一张桌子，再一次把步枪抵在自己的肩上，瞄准后又打响了第二枪。之后，他就回到房间里了。

按铃后底层没有人应门，警察们便破门而入了。他们跑上楼梯，但是马上被堆在二楼的许多扶手椅、床和家具挡住了去路，这道障碍设置得非常繁杂、巧妙，以至于四五分钟之后这些入侵者才理出一条通道。

但是任何追踪的成果都可能在这四五分钟内化为乌有。当人们到达三楼时，从他们头顶上传来一个喊声：“朋友们！上这儿来，还有十八级台阶。我感到非常地抱歉，给你们制造了这么多麻烦！”

他们用非常敏捷的动作走完了这十八级台阶。可是在四楼上还有一个顶楼，要想登上顶楼必须爬上一架梯子并推开翻板活门。然而逃亡者已经搬走梯子，关上活门，人迹杳然，无法追上了。

人们无法忘怀这件从未听闻的事件带来的混乱。报纸不断刊登 ,报贩沿街喊卖。首都人民在义愤填膺之时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同时也感到焦虑和好奇。

但是最混乱的地方还是警察局。里面信件、电文如雪片般飞来 ,电话声也从没停过 ,到处乱成一团糟。

早上十一点 ,在警察局长办公室里终于秘密地召开了一次会议。帕斯维尔也参与了。保安局长对他所进行的调查进行了报告。

报告的内容简介如下 :

昨天晚上临近午夜的时候 ,阿拉戈大街那幢房屋的门铃被人敲响 ,睡在一楼店铺后面的小屋内的女门房前来应门 ,拉了开门绳。

那个人仍然继续敲着门 ,声称自己是警察局派遣来的准备执行关于第二天死囚处决的紧密任务的。女门房一打开门就被突袭 ,塞上嘴巴 ,并被绑了起来。

十分钟以后 ,那个人又把住在二楼的刚回家的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捆了起来 ,并把他们分别关在西间空店铺中。住在四楼的房客也得到了相同的待遇 ,但他是被关在自己的屋里 ,因为主人没有听见这个人的进入。此后 ,这个人又占领了整个空着的三楼。此刻 ,他已成了房子的主人。

警察局长苦笑起来 ,说道 :“是啊 ,是啊 !他真是太狡猾了 !只是我觉得奇怪 ,他如此轻松地逃掉是怎么办到的 ?”

“局长先生 ,我请您留意 ,从凌晨一点到五点他是这幢房子的真正主人 ,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好逃跑的预备工作。”

“他逃跑的出口在哪 ?”

“房顶。和这条街相邻的格拉西埃尔街的房子之间的距离都较近，房顶之间只隔了大概三米长，高差也最多欠有一米。”

“那又如何？”

“是这样的，这个逃亡者利用顶楼的梯子作跳板，到达另一群楼房的房顶上。他只要细细察看各个天窗，顺便找一个无人的阁楼，便能窜到格拉西埃尔街的某幢房子上，之后便悠闲地离去。在经过这样的细心策划及准备之后。他会很容易且毫无阻拦地扬长而去。”

“可是你们不是已经设置了一些必要的防备吗？”

“局长先生，我们依照您的指示设置了防备。昨天晚上，我属下的警察花了三个钟头巡察了所有楼房，确定里面并没有暗藏着陌生人。当最后一幢房子已被巡察完毕后，我就下达命令进行封锁，不准通行。我想他肯定是在这几分钟的间隙内溜进来的。”

“非常好！自然，您确认他就亚森·罗宾啦？”

“是的，非常肯定。第一，今天在这里执行死刑的是他的同伙。第二……除了亚森·罗宾之外，没有人能够策划这样的行动并胆敢付诸于实践。”

警察局长小声地自言自语：“可是？……”

他转向帕斯维尔，继续说：“可是，帕斯维尔先生，您告诉我的那个人，也就是昨晚您让保安队长在克利齐广场的公寓里所监视的那个人……难道不是亚森·罗宾吗？”

“是他，局长先生。这也一样是不容置疑的。”

“那为什么在他夜里出来的时候，你们没有逮捕他？”

“他没有出来。”

“噢！噢！那事情变得愈加复杂了。”

“局长先生，这并不复杂。亚森·罗宾所有的住所都有两个出口，克利齐广场的那一幢也是如此。”

“这种情况您以前不知道？”

“我不知道。刚才我去检查他的公寓时才发现这一点的。”

“现在他的公寓里是不是已空无一人了？”

“是的，已经空无一人了。今天早晨，一个叫阿齐尔的佣人把一个住在罗宾家的太太一块带走了。”

“这位太太叫什么名字？”

在令人难以发现的迟疑之后，帕斯维尔答道：“我不清楚。”

“那您是否知道亚森·罗宾在那儿住的时候，使用的是什么名字？”

“知道。是尼柯尔先生，他是一个私人教师，是文学学士。这是他的名片。”

帕斯维尔说完之后。一个传达人进来宣告警察局长，说爱丽舍宫马上就要接见他，内阁总理已经在爱丽舍宫等待着了。

“我立刻就去。”他说，然后自言自语地加了一句：“吉尔贝的生死就看这一次了。”

帕斯维尔鼓足勇气问道：“局长先生，您认为他会被赦免吗？”

“绝无可能。经过昨晚这一闹，如果再赦免他，就更可悲了，明天早上，吉尔贝就会被依法处决了。”

这时，传达人又进来把一张名片递给了帕斯维尔。帕斯维尔看完之后，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咕哝地说：“他妈的！他可真是有种！……”

警察局长询问道：“是什么事？”

帕斯维尔希望由自己一个人来解决这件事，因而他毫不迟疑

地说：“局长先生，没有什么事，没有什么事……一次很出人意料
的拜见……待会儿我会非常愿意把拜见的结果告诉您。”

他带着一副诧异的表情走出去了，嘴里还咕咕哝哝地说着：
“是的，的确……这个人，他很有种，不对，这算什么有种啊！”

在他手里捏着的名片上印着这样几个字：

尼柯尔先生

私人教师 文学学士

最后决战

回到办公室之后，帕斯维尔认出了尼柯尔先生，他坐在接待
室的长凳子上，驼着背，一副病恹恹的模样，戴着一顶全是褶皱的
帽子和一双手套，旁边还放着一把布雨伞。

帕斯维尔暗想道：“没错，就是他。”原本他还很担忧罗宾给他
送来另外一个尼柯尔先生。“他还是一个人来的，看来他还没有
想到他的真实身份已经被人识破了。”

他第三次说了这句话：“他真是够有种的。”

把办公室的门关上，接着他叫来他的秘书，吩咐道：“拉尔蒂
克先生，我马上要在这里接待一个很可怕的人。他很有可能得戴
着手铐才能走出我的办公室。等把他领出来之后，请您立刻采取
一切必要的措施，去叫一打便衣警察在候见室和您的办公室等
候。我的命令非常简单明了，只要听到第一声铃响，你们全部都
拿着手枪跑出来，把他围得水泄不通。明白了吗？”

“明白了，秘书长先生。”

“切记不要迟疑。要大家一块忽然闯进来,手里都举着勃朗宁自动手枪。‘严格照此行事’明白了吗?现在请您去叫尼柯尔先生进来。”

剩下帕斯维尔自己一个人时,他把放在办公桌上的电铃按钮用几张纸盖上,又把两支大号手枪放置在一堆书的后面。

他思考着:“现在得小心一些,不能让他有机可乘。如果他有名单,就得想法子把名单弄到手。如果没有,他就等着被捕吧。当然,两个都办到的话,那就更好了。尤其是在今天早上发生了这样大的丑闻之后,我再一并获得罗宾和二十七人名单,这会让我出尽风头。”

有人敲门。他喊道:“请进。”他一边站起来一边说道:“进来吧,尼柯尔先生。”

尼柯尔先生心惊肉跳地走进房里,在指给他的椅子上坐下,但也只是挨着椅子边坐下,接着便一字一顿地说起来:“先生,很抱歉,我来晚了……我来接着谈……我们昨天所谈的内容……”

帕斯维尔说:“请稍等一会,好吗?”

他迅速地向候见室走去,看见他的秘书后说道:“拉尔蒂克先生,我忘记告诉您了:走廊和楼梯也要派人监视……以防他的同伙藏在那儿。”

帕斯维尔再次回到座位上,他十分舒适地坐下,似乎准备进行一次充满兴趣的长谈。他开始说:“尼柯尔先生,您刚才说什么?”

“我说,秘书长先生,昨晚让您久等了,请您原谅。许多事使我不能抽空前来,首先是麦尔吉夫人……”

“不错,您必须带走麦尔吉夫人……”

“确实如此 ,我不得不照顾她。您很清楚这个可怜的人是多么地失望。她的儿子吉尔贝 ,当时马上就要死了 !又是这种死法 ! 当时我们只能期待着奇迹的出现 不可能的奇迹 而我也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了 是不是 ? 当命运逼得你无路可走时 ,你所能做的只是向命运投降了。”

“可是 ,”帕斯维尔提醒他 ,“我认为您从我这儿离开的时候 ,您的目的是要不择手段地从多勃雷克那儿弄到秘密。”

“当然是这样。可是多勃雷克并不在巴黎。”

“噢 !”

“是的 ,他不在巴黎。我让他坐着小汽车去旅行了。”

“尼柯尔先生 ,您还有一辆小汽车 ?”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到的 ,只是一辆过时的毫不起眼的破旧汽车。他坐着小汽车旅行 ,准确地说是汽车顶上旅行 ,我把他装进一个箱子里。只是非常遗憾 ,小汽车要在死刑执行结束之后才抵达巴黎。那么 ”

帕斯维尔诧异地看着尼柯尔先生。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对这个人的真实身份还不是十分确定的话 ,那么此刻在听了他处置多勃雷克的办法之后 ,便已完全肯定、毫无怀疑了。老天 ! 把多勃雷克装进一个箱子里 ,再把他放在汽车顶上 ! 这种鬼主意只有罗宾才想得出来 ,也只有罗宾会这样镇静而坦白地承认 !

帕斯维尔说 :“那么 ,您准备怎么办呢 ?”

“我又想了另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 ?”

“秘书长先生 ,这个主意我想您和我一样明白。”

“为什么 ?”

“为什么呢？您难道没有参加死刑处决吗？”

“参加了。”

“那么伏舍莱和刽子手的中枪您都亲眼目睹了，一个一枪送命，另一个只是轻伤。您应该想到……”

“啊！”帕斯维尔完全愣住了，“您承认……今天早晨是您开的枪……？”

“让我们想一想，秘书长先生，请您考虑一下。我已经别无选择，经您仔细研究之后，知道我手里的二十七人名单是假的了。而真正的名单却在要在死之后的几个钟头后，才能赶到的多勃雷克手中。因此，我要拯救吉尔贝，要想使他被赦免，唯一的办法就是使死刑推迟几个小时。”

“明显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我打死了伏舍莱那个无耻之徒，罪该万死的犯人之后，又把刽子手打伤，造成了骚乱和惊慌。而使吉尔贝的死刑在事实上和精神上都不可能实现了，我成功地争取到了对我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几个小时。”

帕斯维尔又重复地说：“明显是这样……”

罗宾接着说：“是不是这样？这给我们大家、政府、国家首脑和我都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时间，让大家把这件事认识得更明白一些。请您想一想，我能允许一个无辜的人被处死，一个无辜者的头被砍掉吗？不，当然不能，我要不顾一切地阻止它。应该付诸行动，而我也的确付诸行动了。您是怎么想的，秘书长先生？”

帕斯维尔想起很多事情，特别是想到尼柯尔先生如人们所说的那样，表现出魔鬼般的胆量。他是如此胆大，使你不由得想问一问尼柯尔先生是不是真的就是罗宾，罗宾是不是真的就是尼柯

尔先生。

“尼柯尔先生 ,我想 ,要在距一百五十步之远的地方杀死一个想杀死的人 ,打伤一个又想打伤的人 ,一定需要非同寻常的灵巧。”

尼柯尔谦逊地说 :“我曾受过一些训练。”

“我还想 ,您的计划肯定已经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呢 ?”

“根本不是 ,您弄错了 !全部只是由于本能 !如果我的朋友 ,准确地说把克利齐广场的那幢住所借给我的朋友 ,而我朋友的佣人用劲叫醒我 ,并告诉我他以前曾经在阿拉戈大街这幢小楼里做过一名小店员 ,那儿只有很少的房客 ,或许可以通过它试一下。那么 ,可怜的吉尔贝的脑袋现在已经掉了麦尔吉夫人或许已经死了。”

“啊 ?您是这样以为的吗 ?”

“我可以确定。所以我接纳了这个忠实的佣人所出的主意。啊 !只是您给我造成了麻烦 ,秘书长先生 !”

“我 ?”

“就是您 !您不是采取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谨慎措施 ,安置了一打人在我的住房门口吗 ?害得我不得不从后面的楼梯爬上五楼 ,穿过佣人的走廊和相邻那幢楼房才能出去。真是很费力气 !”

“那很抱歉 ,尼柯尔先生。下一次.....”

“另外还有今天早晨八点 ,当我等着小汽车把箱子里的多勃雷克带来时 ,我不得不在克利齐广场苦苦等候 ,以便避免这辆小汽车一直停到我的公寓门口 ,让您的警察来干扰我的私事。要是这样的话 ,吉尔贝和克拉丽丝·麦尔吉又要面临一次死亡。”

帕斯维尔说 :“可是 ,依我看 ,这些令人痛心的事只可能

延迟一天、两天 ,顶多三天 ,为了从根本上杜绝它们的发生 ,应该
.....”

“需要真正的名单 ,对不对?”

“没错 ,您或许没有.....”

“我有。”

“货真价实的名单?”

“货真价实、不容置疑的真正的名单。”

“带有洛林十字的?”

“带有洛林十字。”

帕斯维尔不说话了。强烈的激动快要使他喘不气来 ,和这个对手的决战就要开始了 ,而他觉得这个对手比他高明太多了。一想到亚森·罗宾 ,令人恐惧的亚森·罗宾就在他面前 ,他的心就先凉了半截。这个对手是如此镇定 ,从容地去追求他的目标 ,就好像他手里掌握着所有武器来应付一个手无寸铁的人一样。

帕斯维尔还是不敢直接攻击 ,他几乎是有点怯懦地说 :“那么是多勃雷克给您的啦?”

“多勃雷克没有给我任何一样东西。是我自己拿到的。”

“那就是通过武力拿到的?”

尼柯尔先生大声笑起来 ,说道 :“我的上帝 ,不是。自然 ,我是有拼命的决心的。多勃雷克坐在箱子里进行了一次迅速的旅行 ,他的食物只是几滴氯仿。在我从箱子里找出他之前 ,我就做好了马上要战斗的准备。噢 !酷刑、折磨 ,我们都没有使用 ,因为这些只会徒劳无功.....我们只用死.....麦尔吉夫人控制着一根对准他胸口中心部位的长针 ,缓缓地 ,轻轻地往里面深入.....您要了解.....一个母亲在她的儿子快要被杀死的那一刻 ,会变得多么地

冷酷无情……‘多勃雷克，快说，否则我往里扎了……你还不愿意说出来吗？那好，我又深入一毫米……又一毫米……’多勃雷克的心停止了跳动，他感到针尖距他的心越来越近了……又一毫米……又一毫米……啊！我和您打赌，这个歹徒要说出来了！我们低下身子等待他恢复知觉，等得心焦气燥，我们多么希望能够快一点……秘书长先生，您能设想出那时的情景吗？那个歹徒五花大绑地躺在沙发上，胸口敞开，想尽力逃脱氯仿给他造成的窒息。他急促地呼吸起来……他喘着气……他苏醒过来……他的嘴唇开始颤抖……克拉丽丝小声说：‘是我……是我……我是克拉丽丝……你到底说是不说，混蛋？’她把手指放在多勃雷克的胸口，感觉到他的心又开始轻微地跳动起来。可是克拉丽丝对我说：‘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我不能看见他的眼镜下的眼睛……我希望能看到他的眼睛……’”

“而我也想看一看这双我所不了解的眼睛……在他说话之前，我想光从他的眼神中去窥探这个可怕的人心中的秘密。我希望看一看，我渴望看一看。虽然我还没有看，但我感到一旦我一看，秘密就会被揭穿，这是一种预感，我激动万分，我的心被一种真相大白似的预感深深地激荡着。墨镜拉掉之后仍有一副宽大的深色眼镜，我又一次扯掉了它。忽然，一种令人疑惑的视力让我觉得很惊讶，一丝灵感在我的脑海中闪现，我不由得大声笑了起来，我的下巴笑得都快脱臼了。嗨，我用拇指一提，就把他的左眼给挖出来了！”

尼柯尔先生真的大笑出声，如同他所说的那样“下巴都要脱臼了”。而此时，他已不再是一个糊里糊涂、阴沉内向的外省私人教师了，而是一个无所顾忌，活力四射的男子汉了。他以感人的

热情滔滔不绝地模拟着当时的情景 ,现在又发出这样尖厉的笑声 ,这使帕斯维尔感到很不舒畅。

“嗨！挖出来了 ,从眼眶里出来了 ,不需要两只眼睛 ,一个就已足够。噢 ,这是怎么回事 ,克拉丽丝 ,您看着这个在地毯上滚来滚去的眼球。注意 ,多勃雷克的眼睛！注意炉子！”

尼柯尔先生站了起来 ,假装在屋子里找寻着。接着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 ,象子弹一样在他的手心里滚动 ,又像球一样在空中抛了一下 ,最后又把它放进口袋里 ,冷冷地说：“这就是多勃雷克的左眼球。”

帕斯维尔被吓了一大跳。这个古怪的拜访者的意图是什么？他讲述这整件事的过程又是为了什么？帕斯维尔脸色灰白 ,说道：“您还需要再解释一下吗？”

“可是我以为我已经解释得很明白了。这多么地合情合理啊！和我近来不得不作出的种种设想几乎完全吻合！如果不是这个可恶的多勃雷克奸诈地转移我的注意力 ,我早就该完成我的目的了。的确是这样！请想一想……请跟着我的思路 :既然名单不在多勃雷克身外的任何地方 ,而在他所穿的衣服里也不能找到 ,那么肯定就藏在身上更深入的地方也即在他的身体里 ,更确切地说 ,甚至在他的肉里或皮肤下面。”

“或许藏在他的眼睛里？”帕斯维尔开着玩笑。

“您猜对了 ,秘书长先生 ,就在他的眼睛里。”

“什么？”

“我再说一遍 ,就在他的眼睛里。这个事实并不是偶然发现的 ,它早就依照推理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过。请听原因 ,克拉丽丝·麦尔吉曾经偶然地发现多勃雷克的一封信 ,他在信中要求一个英

国制造商在一块水晶的内部挖一个不可能让人起疑的小洞。而多勃雷克也知道了这件事,为谨慎小心起见,他将计就计,仍然按照原来的样子让人镂空一个水晶瓶塞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这么多月以来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个水晶的瓶塞,也就是那个我从一盒马里兰烟丝中发现的水晶瓶塞……但是我们应该……”

帕斯维尔不解地问:“但是应该怎样?”

尼柯尔先生“噗”地一声笑了出来:“但是我们应该只去留意他的眼睛,这颗眼睛内部被挖空,形成一个隐蔽的、不能深入的藏物之地,也就是这颗眼睛。”

尼柯尔先生再次把那个东西从口袋里拿出来,在桌子上敲了几下,从其所发出的声音可以判断它是一种很坚硬的固体。

帕斯维尔嘟哝地说:“一个玻璃眼球!”

尼柯尔先生笑意愈深了,他喊叫起来:“对,我的上帝!一个玻璃眼球!这个混蛋把一个普通的瓶塞,或者您愿说它是一个水晶瓶塞也可以,放进自己的眼眶里取代一颗坏眼珠,并且还戴上一副普通眼镜和一副墨镜作为遮掩,而那件宝贝以前而且现在一直都戴在里面。凭借它,多勃雷克有惊无险地做他的坏事。”

帕斯维尔垂下头,为了遮掩他脸上的红晕,他把手放在前额,他差不多已经获得了这张二十七人名单,它就在他面前的桌子上面。他尽力克制着自己的激动,以毫不在乎的口吻说道:“名单还在里面?”

尼柯尔先生肯定地说:“我至少是这样认为的。”

“什么?您认为……”

“我一直都没有打开它,秘书先生,这份荣幸我为您留着。”

帕斯维尔伸出手,抓住那样东西,仔细观察了一番。这是一

颗水晶打制的 ,十分逼真的眼球、眼珠、瞳孔、角膜的构造都十分传神。在它后面还有一个活动的部分 ,他用力一按 ,原来眼睛的内部是空的。里面藏有一小卷纸。他把纸打开 ,马上就看到名字、字迹和签名。他举起手臂 ,朝着窗户的亮处继续观察着名单。

尼柯尔先生问 :“上面肯定有洛林十字吗?”

“有。”帕斯维尔回答 ,“这张名单是货真价实的真名单。”

他举着胳膊犹豫了几秒钟 ,考虑着自己应该怎么办。他折着纸张 ,又把它放回水晶里 ,之后又全部塞进自己的口袋里。

尼柯尔先生盯着他 ,说道 :“你相信了吗?”

“完全相信。”

“所以我们谈成了?”

“我们谈成了。”

一阵缄默 ,双方都不动声色地彼此观察着。尼柯尔先生好像在等待着接着谈下去。帕斯维尔则躲在桌上堆积如山的书后面 ,一只手握着手枪 ,另一只手放在电铃按钮上 ,他贪得无厌而又激动地觉得自己已经位于极其有利的地位。他已经操纵了名单 ,已经操纵了罗宾 !

他想 :“只要他动一下 ,我就用手枪瞄准它 ,并按铃叫人。如果他攻击我 ,我就开枪。”

尼柯尔先生总算又开口了 :“既然我们已经达成协议了 ,秘书长先生 ,我觉得您应该迅速一些才对。明天也许就要执行死刑了吧?”

“明天。”

“那么 ,我等在这儿。”

“您等着什么东西?”

“从爱丽舍宫传来的答复。”

“啊！您可以从谁那里得到回信吗？”

“没错。秘书长先生，就是您。”

帕斯维尔摇着头说道：“尼柯尔先生，不该对我有所指望。”

尼柯尔先生诧异地问：“果真如此吗？我能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我的想法改变了。”

“就这样简单？”

“就这样简单。我觉得事情进展到如此地步，尤其昨晚发生了那件事，对吉尔贝有所帮助的事根本无法做出来了，此外，爱丽舍宫作出的行动是用这种样式那无疑形成了一次真正的诈骗。我绝对不会答应这件事进行安排。”

“先生，您尽管这样。您虽然昨天还依然十分认真，直到今天才迟迟表露出不合作，但这种认真的态度依然给您增添了光彩。既然如此，秘书长先生，订下的条款就被我们解除了。把二十七人名单还给我！”

“这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要找另一个中间人。”

“根本无此必要！吉尔贝死定了。”

“不会，不会。刚好相反，我觉得经过昨天的同谋已死这件事，他被给予赦免就更容易了。对此每个人都会觉得是公平的和道义的。把名单还我！”

“不！”

“活见鬼，先生。您十分善于忘记，也不够老实。对昨天的承诺难道您不记得了？”

“昨天的承诺是我向着尼柯尔先生许下的。”

“这样？”

“您不是尼柯尔先生。”

“的确！那我是什么人？”

“让我说出来吗？”

尼柯尔先生没有说什么，但他似乎十分满意于这种怪异的谈话方式，于是开始放声大笑。帕斯维尔被他这种如此快乐的笑声弄得心神不宁起来。他把枪托握紧，思考着是否有必要叫人援助。

尼柯尔推着他的椅子到办公桌前，把两肋架在了桌子的文件上，冷笑着正视他的对话者说道：“帕斯维尔先生，这样说来，我是谁您已知道了，跟我进行这场赌博您有勇气吗？”

帕斯维尔毫不迟疑地把挑战接了下来，说道：“我有勇气。”

“亚森·罗宾……让我们说出这个名字来……没错，亚森·罗宾……这说明我在您眼中显得那么愚笨，那么蠢蛋，以至于我把自己送上门来等着你们来抓我了？”

帕斯维尔一边拍拍放有水晶块的口袋，一边开着玩笑地说：“我的天啊！我想不出来您还有什么能做的，多勃雷克的眼睛目前就放在这儿，尼柯尔先生，二十七人名单就在他的眼睛里面。”

尼柯尔先生用一种嘲讽的口气重复着说了一遍：“我还有什么能做？”

“没错啊！法宝无法保护您了，您目前仅是一个势单力独的人，冒险来到警察局，位于几十个在每扇门一边躲着的身高力大的人的包围中，还有几百人，只要我的信号发出，他们就能立刻赶来。

尼柯尔先生耸了耸肩膀 ,用充满怜惜的目光看着帕斯维尔 :
“您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吗 ? 秘书长先生 ? 好啦 ,您已经被整件事弄得头昏眼花了。由于您掌握了名单 ,您的想法忽然和一个多勃雷克或一个达尔布凡克斯一样变得相同了 ,您甚至在内心深处觉得没有必要将名单给上司送去 ,以便令这种羞耻和不和的根源被彻底清除了。不 ,不 您对这一种忽然间的欲望感到迷恋 ,它令您忘记了一切。您向着自己说 ‘在我的口袋里就有着这张名单。有了它 ,我什么都能做了 ;有了它 ,财富就已被拥有了 ,还有那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为什么不从中获取一些利益呢 ? 我为什么不让吉尔贝去死 ,让克拉丽丝 · 麦尔吉去死呢 ? 我有什么理由不在监狱里关着笨蛋罗宾呢 ? 这个仅有的发财机会我又怎么会不把握住呢 ?”

他弯下身去 ,低声地 ,真诚而友善地向帕斯维尔说道 :“亲爱的先生 ,不要这么做 ,不要这么做。”

“那是什么原因 ?”

“请信仰我 ,这么做对您没有好处。”

“胡说 !”

“不。要不 ,您假如一定要这么做 ,请您务必在这样做之前把您刚刚从我这儿夺走的名单上的二十七人名字认真地看一看 ,想一想第三个人物的名字。

“啊 ! 第三个人的名字 ?”

“这个名字是您的一个朋友的。”

“谁 ?”

“前议员塔尼拉斯 · 沃朗格拉德。”

帕斯维尔似乎信心已经有所动摇地说道 :“那又如何呢 ?”

“如何？您考虑一下，是否曾经对这个沃朗格拉德进行过一次十分简单的调查，发现原来有某些好处被他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分享了。”

“那个人是谁？”

“路易·帕斯维尔。”

“您胡说什么？”帕斯维尔结巴着说。

“我没有胡说，我在说实话。假如拉下我的面具，那您的面具也支持不了多天，而卸掉面具后的您，一些不太美观、不太美观的东西会呈现在大家眼前。

帕斯维尔站起身来。

尼柯尔先生使劲地击了一下桌子，高声地说着：“已经做了太多的蠢事了，先生！我们已经说了整整二十分钟不着边际的话。好了，现在该完结了。第一步，把您的手枪放下，您无法想像我会恐惧这些家伙的！赶快吧，我非常着急，该完结了。”

他扶着帕斯维尔的肩，庄重地宣告：“假如一个小时之后，您还没有带着已签字的赦免令从总统府归来，……如果一小时十分钟之后，我，亚森·罗宾还不能完全自由地、安全无恙地离开这里。那么今天晚上，四封您和斯塔尼斯拉斯·沃朗格拉德之间的信件就被分别寄到巴黎的四家报社。因为今天早晨我已从斯塔尼斯拉斯·沃朗格拉德那儿买来了你们俩的所有通信。给您帽子、手杖和大衣。快点。我等着您。”

这件事情的过程不同一般，但又不难理解。所以，帕斯维尔连最微弱的抗拒也没有表示，连最微小的挣扎也没有。亚森·罗宾的神通广大和巨大的威力已深深地震撼了他。他甚至于根本没有想到信件已经被沃朗格拉德议员毁掉了——在这之前和当

时他一直是这样以为的 ,或者这样做会把沃朗格拉德、自己也送进监狱 ,所以他无论怎样也不敢出卖信件的。可是 ,他一声不吭 ,他觉得自己已经被箍得透不过气来 ,除了表示退让之外已经不可能摆脱了。

他退让了。

尼柯尔先生又说了一遍 ,“一个小时之后 ,就在这儿。”

帕斯维尔驯服地说 :“一个小时之后。”

但是他又想确定一下 :“吉尔贝赦免之后 ,这些通信能还给我吗 ?”

“不行。”

“为什么 ?”

“在我和我的朋友把吉尔贝救出来之后的两个月 ,我会把所有的通信还给您。当然 ,要救出吉尔贝 ,还得在对他监视不严的情况下进行。”

“结束了吗 ?”

“没有。还有两个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 ?”

“首先 ,马上拿一张四千法郎的支票给我。”

“四千法郎。”

“这是我向沃朗格拉德购买信件的钱。完全公平合理……”

“那另一个呢 ?”

“其次 ,六个月之后 ,您辞去现在的职务。”

“叫我辞职 ?为什么 ?”

尼柯尔先生做出一个非常威严的手势 :“一个存心不良的人占据着警察局一个最高职位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您可以自己

去找一个议员、部门或门房的职位 ,总之 ,是您自己能够成功获得的职位。但是不能是警察局秘书长 ,这会让我恶心。”

帕斯维尔思考了一下 ,真想立刻把这个对手控制住 ,那样他会非常兴奋的。可是他绞尽脑汁地想着也无法达成目的。

走向门口 ,他叫了一声 :“拉尔蒂克先生?”

他把嗓门放小 ,但又刻意能让尼柯尔先生听见 :“拉尔蒂克先生 ,搞错了 ,您去把警察都叫走。我出去的时候 ,不能让任何人进入我的办公室。尼柯尔先生在这里等我。”

他拿起尼柯尔先生递给他的帽子、手杖和大衣 ,走了出去。

当门又关上的时候 ,罗宾自言自语地说 :先生 ,诚心诚意地祝您马到成功。既然您已经表示要完全改正过来……那我也……我先前对您的轻视或许太明显了……太粗鲁了。可是 ,您 ,这种事情要求得紧急地进行 ,应该让敌人窒息。然后 ,当您意识到这是一只大白鼬时 ,你就不能过于傲慢地对待这类人。罗宾 ,抬起头来 ,为你的事业骄傲吧。现在躺下 ,睡一会吧。赢家一定是你。”

当帕斯维尔回来时 ,看见罗宾好梦正香 ,他不得不拍拍他的肩膀叫醒他。

罗宾问 :“成功了?”

“成功了。立即就会签署赦免令的。这里是书面承诺。”

“四千法朗呢?”

“这是支票。”

“好极了。先生 ,我做我该做的只是谢谢您了。”

“那么 ,那些通信呢?”

“我会按照谈好的条件把斯诺尼斯拉斯·沃朗格拉德的信件

还给您。但是为了表示我的谢意 ,我很愿意现在把我准备寄到报社去的信交给您。”

“啊 !”帕斯维尔说 ,“就在您身上 ?”

“秘书长先生 ,因为我相信 ,最终我们会谈妥的 !”

他把一只封着的、沉甸甸的信封从帽子里面抽出来。当他把信封递给帕斯维尔的时候 ,帕斯维尔非常着急地一把收了起来。

接着 ,尼柯尔先生又说 :“秘书长先生 ,我什么时候还能有这个荣幸能再次见到您。假如有什么小事您要通知我 ,您只需在报纸的启事栏上给尼柯尔先生登上一行字。向您致意。”

他走了。

当只留下帕斯维尔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 ,梦中出现许多不连接的 ;且不受他的意识控制的事情。他正准备按铃 ,不再去想这些烦人的事时 ,有人敲门 ,一个传达人急急地进来了。

帕斯维尔问 :“有什么事 ?”

“秘书长先生 ,多勃雷克议员说有紧急事件 ,要求求见。”

“多勃雷克 ?”帕斯维尔诧异地叫了出来 ,“多勃雷克在这儿 ?叫他进来 !”

多勃雷克未经允许就喘着气进来了 ,他向帕斯维尔扑去。他穿得很破旧 ,左眼上绑着一块布 ,既没有打领带 ,也没有戴假领 ,表情就像一个刚逃出来的精神病人。还没有关门 ,他就用一双大手牢牢地抓住帕斯维尔。

“名单在你这儿 ?”

“不错。”

“是您买下来的 ?”

“是的。”

“为了赦免吉尔贝？”

“对。”

“已经签名了？”

“是的。”

多勃雷克暴跳如雷：“傻瓜！傻瓜！你就这样做了？因为怀恨我，对不对？现在你报仇雪恨了？”

“多勃雷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确很高兴。我想一想我的尼斯的女朋友、歌剧院的舞蹈演员……现在该轮到您跳舞了。”

“那么，让我进监狱？”

帕斯维尔说：“不需要。你已经完蛋了，没有了名单，你就不攻自破了。我要看着你毁灭。就是这样报仇的。”

多勃雷克气愤地叫起来：“你以为这样就完了？你以为我会任人宰割？不去反击？就不再用爪子和钩子去咬人？好吧，我的小伙伴，假如我完蛋的话，我一定会拉一个人垫背的……那就是帕斯维尔先生，斯塔尼斯拉斯·沃朗格拉德的同伙。斯塔尼斯拉斯·沃朗格拉德将把一切可能对帕斯维尔不利的证据交给我，这足够马上把他送进监牢了。啊！我抓住你了。有了这些信，你就会变得乖乖听话，你这是报应！多勃雷克议员还有好日子过！怎么？你觉得好笑？难道没有这些信了？”

帕斯维尔耸耸肩：“不对，信是有的。不过已经不在沃朗格拉德手中了。”

“从什么时候起？”

“今天早晨。沃朗格拉德在两天前以四千法郎的价钱卖掉了这些信，而我又以原价买了过来。”

多勃雷克疯狂地笑起来：“真是太离谱了！四千法郎！你花了四千法郎！是付给尼柯尔先生吧？那个卖给你二十七人名单的人？好吧，要不要我告诉您尼柯尔先生的真名？他是亚森·罗宾。”

“我已经知道了。”

“或许。你这个十足的傻瓜所不知道的是我刚离开斯塔尼斯拉斯·沃朗格拉德的家，斯塔尼斯拉斯·沃朗格拉德已经离开巴黎四天了。哈哈！真是太有意思了，你买了一堆毫无用处的废纸！花了四千法郎，多么蠢愚啊！”

他大笑着离开了，只剩下神情沮丧的帕斯维尔。

这么说亚森·罗宾没有任何证据，他的威胁，他的命令，他以傲慢的沉着态度对待他帕斯维尔，这一切都不过是在演戏，都是装腔作势！

秘书长重复着说道：“不……不……这是不可能的……我有封印的信……信就在这儿……只要我把它打开就行了。”

他没有勇气打开。他摸着，用手掂着，认真察看着这封信……

他突然在思想上产生了疑问，以至当他打开信，发现里面是四张白纸时，他一点也不感到有任何意外。

他想着：“好吧。尽管我的力气用尽了，但事情不会将它如此结束的。”

事情的确还没有完。罗宾这么胆大的原因是由于确实存在着信件，并且他考虑着从斯塔尼斯拉斯·沃朗格拉德那里把它买走。可是既然沃朗格拉德不在巴黎，对于帕斯维尔来说，赶在罗宾之前把这些危险的信件无论通过何种手段也要从沃朗格拉德

那里弄回来。

先到的一方就是胜利者。

帕斯维尔又把帽子、大衣和手杖拿了起来，走下楼坐上一辆小汽车，到达沃朗格拉德寓所。别人告诉他前议员从伦敦回来的时间是今晚六点。

现在是午后两点钟，

时间多得足够帕斯维尔对他的计划做准备。

他在五点钟来到北方车站，把他带来的三四十名便衣安排在候车室、办公室和周围的所有地方。

一切均安排妥当以后，他觉得万无一失了。

如果尼柯尔先生有接近沃朗格拉德的意图，那么就把逮捕他。为了以防万一，其他的一切可疑分子也需要逮捕，有可能是罗宾或者是他指派的密使。

除此之外，帕斯维尔仔仔细细地在整个车站到处巡视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地方让他觉得可疑。但到了六点十分时，和他一同前来的便衣队长勃朗松对他说：

“您瞧，多勃雷克来了。”

的确是多勃雷克，秘书长一瞧见自己的敌人来了就恨得咬牙切齿，巴望着能立即逮捕他。但是凭什么证据呢？又有什么权力呢？凭什么理由呢？

多勃雷克的到来更加强有力地说明所有的一切都掌握在沃朗格拉德的手里。信件被沃朗格拉德掌握着。准有机会得到？是多勃雷克，罗宾，或者是他帕斯维尔？

罗宾并没有出现。罗宾也不可能出现。多勃雷克已经失去了继续搏斗的能力。因此可以完全肯定，帕斯维尔最终一定会拿

回这些信件。这样不仅他能逃离多勃雷克和罗宾的威胁 ,反过来可以用这来增加他的威力。

火车来了。

根据帕斯维尔下达的命令 ,火车站长命令所有的人都不许靠近月台 ,因此能够走向火车的只有帕斯维尔一个人 ,便衣队长带着一大群人紧随其后。火车停了下来。

帕斯维尔立刻就瞧见了沃朗格拉德站在列车中间的一个头等车厢的门口。

前议员下了车 ,然后又伸手去牵一位与他一起旅行的老年人 ,帮助他下车。

帕斯维尔赶紧走上前 ,急急忙忙地说道 :

“我有话必须同你谈 ,沃朗格拉德。”

与此同时 ,早已没法走近的多勃雷格也突然来到他们面前大嚷道 :“我已经收到您的来信 ,沃朗格拉德先生。我听从了您的嘱咐。”

沃朗格拉德瞧了这两个人 ,马上认出是帕斯维尔和多勃雷克。面带微笑地说道 :

“哈哈 !好像所有的人都在热烈地期盼我回来。这到底是什么呢 ?是不是与一些信件有关 ?”

“对的……对的。”两个人同时热情地回答道。

他说 :“这已经为时已晚了。”

“嗯 ,您说什么 ?再说一遍。”

“我是说信件早已被人给买走了。”

“买走了 ?谁买的 ?”

“这位先生买走了它。”沃朗格拉得指了指他的旅伴说道 :“这

位先生认为事情得稍费点周折 ,所以他紧赶慢赶地赶回到亚眠来看我。”

老先生穿着一件皮大衣 ,拿着拐杖向大家问好。

“这位是罗宾 ,肯定这一位是罗宾。”帕斯维尔想道。

他向便衣警察那地方瞧了瞧 ,准备把他们给叫过来 ,但是这些老先生发话了。

“的确。我觉得为了这些信件 ,花上几个小时坐火车 ,再贴上两张往返的火车票也是值得的。”

“为什么是两张票呢?”

“我和我的朋友一人一张。”

“您的一位朋友?”

“对的。在几分钟以前 ,他已经走了 ,他去了火车站。他十分匆忙地。”

帕斯维尔全弄懂了:“为了以防不测 ,罗宾与一个伙伴一同来的 ,而信件已经被他的伙伴给取走了。这场赌注肯定赢不了。掠夺物已经牢牢地掌握在罗宾的手中。现在只有承认自己失败了 ,接受胜利者提出的条件。”

“那就这样吧 ,先生。”帕斯维尔说道 ,“到时候我们再见 ,再见 ,多勃雷克 ,我会给你写信的。而你 ,沃朗格拉德 ,你的游戏是危险的游戏。”

前议员说:“上帝啊!这是为什么呢?”议员叫嚷道。

他俩一块走了。多勃雷克默默不语 ,他像铁钉一样牢牢地固定在那儿。

老先生靠近他 ,轻声地对他说:

“咳 ,多勃雷克 ,您该清醒了 ,老兄!是不是需要一点氯仿?”

.....”

多勃雷克紧握双拳 ,低声吼叫道。

“呀 !”老先生接着讲。“我看你已经把我给认出来了.....你还记得几个月前咱们俩见过一次面吗?我曾经到你的拉马丁广场寓所里向你求助 ,并希望你能帮帮吉尔贝。那天我告诉你 :‘放下武器 ,帮我把吉尔贝救出来。我就再也不烦你了。否则我把二十七人名单给抢走 ,那你就完了。’好吧 ,现在我看你是完蛋了。不与那位罗宾先生作合伙人 ,其结局必然如此。那时我就特别地深信不疑 ,你总有一天会倾家荡产。这一天终于真实地放在我面前了!希望你能从中吸取教训!啊!我忘了把你的公文包还给你了。如果你觉得公文包的份量不如从前 ,那对不起了。本来这里面有两样东西 ,一样是数额巨大的现金 ,另一样是一张家具贮藏店的收据 ,在那里面收藏了你从我这夺得的当甘公爵的家具。不 ,我感谢你 ,没有什么。再见 ,多勃雷克。如果你需要钱买另一个瓶塞 ,一个或两个金路易 ,我是不会拒绝你的。后会有期 ,多勃雷克。”

罗宾离开了。在他走出了五十步 ,就听见一声枪响。他回头望了望 ,才知道多勃雷克对着自己的头开了一枪。

罗宾把帽子摘下来 ,轻声念道 :“致哀!”

吉尔贝的死刑已经改到终身劳役 ,过了一个月 ,就在他被送往圭亚的当天 ,他从雷岛上逃跑了。

这次的逃跑行动很奇怪 ,很多细节问题令人费解 ,就好像阿拉戈大街上的枪声一样令人难以置信。这一切只有归功于亚森·罗宾的魔力了。

“总而言之” ,罗宾把整个故事的发展告诉我后说 :“这次该死

的冒险是我所遇到的事中最麻烦的一件 ,花费了太多的代价。如果您觉得不错 ,倒可以把这次冒险活动取名为‘水晶瓶塞’或者叫‘勇气常在’之类。在过去的半天中 ,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 ,这六个月里的倒霉 ,错误以及失败都统统挽回回来了。这十二个小时 ,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光荣的日子。”

“那吉尔贝现在怎么样?”

“他在阿尔及利亚地区务农。而且采用了真名安托万·麦尔吉。并且和一个英国女人结婚生子了 ,孩子名叫亚森。他经常写信给我 ,信里的口气很活泼 ,很亲热 ,瞧 ,今天又收到一封。你读读 :‘老板 ,做一个诚实的人的感觉真好。从早上起床时 ,就知道有一整天的活需要自己去干。每天晚上睡下时 ,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我想你明白这些 ,对不对?亚森·罗宾有着自我的生活方式 ,有别于天主教的生活方式。但是 ,当有人评及他并且评论他的时候 ,满满地整个书上歌颂他宏伟的业绩 ,其他的一切都可以略去不谈了。我深深地爱你 ,亲爱的人。’他人真诚实。”罗宾思索着说道。

“那麦尔吉夫人呢?”

“她和她的儿子 ,以及他的小雅克在一起生活。”

“之后您又没有再遇见她?”

“没有。”

“噢!”

罗宾畴躇了一会 ,接着又微笑地说 :

“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能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会觉得我这人很可笑。你明白我曾经特别爱感情冲动 ,像中学生一样 ,也跟白天鹅一般地天真。就在那天晚上我回来之后 ,我直接去见了克拉丽

丝·麦尔吉 ,把这一天所发生的事——告诉了她——其中有一部分她早已明白——这时我深深地明白了两样事。一是我对她的感情的强烈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其二是她对我的感情里包含着蔑视、怨恨 ,甚至还有一定的反感。”

“唔！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是因为克拉丽丝·麦尔吉是一个十分正经的女人 ,而我只不过是……是亚森·罗宾。”

“啊！”

“我的天 ,对的 ,我仅不过是一个富有同情心 ,同时又具有浪漫的和骑士风度的强盗 ,心地也许善良的……但无论如何……对一个完全正经、刚正不阿 ,本质上十分稳重的女人来说 ,我只不过是……一个强盗。”

我明白罗宾心里的伤比他说出来的还要疼痛 ,我对他说：“这样看来 ,您曾经对她有过爱了？”

他以自嘲的语气说：“我甚至认为 ,我向她求过婚。不是如此吗？我刚刚把她的儿子救了出来……此后……我考虑着……可是就像一盆冷水浇在了我头上似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不自然…… ,可自从……”

“可您从忘了她之后开始情况怎么样呢？”

“唔！当然。为了把一道无法跨越的障碍在我们之间竖起 ,我结了婚 ,当然 ,那是一件多么难做的事啊！”

“啊哟！您 ,罗宾？您结了婚？”

“它是世界上一切婚姻中最符合法律的一个 ,对方是法国最大的家族之一。独生女儿……无比庞大的财产……怎么！您对本次奇特的相遇还不了解？您真应该和她认识一下。”

罗宾立刻开始开心地向我讲述有关他和昂热利克·德萨尔佐一旺多姆,波旁一代公主的婚姻故事:“她现在是玛丽·奥古斯特修女,一个在多明修道院里幽静地住着的普通修女……”

可是罗宾只说了几个字就忽然止住了,似乎他对故事并不感兴趣。他陷入了深思。

“您怎么样啊?”

“我?很好。”

“可是假如……看,您又乐了……令你发笑的是不是多勃雷克的东西,即他的眼睛?”

“不,不是。”

“那是什么缘故呢?”“我告诉您,什么也不是……这仅仅是一个回忆……”

“这个回忆令人十分高兴吧?”

“没错!……对的……甚至可以说是一段美妙的记忆。那是在雷岛旁边的一个夜里,在一艘钓鱼船上。我和克拉丽丝,吉尔贝被我们带了回来……我们俩人一起单独地在船尾坐着……我想起来……我讲了话,我把许许多多话讲了出来……把一切埋藏在心中的……此后……此后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这种沉寂令人心思混乱,充满了柔情……”

“然后呢?”

“我向您担保,后来我把这个女人搂在了怀里……啊!竟管仅仅是几秒钟这么短的时间……可这又能有什么妨碍呢!我发誓,这不仅是一位感动得流下热泪的母亲,一个叫人怜悯的女人,而且还是一个女人,她全身抖动,心情极不平静……”

他呆笑起来:“因为,第二天她就要到遥远的其他地方,无法

再看到我了。”

他又停止了说话。接着低声着自言自语道：“克拉丽丝……克拉丽丝……总有那么一天，我觉得厌倦了，看破了尘世，我就去到阿拉伯的小屋那里……那个白色小屋找您……克拉丽丝，您正在等着我……我肯定您正在等我……”

月亮宝石

占领后的洗劫

1799年5月4日,贝尔特将军率领我们对沙林加巴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当然的,有关于沙林加巴坦的许多奇闻轶事和能勾起将士们占有欲望的传闻便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当时在兵营里流传最广的非沙市大加巴坦宫殿里的金银财宝的故事莫属了。其中有个故事讲到一颗黄钻石,这就是有名的印度宝石。大约几百年前,这颗宝石镶在一座四只手的印度神——月亮神的额上,因为宝石的颜色像月亮,所以便由此得名“月亮宝石”。

这颗钻石总是经历种种预料不到的怪劫。那时,伊斯兰教国的征服者马莫德占领了圣城松拉特,抢走了著名古庙里的全部宝藏——庙里的神像只有月亮神未遭劫难。前额镶宝石的神像被三个婆罗门连夜搬出来,运到印度的第二圣城贝那勒斯。月亮神被供奉在一个四壁镶着奇珍异宝的大殿里的一个新神龛上。神龛落成的当晚,一位神给那三个婆罗门托了梦。嘱咐他们从那时起,月亮宝石必须由三位僧侣日夜轮流看守不得疏忽,直到人类末日。神还预言:谁拿走这块宝石必遭灾祸。这句预言就用金字刻在神龛上。从此,三位僧侣便担起了看守的神圣职责。

一年又一年,三位婆罗门尽心尽力地看守着月亮宝石,直到一个个相继去世。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那三个婆罗门的后代,世代相传地日夜看守这块珍贵的月亮宝石。到十八世纪初,莫卧儿大帝下令捣毁婆罗门教的所有圣庙,四手神的神龛给捣毁了,月亮宝石也被军队里的一个高级武官抢走。那三个僧侣不能明火明枪夺回失去的宝贝,只好乔装改扮,暗地里恪尽职守地追踪、看守着它。一代又一代,月亮宝石带着诅咒,从这个穆斯林手里,流落到那个穆斯林手里。到十八世纪末期,钻石成了沙林加巴坦苏丹替布的财产,被镶在一把匕首的柄上。就在那时,三个僧侣还照样在苏丹王宫里秘密地看守,替布王宫的三个武官,就是三个僧侣乔装改扮的。这是我们兵营里流传的关于月亮宝石的故事。大家虽对月亮宝石的神秘充满了兴趣,却对它的存在抱以毋庸置疑的否定态度,而表兄却对此深信不疑。我们猛攻沙林加巴坦的前夕,由于我跟其余的人不信这事,他竟对我们大发脾气,夸口说一旦拿下沙林加巴坦,我们可以看见这颗钻石将戴在他手指上。我听了报以大笑,对此不屑一顾,当晚就分手告别。攻城开始了,我们渡过河,两人各属一支分队,奉将军的命令去平定征服该城掠夺和混乱的局面。我在宝库外面的院子里碰见亨卡什,一眼就看出亨卡什经历了这场激烈的战斗,脸上有种疯狂的神情。宝库秩序很乱,我跑到一扇敞开的门口,只见宫里的两个印度武官躺在门口,已经死了。随即听到屋里传出一声喊叫,但见一个印度人受了重伤,正倒在一个人的脚下,那人正巧背对着我。我一进去,那人就回过身来,他正是约翰·亨卡什,手里拿着一把沾满鲜血的匕首,匕首柄上嵌着的一颗宝石像火舌般闪闪发光。那种光很诡异,仿佛能摄人心魄。那奄奄一息的印度人指着亨卡什手里的匕首仿佛凝聚了残余下来的所有力气,恨恨地,用他的土话

说道：“月亮宝石把灾难带给你跟你的子子孙孙，”说完，就倒地而死。

我尚未来得及有所行动，那些跟着我穿过院子的人就冲了进来。表兄像疯子一样迎着他们跑去，“把闲人统统赶走！”他对我大声嚷道，“派个人在门口放哨！”他拿着匕首向人们冲去，大家都后退了，那天晚上，我一直没见到表兄。

到第二天清早，抢劫还在继续，一切目所能及的物品最终都逃不了被疯狂的人们洗劫的命运。我又遇到了亨卡什。他照常向我伸出手来，我并没有跟他握手。我问：“军械库里的那个印度人是怎么死的，他临死指着你手里那把匕首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哼了一声，“那个印度人是受重伤死的，他临死说的那句话，我也不懂。”

我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他一脸泰然自若的样子，我转身就走。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说过话。

我是范丽达夫人的总管巴特里奇，我喜欢看《鲁滨逊漂流记》。昨天，正当我读着《鲁滨逊漂流记》的时候，夫人的外甥。凡克林·布莱克先生对我说：“两年前，姨妈的约克郡别墅里丢失了印度钻石，我们应该把这件事的全部经过写下来。”我看不出这跟我有何关系，可他一个劲地说：“我们要叙述一下某些事实，我看由你和我轮流写月亮宝石的故事——把我们所知道的尽可能的都写出来。我们先从这颗钻石如何变成我舅舅亨卡什的财产说起，其次写钻石怎么在两年前落到我姨妈在约克郡的别墅里，又怎么过了半天就不见了。”布莱克先生最后认为这件事我知道得最详细，应该由我写这个故事。我一筹莫展。他走后，我吃力地回忆起发生在两年前的事。我记起来了，那时我给范丽达夫人当管家，说起来，那颗钻石如果不是人家送给夫人家的小姐，绝不

会落到我们公馆里 ,也不会在我们公馆里不翼而飞。

您如果熟悉上流社会 ,肯定听说过亨卡什府上的三位漂亮小姐 ,裘丽亚小姐是三姊妹里最年轻的 ,也是最漂亮的一位。

这事还得从 1848 年 5 月 24 日说起。那天早上 ,夫人把我叫到她店里 ,“有个消息 ,你听了一定会吃惊。凡克林·布莱克从国外回来了 ,他明天要到这儿来住到下个月 ,和我们一起给韦倩儿过生日。”我听了心里特别高兴 ,凡克林先生从小就跟我们住在一起 ,在那些抽陀螺、打坏窗子的孩子中 ,他是最乖的一个。韦倩儿小姐在一旁听我这么一说 ,就回我道 ,她记得他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暴君。

凡克林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 他母亲是夫人的大姐 ,在他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父亲布莱克先生不相信本国学校会教好他的孩子 ,因此凡克林先生就被他父亲从这儿带走了 ,离开英国到德国的学校里去。

他去了德国的学校以后 ,又到过法国的学校念书 ,后来又到意大利的学校念书。这一切就把他给造成了个万事通 ,会写点儿文章 ,画点画 ,唱歌、弹琴、作曲 ,样样都会一点 ,我疑心 ,他也许还会常常向人家借钱。他成年以后 ,继承了母亲的遗产 ,不久便花得精光。他越是有钱 ,就越是缺钱用。他无论到哪儿 ,人家都喜欢他那活泼随和的样子。他四处漂泊 ,居无定所 ,后来终于打定主意 ,回到英国来看看我们。5 月 25 日 ,星期四 ,我们就要看见这个孩子长大成人以后是什么模样了。我禁不住开始期盼起来。

星期四那天 ,真是明朗极了 ,夫人和韦倩儿小姐以为凡克林先生要到吃晚饭时才会到 ,就坐了车子 ,跟邻近几个朋友吃饭去了。她们走以后 ,我去替客人准备卧室。我忽然听得了大阳台上传来轻轻打鼓的声音 ,只见三个穿白衣服并且都拿着小手鼓的印

度人正抬头望着屋子。在他们后面有个浅色头发的英国小孩 ,拿了个袋子。我想这些家伙大概是走江湖变戏法的 ,那孩子想必是替他们拿道具包的。其中有一个印度人会讲英国话 ,态度非常谦恭。他请我允许他们在我们夫人面前耍几套戏法。

我告诉那个印度人说我们夫人已经出去了 ,并且非常客气的请他们走开。那印度人潇洒地鞠了一躬 ,就跟那伙人一起走了。随后我便坐在院子里向阳的那边 ,打起盹儿来了。这之后不久 ,我女儿向我跑过来 ,叫嚷着要把那三个变戏法的印度人马上抓起来 ,因为他们知道今天是谁从伦敦来看我们 ,而且还打算陷害凡克林·布莱克先生。据她说 ,刚才那些变戏法的印度人刚走了不远 ,看看四下里没有人 ,就用土话交谈起来。大家你看看我 ,我瞧瞧你 ,拿不定主意似的。接着他们回头看着那个英国小孩 ,那个会说英国话的印度人就对孩子说 :“把手伸出来 !”孩子伸出了手 ,那印度人拿了个瓶子 ,在孩子的掌心里倒了一点黑的东西 ,然后摸摸孩子的头 ,又在他头顶上临空画了几道符 ,接着说了声 ,“看”。孩子就此直僵僵地站着 ,像个木头人似的 ,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掌心上的墨水。那个印度人又朝路上东张西望地看了一下 ,然后对孩子说 :“看见那个从国外来的英国大爷了吗 ?”

孩子说 :“我看见了。”

印度人问道 :“那位英国大爷今天是不是从这条路到这公馆里来 ,而不走别的路 ?”

孩子说 :“那位英国大爷今天是从这条路到这公馆里来 ,不走别的路。”

隔了一会儿 ,印度人又问第二个问题 :“那位英国大爷随身带着它吗 ?”

孩子过了一会儿答道 :“带着。”

印度人又问第三个问题 ,也是最后一个问题 :“那位英国大爷是不是照他约定的 ,在傍晚时分到达这里 ?”

孩子说 :“我说不出来。我累了 ,我今天再也看不见什么了。”

问题到此就算问完了。为首的那个印度人又在孩子头上画了几道符 ,在他额上吹了口气 ,孩子就被弄醒了 ,恢复了常态。后来他们往镇上去了 ,我们事后查出来 ,他们就住在镇上。

女儿讲了这事后 ,我对她说 ,这事是无关紧要的。可是依我女儿看来 ,事情很严重 ,她提醒我要特别注意第二个问题 :“那位英国大爷随身带着它吗 ?”

“我们回头问问凡克林先生吧 ,宝贝。”我开玩笑地说。她一走 ,我就决定真去问问凡克林先生。问之后 ,我感到 ,事情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凡克林先生也把这事看得非常严重。照他看来 ,所谓“它”毫无疑问指的就是月亮宝石。印度人的这些做法 ,说明他们已经把月亮宝石给死死盯上了。

沙滩相遇

我女儿走后 ,下房里碗盘的叮当声响成一片 ,厨娘南茜怒气冲冲地跑来对我说 ,人家差她去找罗珊娜回来 ,她要误了中午饭啦。南茜还说 :“早上她那头晕毛病又发作了 ,请假出去吸吸新鲜空气 ,我真受不了她 !”见她这么说 ,我只好放下身份亲自到沙滩找她。

罗珊娜是我们公馆唯一的新佣人。不久前 ,夫人在伦敦参观了一个感化院 ,女管事的看见夫人对感化院很感兴趣 ,就指着个

名叫罗珊娜的姑娘给夫人看，还讲了一段悲惨的故事。简单地说，罗珊娜虽然以前做过贼，但她的本质其实并不坏，只要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就好了。夫人听后，对女管事说，“让罗珊娜上我那儿去做事，使她重新做人。”过了一个星期，罗珊娜就上我们公馆里来当粗活使女了。为报答这份恩情，她小心翼翼干活，干得挺好，但是她跟那班老女佣却总合不来。我们公馆的娘儿们中数她最难看，肩膀一边高、一边低的。她不大爱说话，喜欢独自呆着，不是看书，就是干活，遇事也总是喜欢独来独往。还有一点，她长得虽然难看，可有副气派，这与她的使女身份极不相衬，倒像个小姐。总之一句话，自她第一天踏进我们公馆，那班娘儿们就说罗珊娜有架子，让人难以接近。

我们公馆紧靠着海滨，有条路通到一个又荒凉又险恶的小海湾。在那儿的两堵岩壁之间，夹着约克郡这一带海岸上最可怕的流沙。潮水一退，整片流沙就不断抖动，因此附近居民都管它叫做激沙滩。人们对这片沙滩很是畏惧，从没一条船敢开进那个海湾里去，村里的孩子也从不上那儿玩。一个年轻姑娘却偏偏挑中这块地方孤零零的坐着看书、做活计，说来倒真叫人难以相信。不过说真的，罗珊娜仿佛对这沙滩情有独钟，我现在就是要上这地方去找她回来吃中饭。

我一出门，走过小沙丘，来到了海岸边上，远远地便看见头戴无边小帽，身披鼠灰斗篷的罗珊娜，一个人坐在那儿眺望流沙和海洋。

我走到她面前，她背过脸去不看我。我看出她在哭。我说，“马上回去吃饭吧，罗珊娜，空着肚子瞎想什么呢！”

她好像没听见我的话，又好像在自言自语，“我觉得这儿把我深深地迷住了，每个晚上它都会出现在我的梦中。”忽然她指指那

片流沙，“看，多么的美妙！却又多么的可怕！这地方我见过好多次了，可是每次都觉得新奇，就像从没见过一样，它看上去好像下面有成千成百的人快闷死了——人人都想冒出头来，可大家却越陷越深！”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就听见有人在沙丘上喊道：“贝里奇，你在哪儿？”

我不知道是谁在叫我，就大声回道：“这儿，我在这儿。”

罗珊珊突然一骨碌站起身，循声望去。我忽然发现这姑娘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由暗暗吃惊。

罗珊珊变得满脸春风，她的脸色平时总是一片苍白，这时居然泛了一片红晕。我回头一看，只见沙丘上迎面走出一位目光炯炯的少爷，身穿一套漂亮的棕色衣服，饰孔里插了朵娇艳的玫瑰花。

一眨眼的工夫，那个年青人就到了我身边，他紧紧勾住我脖子，十足的外国派头，“亲爱的贝里奇老头啊，我欠了你七个先令六个便士，这下你该知道我是谁了吧？”

我的老天爷哪！原来是凡克林·布莱克先生！他竟然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四个钟头，这可真叫人惊喜！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就看见凡克林先生诧异的望着罗珊珊，她的脸变得绯红，突然，一声不吭走掉了。

我想站起来，凡克林先生却按住了我。

“这鬼地方倒有一样好处，”他说，“就是这儿只有我们两个人。你别走，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一边说话，一边打量他。他样子跟从前大不相同，脸色苍白了，而且最叫我奇怪的是下巴上和嘴唇都留了褐色的胡子，举止潇洒，样子非常愉快。我说：“我们没想到您来得这么早，少

爷。”

“我比原定时间早来是有原因的，”凡克林先生应道。“最近三四天里，我怀疑自己在伦敦给人盯上了梢，我不乘下午那班车而改乘早车，就为了要躲开一个脸色黝黑的外国人。”

我听了这几句话不由得大吃一惊，顿时联想起那三个变戏法的。

“谁在监视您，少爷——为什么？”

“把今天到公馆里来的三个印度人的事跟我说说，”凡克林先生不理睬我的问话，径直说道。“贝里奇，说不定我碰见的那个外国人，跟你见到的三个变戏法的都是一伙。”

“那个缺德上校的钻石怎么会在您的手上？”我问。

“我在屋里碰见过你女儿，”凡克林先生说道。我对我女儿可有点不满——不过现在也没办法，凡克林先生一听我讲的故事，那副兴高采烈的样子顿时消失。听完故事，他还把那变戏法的问孩子的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凡克林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我疑心它指的就是这个，贝里奇，‘这个就是我舅舅亨卡什那有名的月亮钻石。’”

“老天爷呐，少爷！”我叫了起来。“您怎么拿到那个缺德上校的钻石？”

“那个缺德上校在遗嘱里，写明把钻石给我表妹韦倩儿作生日礼物，”凡克林先生说。“我父亲恰恰就是那缺德上校遗嘱的执行人，他就打发我把它送到这儿来了。”

“上校的钻石传给韦倩儿小姐！”我说，“少爷，您老太爷竟成为上校遗嘱的执行人！这可真是怪的太离谱了，怪的让人难以置信了。”

“你把你所知道的上校的事全告诉我，我再告诉你，我父亲怎

么当了他的遗嘱执行人。我在伦敦就发现亨卡什舅舅和他那颗钻石的一些隐秘。”凡克林少爷急切地说道，早已不见了初见时潇洒活泼的举止。

我看他不是开玩笑，就把我所知道的关于上校的事情全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约翰·亨卡什是夫人的二哥。老实说，我认为世上没有比他更坏蛋的人了。他进了军队，开始在皇家禁卫军里。可是还没到二十二岁就不得不脱离皇家禁卫军。于是便出洋到印度去服役，后来他参加了占领塞林加帕坦的战役，不知用什么方法混了个上校的军衔。他当了上校，但也患上了日射病，所以便不得不回英国来了。

他回来时声名狼藉，三亲六戚个个都让他吃闭门羹，夫人声称永远不准他上门。大家回避上校的原因很多，我这里要提到的只是钻石的事。

据说他是使用了卑鄙的手段才弄到这颗印度宝石的，这点他根本不愿意提。他从没打算卖掉它，也从不打算把它交给人家，甚至从不给人家看一眼，有人说他是害怕，深恐给人家看见自己就会送命。这句话说得也许有几分对。他在印度曾经有两次差点送命，据说主要都是因为月亮宝石的缘故。他回到伦敦，大家都尽量回避他，据说这主要也是因为月亮宝石的缘故。男人不要他参加俱乐部，他向女人求婚，每次毫无例外的都会遭受拒绝。我们常常听到有关他的各种谣言，有时人家说他抽鸦片烟，有时人家看见他在伦敦最下等的贫民窟里和低三下四的人一起玩乐。总而言之，上校过的是一种寂寞又邪门的秘密生活。

大概在我写这故事两年以前，也就是在他去世一年半以前，没想到上校竟来到夫人在伦敦的住宅里。那天是6月21日，在韦

倩儿小姐生日的晚上,照例举行了一次热闹的庆祝宴会。“上去通报我妹妹一声,”他说道,“就说我特地来祝贺我外甥女的生日。”夫人不肯见他,“告诉亨卡什上校,”她说,“就说范林达小姐不愿意也没有闲工夫见他。”

真没想到,上校听了这话居然不动声色。他先看了我一会儿,后来嘿嘿笑了。他的笑绝对是令人毛骨悚然的阴森的暗笑。他说,“我会记着外甥女的生日的。”说完就转过身去,走了。

第二年小姐过生日那天,我们听说他病倒在了床上。过了半年,夫人收到一位德高望重的牧师的来信,他通知夫人上校临终时宽恕了他妹妹,像个基督教徒一样死去了。我本人是基督教忠实的信徒,并且对教会也是非常尊敬的。但我敢说这个坏蛋临终时还是耍了一套花样。以上就是我告诉凡克林先生的事情,我看得出,故事叫他心神不宁。

“现在我该告诉你,我在伦敦打听到的事了。说起来,从我舅舅送给韦倩儿表妹那件奇特的生日礼物上看出这事牵涉到三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在印度是不是有人阴谋夺取上校的钻石?第二个问题:那些阴谋夺取钻石的人是不是追随着上校那颗钻石来到了英国?第三个问题:上校本人知不知道这件阴谋?他是不是故意送这件礼物为了给他妹妹家惹祸招殃?这就是我担心的事。这颗钻石也许是那个死人用来阴谋陷害他们,替他报仇的祸根。在十九世纪,在这么文明的时代里,谁听说过这等事?”

我当时真吓得快魂出七窍了。我想抽抽板烟,并且看看《鲁滨逊漂流记》。

遗嘱引来神秘人

我不露声色 ,恭敬地请凡克林先生接着说。

“你记得吗 ,”凡克林先生说道 ,“亨卡什舅舅手头有某种文件 ,我父亲认为这些文件对官司大概有点用处 ,就去找上校。上校虽然答应我父亲可以把需要的文件拿去用 ,但要答应替他做件事。他说 ,多亏战争 ,他才得到了世界上最大的钻石。不过他认为如果宝石在身 ,无论走到天涯海角 ,他的性命都保不住 ,宝石也有危险。因此他决定请另外一个人保管这颗钻石。那个人用不着担什么风险。他不妨把钻石寄存在银行的保险库里。他的责任只是每年在一个约定的时间里收看上校寄来的一封信 ,信里仅仅写明他那天还活着。要是过了那天 ,没收到上校的信 ,就说明上校被人暗杀了。在这种情况下 ,就得把一封跟钻石保存在一起的密封信拆开 ,然后照信里所说的去处理。”

“那您老太爷怎么办呢 ,少爷 ?”

“怎么办 ?”凡克林先生说。“这件事情实在荒唐 ,它全是胡思乱想。话虽这么说 ,我父亲还是负起这份奇怪的责任。那颗钻石和一封密信从此进了银行保险库。上校那些按时报告自己还活着的信 ,就由我们的法律顾问布罗夫先生代表收拆。

“我父亲拿到了这些文件 ,就再也没见到过上校。布罗夫先生年年都在规定的日子里收到上校的来信。来信全都千篇一律 ,简单扼要 :‘敬启者余犹健在无恙。钻石事不劳费神。约翰·亨卡什’。但不知是六个月还是八个月前 ,信的内容突然变了。这回

写着：“敬启者 兹悉余将不久人世。即请驾临寒舍，代拟遗嘱”。布罗夫先生就到上校独居的那个小别墅里去了。陪着上校作伴的有狗，有猫，有鸟，就是没有人。遗嘱非常简单，仅有三条：第一条是规定留养他的家畜。第二条是资助北方一所大学里一个实验化学系的教授。第三条就是把月亮宝石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的外甥女，条件是要我父亲做执行人。”

“上校为什么要把钻石送给韦倩儿小姐？”我满心的疑虑，不禁问道。

“你别打岔，贝里奇。你听我一桩一桩的说，上校死了之后，照理应该把钻石拿去估估价。珠宝商全部证实上校的话——他拥有世上最大的一颗钻石，少说也值两万英镑。我父亲的那份惊奇是可想而知的，他拆开了那封跟钻石保存在一起的密封信。这封信提供了一个线索，指明威胁上校生命的阴谋是什么。”

“少爷，”我说，“那您是相信这里头有个阴谋喽？”

“对，”凡克林先生说，“密封信里写的和我想的几乎一模一样，说如果他寿终正寝以后该怎么办。万一他惨遭暗杀，那我父亲就提前把月亮宝石秘密送到阿姆斯特丹，找个有名的钻石工匠，把宝石切成四块或者六块。切开的宝石就地卖掉，卖的钱用来资助他在遗嘱中提到的化学教授。喂，贝里奇，你从上校这些指示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我对这毫无意见，最后还是凡克林先生告诉我。

“你得注意，”凡克林先生说，“钻石的保全是以上校不受到暗杀为前提的，换句话说，只有上校不遭到暗杀，钻石才能保全。他这么说，杀了我，钻石就不成其为钻石了，虽然价值还是不变，但终非完璧。”

“天啊，少爷，”我叫道，“那么这个阴谋是什么？”

“阴谋是由宝石的原主,也就是那些印度人搞出来的。这件事主要是源于一种古老的迷信。”

这下子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凡克林先生对我们公馆里来过的三个变戏法的印度人那么重视。

“说起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凡克林先生接着往下说。“呃,我们还是来讨论讨论跟我们有关的实际问题吧,上校死了之后,夺取月亮宝石的阴谋是否还存在。”

说到这里我才渐渐明白,原来归根结底,事情要牵涉到夫人和韦倩儿小姐。我便一字不漏地听他说。

“我发现月亮宝石有这么一段故事后,不大愿意把它带到这儿来,”凡克林先生说道,“可是布罗夫先生说,总得有人办这件事,既然这样,还不如由我来办。我从银行里取出钻石以后,就觉得街上有个衣衫褴褛、脸色黝黑的人盯着我。没想到临时收到了封信,我在伦敦又耽搁了一下。我就把钻石重新存在银行里,那时我好像又看见那个衣衫褴褛的人。今天早上,我再去取出来的时候,第三次看见那个人了,我就趁他不防溜掉了,不乘午后那班车,而改乘了早车。我到了这儿——迎头一个消息是什么?我竟然听说三个变戏法的印度人已经到这里来过了,而且他们知道我要来,然知道我要带着什么东西来。这到底是一个铁证,还是纯粹是一个巧合呢?”

我们两人谁都答不出来,后来凡克林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他拆开信封,把里头的信纸递给我。

“看看这个,贝里奇,”他说,“再回忆回忆范林达夫人在她哥哥回英国以后,是怎样对待他的。”

他递给我的是上校遗嘱的抄本。

“第三项,如果我妹妹范丽达在我死后第二年,她独生女韦倩

儿过生日时还健在的话，我就把我那颗闻名于东方的月亮宝石赠给我的外甥女韦倩儿。我希望执行人当着我妹妹的面把钻石送给她。并且希望执行人转告我妹妹，我临死时已经原谅当年她女儿过生日不让我进门的那种对我的侮辱。”

我把这张纸还给凡克林先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我不愿讲死人的坏话，少爷，”我停了好一会儿才说，“不过，他要是故意让这礼物给他妹妹家惹祸招殃的话，他当然要在他妹妹在世的日子，把宝石送给韦倩儿小姐。”

“哦，这是你对他动机的看法吗？”凡克林先生问道。

“请问您是怎么个看法呢？”我反问道。

“我嘛，”凡克林先生说道，“上校的目的，很有可能是要让他妹妹知道他临死时原谅了她。如此而已。”

凡克林先生作了这么个心安理得的结论，仰天躺在软绵绵的沙滩上，问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因此，我压根儿就没想到他会突然变得像现在这样没主意。

“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不是您的事吗？”我答道。

“我不愿意无缘无故的去惊动我姨妈，”他说。“我也不愿意事先不关照她一声。你说，究竟该怎么办呢？”

我的回答只有一个字：“等。”

我把我的意思说给他听。“照我看来，今儿是5月25日，她生日是6月21日。我们大约还有四个礼拜工夫。我们不如静观其变，看看这段时间会出什么事，再决定要不要通知夫人。”

“好极了，”凡克林先生叫道，“可是钻石怎么办？”

“您就把它存在弗利辛霍银行的保险库里。”弗利辛霍是离这儿是最近的一个镇。

现摆着一条路——凡克林先生听了，顿时一骨碌爬起来。他说：“快走，立刻把马厩里最好的马配上鞍子。”他原本那套英国式的性格到底流露出来了！我们急急忙忙地回到公馆里，急急忙忙地把马厩里的最好的马配上鞍子，凡克林先生就急急忙忙地走了。他一走，就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

我满腹心事的呆在会馆，傍晚，夫人和韦倩儿小姐回来了。

不难想象，她们一听凡克林先生刚到了家，又骑着马离开了，这是多么地吃惊！因此我就解释说凡克林先生是因为一时兴起。刚刚逃过夫人小姐这道难关，又一道难关摆在面前，我女儿要我告诉她，罗珊娜是怎么回事。

原来罗珊娜在激沙滩上跟我和凡克林先生两人分别以后，心情奇怪极了，她忽而莫名其妙地高兴，忽而莫名其妙地发愁，更莫名其妙地问了好些有关凡克林先生的问题，并在针线盒上莫名其妙地写着凡克林先生的名字。难道她跟凡克林先生早就相识？绝对不可能！“凡克林先生刚才看见那姑娘那样看着他，的确大吃一惊呀，我女儿说。”“刚才那姑娘打听凡克林先生的时候，的确很有意思。”我暗自生气，听她这么一说，就不安起来。到了晚上，凡克林先生才从弗利辛霍回来，我亲自把热水端到他房里问有关情况，令我大失所望的是，他在来回的路上都没碰见什么印度人。他已经把月亮宝石寄存在银行里，收据此刻就躺在口袋里。

当天晚上，我头一次看见韦倩儿小姐这么精心地梳了头。小姐下楼到客厅里去见凡克林先生的时候，那副活泼漂亮的样子，也是前所未见的。深夜，我们又听见他们俩一起唱歌弹琴，欢乐的气氛在他们之间久久不散。我看出韦倩儿小姐已经把一直盘旋在凡克林先生脑子里的钻石，赶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听到他讲了这么一句：“回到英国我头一次看见这么漂亮

的姑娘！”

将近子夜时分，整个屋子被听差巡视了一遍，把门一一锁上，除了通到大阳台去的门。

夜阑人静，大阳台被屋影罩在一片黑暗里，只有沿大阳台那一边的石子路给月光照得雪亮，我往那边不经意的一看，突然发现墙角那儿，月光中隐约有一个人影。

我并没声张，蹑手蹑脚地凑了上去。但还没走到墙角，就听见一阵走得比我还要快的脚步声，人已匆匆逃走了。

我没有惊动别人，径自带了两把手枪，绕着公馆巡视了一圈，再穿过灌木路。什么人也没看见甚至连个人影也没有。我又重新来到刚才发现人影的小道上，在月光下，只见明净的石子路上有个又小又亮的东西。我随手把它拾起，这是个瓶子，里面装的是喷香、漆黑的墨水。

想到班尼洛夫告诉过我的那些变戏法的和孩子掌心里的墨水那些事，我顿时疑心刚才被我吓走的就是那三个印度人。他们特意前来察看那天晚上钻石放在什么地方。

喜宴上的乌云

第二天早上，我迫不及待地把那瓶喷香的墨水拿给凡克林先生看。他不但认为那些印度人是在找宝石，而且还认为他们是傻瓜，居然相信自己那套魔法。“你看他们还会再来吗？”我问。“那要看这孩子是不是真能中邪后变成千里眼，”凡克林先生说道，“他如果看见宝石是在弗莱辛霍银行的保险库里，就不会再上门

来打扰我们 ,如果看不见 ,我们不久会在灌木路再碰到他们。”

我就这样等着 ,可是说也奇怪 ,居然等来等去没等得到 ,变戏法似的歇在镇上了。

这期间 5 月 29 日 ,韦倩儿小姐和凡克林先生想出一个打发时间的新法子。我天天看见他们带些空盒子出去 ,捉些蜘蛛啊 ,青蛙啊回来 ,这些倒霉虫通常会有两种噩运 ,要么被狠心地钉起来 ,要么被狠毒地切成小块死无全尸。那两个少东家坐着 ,用显微镜观察一只蜘蛛的内脏 ,有时还会看见一只没头青蛙跳下楼来。

凡克林先生是个万事通 ,他什么都会一点儿 ,不久又兴趣盎然的搞起他所谓的那种“装饰画”。他告诉我们 ,他发明了一种调漆的新配料——那股味真臭 ,就是狗闯进来 ,闻了也要打喷嚏。韦倩儿小姐迫不及待地用这新配料兴致勃勃装饰自己的小起坐间。他们先从门背着手 ,韦倩儿小姐在这门背上漆满了鸟啊 ,花啊 ,爱神啊诸如此类的东西。

看见凡克林先生和韦倩儿小姐如此志趣相投 ,就有人预言等不到夏天过完 ,公馆里就要办喜事了。

凡克林先生爱上她了 ,这是不消说的。问题就难在韦倩儿小姐方面。小姐就要满十八岁 ,她身材娇小苗条 ,举止端庄大方 ,不过也有个缺点 ,就是她总是有自己的一套主张。碰上小事倒还无所谓 ,碰上大事那就绝对不含糊了。我多次听见夫人说 :“韦倩儿最好的朋友和最坏的敌人都是——韦倩儿自己。”我还得附带说一句。尽管她爱守秘密 ,又那么死心眼儿 ,她却一点儿也不虚伪。

时间如飞 ,一晃到了 6 月 12 日 ,夫人发了一张请柬给伦敦一位大爷 ,请他来参加韦倩儿小姐的生日宴会。我认为此人就是韦倩儿小姐心目中的那个幸运儿 ,他跟凡克林先生一样 ,也是她的

表哥 ,名叫高伏利·艾伯怀特。尽管凡克林先生聪明机伶 ,照我看来 ,跟高伏利先生一比 ,他成功的希望还是少得可怜 ,少的让人同情。首先 ,高伏利先生的个子比他高得多 ,身高六英尺有余 ,脸色白里透红 ,一张精光溜滑的圆脸 ,一头漂亮的淡黄色长发。充大善士是他的癖好 ,当律师是他的本行 ,逢迎女人是他的天性。他简直是个社会名人 ,除此之外 ,他集温和、朴实、可爱于一身 ,又善于讨好 ,凡克林先生跟这个人比起来 ,简直毫无希望可言。

14 日 ,高伏利先生的回信翩翩而至。

他欣然接受夫人的邀请 ,将会从星期三 ,也就是韦倩儿小姐生日那天 ,呆到星期五晚上。他还寄来一首诗 ,以此庆贺他表妹的生日。我听说 ,韦倩儿小姐和凡克林先生 ,在吃饭的时候取笑这首诗。我女儿说凡克林先生也许会趁寄诗的人亲自驾临前先试试运气。说真个的 ,凡克林先生对韦倩儿小姐的良苦用心是不言自明的。他甚至把雪茄烟戒了 ,这一戒 ,他晚上就老睡不好 ,早晨下楼来脸色苍白憔悴 ,韦倩儿小姐看了也忍不住要求他再抽雪茄烟。不抽 ! 他绝不做她不喜欢的事 ,这么一片诚心 ,韦倩儿小姐看了绝不会无动于衷。

6 月 16 日出了一桩事 ,照我看来 ,这下凡克林先生更是没有希望了。那天早晨 ,有个操外国口音英国话的陌生绅士 ,到公馆来找凡克林先生 ,说有事和他商谈。这事不可能与钻石有关系 ,原因有两点 :一 ,凡克林先生跟我绝口不提这事 ;二 ,他把这事跟夫人谈了。夫人大概向小姐隐隐约约地提到这事 ,因为我听说 ,那天晚上 ,韦倩儿小姐在钢琴旁边 ,对凡克林先生说了些很不客气的话。第二天 ,他们破例没去装饰那扇门。我怀疑可能是凡克林先生在欧洲大陆的时候 ,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现在人家盯着他跟到英国来了 ,但是。这情况没有维持多久 ,乌云又被吹散

了。他们又重新干起装饰房门的工作 ,看上去和好如初啦。

麻烦接踵而至 ,19 日 ,我们公馆里来了位大夫 ,他是被请来替使女罗珊娜看病的。这可怜的姑娘经常在凡克林先生面前出现——虽然是偷偷的 ,悄悄的 ,可是他对她一点也不注意 ,就把她当作猫似的。这可怜虫饭也吃不下 ,觉也睡不好 ,双眼老透着夜晚哭过的样子。有一天我女儿还发现了一桩怪事——罗珊娜偷偷把凡克林先生镜架台上的一朵玫瑰花拿掉 ,这朵花原是韦倩儿小姐送给他的 ,罗珊娜竟换上了自己折来的一朵。夫人看出这个蹊跷 ,就请来一位大夫。大夫说她神经有毛病 ,不知还能不能干活。夫人打算把她送到我们的一个农庄里去 ,不料她竟泪汪汪地哀求夫人让她留下来。

就在这一片忙乱中 ,20 日高伏利先生寄来一张便条 ,说他跟他两个姐姐将在第二天下午到达。随着便条还送了一个精致的瓷器首饰小盒 ,说是表哥给韦倩儿小姐的生日礼物。

我们照例跟往年一样 ,聚在下房里 ,首先由我们向韦倩儿小姐赠送价值菲薄的礼物 ,并且由我代表全体下人发表一年一度的例行公事似的贺词。吃完早饭后 ,凡克林先生和我私下商量了一番有关月亮宝石的事情 ,现在是该把它从弗莱辛霍银行取出来交给韦倩儿小姐的时候了。

那天早上 ,凡克林先生的心情跟平时不一样 ,每分钟都在改变主意 ,时时刻刻都在盘算怎么处理这颗钻石。我们决定等他吃完午饭 ,就骑马到弗莱辛霍去把钻石取回来 ,商量妥当以后 ,这位少爷又回到韦倩儿小姐的身边去了。他们没完没了的装饰那扇门 ,足足花了一个上午和小半个下午 ,吃了午饭 ,他就骑着马赶到弗莱辛霍去——他跟夫人说是去接他的表哥表姐。他走后不久 ,我听见外面蹄声哒哒 ,就去开门 ,迎进高伏利先生和他那三位表

哥表姐 ,另外一起来的还有艾伯特老先生的一个马夫。说也奇怪 ,高伏利先生跟凡克林真是无巧不成书 ,心情也跟平时大相径庭。他照例客客气气的跟我握握手 ,不过相较于艾伯特家那两位小姐的一团高兴 ,他的满面愁容更是越加明显了。在两位小姐的嚷嚷声中 ,我趁机在过道上跟凡克林先生说了句秘密话 ,“您平安无事的把钻石取来了吗 ?”他点了点头 ,轻轻拍拍胸前的口袋。

半个钟头以后 ,我听到小客厅传出阵阵高声尖叫。只见兴奋的韦倩儿小姐站在桌边 ,手里拿着上校那颗倒霉的钻石。艾怕怀特家两位小姐乐得直嚷嚷。高伏利先生站在一旁 ,低声赞道 :“妙啊 ,实在太妙了 !”凡克林先生坐在椅子上 ,着急地望着窗口。窗口站着一个人 ,就是他正看着的那个人——夫人 ,她手里拿着上校遗嘱的抄本。

她对我说 :“过半个钟头到我房里来 ,我有话跟你说。”

说着她便走了出去。很显然 ,她一定也在暗自想着 ,月亮宝石这件礼物到底证明她过去亏待了她哥哥呢 ,还是说明他比她想象中的还要卑鄙呢 ?

我还没出房 ,就被韦倩儿小姐叫住了。“瞧 ,贝里奇 !”她说 ,一边把宝石给我看。

我的老天爷呐 !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一双老眼 ,那是一颗怎样了不起的钻石 ,足足有鸟蛋那么大 ,散发出来的光彩就像中秋的月光一般 ,您往宝石上一看 ,只见一片黄澄澄的深渊 ,吸住了您的眼睛 ,使您的目光根本无法从它上面移开。我们先把它放在太阳光底下 ,随后把房间里的光遮住 ,在暗头里 ,它就从本身光源的深处 ,发出一种月亮光。怪不得韦倩儿小姐给迷住了 ,怪不得这两位小姐要嚷嚷 !

半个钟头后 ,我准时来到了夫人的房间。我跟女东家谈的 ,

大致上就是我和凡克林先生在激沙滩上谈的老话罢了——不同的是我没告诉她来过那些神秘的变戏法的人，免得引起无谓的惊慌。离开之前，我终于弄明白了，夫人认为上校绝对是存心不良，因此她打定主意，只要一有机会，就把月亮宝石从她女儿手里拿掉。

出了夫人的房间后，我遇见凡克林先生。他问我有没有看见他表妹韦倩儿，我说根本没看见。他又问我能不能告诉他，他表哥高伏利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可我却不由得怀疑起来，高伏利表哥大概在韦倩儿表妹身边吧。显然凡克林先生也是这么想，他走进书房，在“砰”的一声后，把自己关在了房里。

我正为准备参加生日宴会着急，这时女儿来到了我的房间。她在我那光秃秃的头顶上轻轻吻了一下，轻声轻语地说：“爸爸，有件新闻要告诉您！韦倩儿小姐拒绝他了。我看见他带着她，两个人一起走到玫瑰花圃里去，他们去的时候，手挽着手，回来的时候，两个人各走各的。

“走近矮树丛，高伏利先生站住了，‘你认为我仍是若无其事的呆在这儿好吗？韦倩儿小姐倏地回过头看着他，‘既然接受我母亲的邀请，就要在这儿见见她的客人。除非你存心想丢我们家的脸。’说着她往前走了几步，又轻声地再说一句：‘我们把这事忘了吧，高伏利，我们仍旧是表兄妹。’随后她把手给他，他就吻了一下，再后来她就撇开他走了。他低着头，独自站了片刻，我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苦恼的人。‘真尴尬！’他低声说，‘尴尬透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应，忽听得外面传来马车车轮的声音，头一批客人已经到了，慈善家的父母——艾伯特先生和夫人。

艾伯特夫妇来以后，客人接踵而至，包括主人家在内，总共有二十四位。韦倩儿小姐是这天的女王，她把那件美妙的生日礼物

藏在身上，夫人不由暗中苦恼。每个人的眼睛都被它吸引着，大家都盛赞它的精致和美丽。坐在韦倩儿小姐左边的客人是弗利辛霍的医生肯迪先生。谈到钻石，他对韦倩儿小姐说了句笑话。他希望韦倩儿小姐答应他把钻石带回焚化以做科学研究。“我们先把它加热，热到某种程度，然后把它放在气流中，这钻石就会一点一点的蒸发掉，免得你日夜不安地担心怎么保管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石！”夫人满脸心事，听了这番话，看样子她好像希望韦倩儿小姐心甘情愿地为了科学而牺牲这件生日礼物。

坐在小姐右边的客人是大名鼎鼎的印度旅行家马斯威特先生。他是个细高个子，古铜色的皮肤，不大爱说话。在宴会中，月亮宝石是让他唯一感到有兴趣的东西。他默默看着它，看了好久好久。眼神从始至终便不曾移开过。韦倩儿小姐都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他用他那种冷冰冰的态度对她说：“如果您到印度去，范丽达小姐，可别把令舅送给您的生日礼物带去。印度教的一颗钻石无异就是印度教的一部分。我知道有一个城市，要是照您现在这样打扮上那儿去，那您的生命就保不住啦。”听了这些话，夫人坐在椅子上十分不安，赶忙换了个话题。在这次晚宴上，我注意到这次的喜庆日子没像以往那么喜气洋洋。于是我想用酒活跃一下气氛。

我刚把一杯酒放在艾伯特先生面前，一种似曾相识的声音就从阳台传过来。我敢打赌，这是印度人的鼓声！随着月亮宝石到我们公馆里，那些阴魂不散的印度人也跟在后面来了。我赶紧出去，想吩咐他们走开，谁知真不走运，艾伯特家这两位小姐比我走得还快。她们一溜烟跑到大阳台上，拼命想看印度人变戏法。其他几位太太小姐也跟着出来了，您还来不及说一句“老天保佑！”变戏法的已经行着额手礼了。我说不清他们变了些什么戏法，我

被吓坏了。我首先看到的是那个印度旅行家马斯威特先生，突然在变戏法的地方露了脸，他悄悄走到变戏法的人后面，突然操着印度话跟他们说起话来。他们一听见他嘴里蹦出的第一句话，就吓了一跳，仿佛他拿匕首扎了他们一下似的，接着他们就对他狡猾客气的鞠个躬。我看到马斯威特先生跟为首的那个印度人说了话以后，他那咖啡色的脸，顿时就变成了白色。后来这家伙就对夫人鞠躬行礼，说戏法已经变完。那小孩子拿着帽子向大家一一讨了赏，然后他们便一起走了。我就和听差两人，一直跟他们走到大路上才回来。我顺着灌木路走回时，闻到一股烟草味儿，只见凡克林先生跟马斯威特先生正在林子里慢慢地来回走着。这时凡克林先生看见了我便对我作了个手势，叫我跟他们一起走走。

“这位，”他把我介绍给那位很不一般的旅行家，“麻烦你把刚才跟我说的话，再对他说一遍。”

马斯威特先生说：“那三个印度人像你我一样，并不是什么变戏法的。”

这又是一桩新鲜怪事！我禁不住问这位旅行家，以前是不是见过那三位印度人。

“从没见过，”马斯威特先生说，“不过我知道真正的印度戏法应该是怎么回事，这些人冒充得一点也不像。凭我多年的经验判断，那些人是印度的高级婆罗门。我对他们说他们是乔装改扮的，你不是也看见我这句话起的作用吗？这里面有个奥妙的地方，我就无法解释，他们竟然双重牺牲自己的种姓利益——不但渡过海，而且扮成变戏法的。在他们本国，这样做是个极大的牺牲，一定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才会这么做。”我听得目瞪口呆。马斯威特先生只管抽雪茄烟。

这时,凡克林先生犹豫了一会,才终于下定决心把他在激沙滩上告诉过我的话,向马斯威特先生和盘托出。

“呃,”凡克林先生讲完了以后,说道,“根据你的经验,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你在当时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中。”他说。

这回轮到凡克林先生大吃一惊目瞪口呆:“事情果真这么严重?”

“我看正是这样,”马斯威特先生答道,“这下子我可深信不疑了,他们牺牲种姓利益的动机和理由,正是为了把月亮宝石重新镶在印度神的前额上。那些人会像猫一般耐着性子等着下手机会,他们也会像老虎一样凶猛的利用这个机会。我很难想象,你是如何逃过他们这一关的!”

凡克林真正着急了,他问:“他们已经看见月亮宝石戴在小姐的衣服上,这怎么办?”

“就用令舅吓唬他们的办法吧,”马斯威特先生说道,“明天就把钻石送到阿姆斯特丹去车开,车成六块,月亮宝石就不再是完璧——这个阴谋也就从此完蛋了。”

凡克林先生回过头来对我说:“我们明天一定要告诉范林达夫人。”

“印度人今晚不会再来冒险了,”马斯威特先生说道,“不过以防万一,最好把狗放出来吧。你们院子里有没有大狗?”

“有两条,一条猛犬,一条警犬。”

“那就行了。”马斯威特先生把雪茄扔掉,挽了凡克林先生的胳膊,回到那些太太小姐的身边去。

一夜间神秘失踪

最后一个客人走了以后，我回到内厅。夫人和韦倩儿小姐从客厅里出来，后面跟着两位少爷。夫人回身向他们道了晚安，又狠狠瞪了一眼那缺德上校送的礼物，她问，“今晚你打算把钻石放在哪儿？”

韦倩儿小姐正在兴头上，开头，她无法拿定主意把钻石放在哪儿，随后决定把它放在起坐间那口印度古玩橱里。

“天哪！你那口印度古玩橱上没有锁呀，”母亲说。

韦倩儿小姐马上叫道，“难道我们这儿是旅馆？家里难道还会有贼不成？”

夫人并不理会她女儿的话，“韦倩儿，明天一早就到我房里来，我有话跟你说。”说完愁眉苦脸地走了出去。

接下来轮到韦倩儿小姐向他们道晚安，先是对高伏利先生，后是凡克林先生，并附带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

凡克林先生一直目送韦倩儿小姐的倩影消失无踪了，才看见我。他对我点点头，拿起蜡烛打算上楼。我见他累成这副样子，就劝他喝点兑水的白兰地酒。正说着话高伏利先生从大厅那一头向我们走来，也客气非凡的劝凡克林先生临睡之前喝点什么。

看到我们这两位少爷还像往常一样要好，我心里真高兴。过后我就到外面，把狗放了出来。雨还下得很大，地上湿透了。这一天我过分操心，心绪不宁，到天快亮时，我才睡着。

7点半光景，我醒了。天已放晴，时钟打了8下，我正打算出

去把狗拴上，忽听得背后楼梯上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裙子声音和匆匆忙忙的脚步声。我回头一看，只见女儿疯也似地从楼上向我飞奔而来。“爸爸，”她尖声叫道，“老天哪！快上楼去看看，钻石不见了！”

“你疯了吧？”我问她道。

“不见了，谁也不知道怎么丢的！上去看看吧！”由于急切和惊慌，她有点语无伦次了。

她一直把我拖到直通小姐卧室的起坐间里才停下。只见韦倩儿小姐站在卧室门口，脸色像身上那件白睡衣一样白。那口印度古玩橱的两扇橱门敞开着。里头一格抽屉被拉了出来。

“小姐，是真的吗？”我问。

那时韦倩儿小姐已经脸无人色，她答道：“钻石不见了！”说完，她就退进卧室，锁上了门。

这个惊人消息像着了火似地一下在公馆里迅速而热烈地传开了，高伏利先生首先从房里出来，他听见这消息只是惊讶地举起了手。凡克林先生开头也奇怪，他居然睡了一夜好觉。可是他喝了咖啡以后，脑子就清醒过来。他首先派人召集佣人，吩咐把楼下门窗全都保持昨晚原样。夫人好容易才恢复常态。她安详地说：“我看这事已无计可施了。我得派人去报警。”

“警察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昨晚在这儿变戏法的三个印度人抓起来，”凡克林先生说道。

夫人和高伏利先生不知道有关的事，听得不由愣住了。

“我现在没有时间解释，”凡克林先生急切地说，“替我写封信给弗利辛霍地方官，让我立刻骑马赶去。”

他把笔、墨水、纸张放在他姨妈面前，我看，她写这封信时心里有点不情愿，她私下一定巴不得那贼带了月亮宝石平安无事的

远走高飞。

我陪着凡克林先生到马厩里去 ,我问他那些印度人怎能闯进屋子里来。

“恐怕客人走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溜进大厅里来了。”说完这话 ,凡克林先生就骑着马飞奔而去。

这听起来的确是唯一合情合理的解释。可是贼怎么逃出屋子的呢 ? 我看见前门是上了锁的。其他的门窗 ,也都照样关得严严实实 ,还有狗呢 ?

吃过早饭后 ,夫人派人来叫我 ,我只得把我瞒着她的那些印度人和阴谋的事全告诉她。听了我的话 ,她反倒一下子恢复了常态。看样子她担心的是她女儿 ,倒不是那些印度人。

还没到十一点 ,凡克林先生就回来了。他告诉夫人说警察就要来了 ,不过这案子毫无破获的希望 ,虽然那三个印度人已经给关进牢里 ,但他们却像胎儿一样纯洁无辜。“我原以为他们总有一个人藏在这屋子里 ,事实上这些看法是完全不成立的。”

少爷这番话叫我们吃了大大的一惊。过后 ,他坐下来进行了一番详细的解释。

一到弗利辛霍 ,他就把案情告诉了地方官 ,地方官就派人找警察。调查结果印度人跟那孩子在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回到镇上。半夜还有人在客栈里看见过他们。这对印度人来说是有利不过的了。地方官说他们没有丝毫嫌疑 ,不过 ,尽管如此 ,他还是答应把他们关押一个礼拜再说。

以上就是凡克林先生带回来的消息。我们原以为钻石失踪的这件奇案跟印度人有关 ,事实把这一猜测给否定了。我们变得更加不知所措 ,如果变戏法的是无辜的 ,那么是谁拿走了韦倩儿小姐的抽屉里的月亮宝石呢 ?

过了十分钟，西格雷大局长驾到。西格雷个子魁伟结实，有一副军人气概。他先把园子里里外外察看了一遍，侦查的结果断定是内贼偷的。警察局长决定先调查小姐的闺房，再调查佣人。命令一下，女佣人个个都急疯了。她们从四面八方涌出来，又一窝蜂拥到楼上韦倩儿小姐的房里，罗珊珊也在内。场面一时变的很混乱。局长先生顿时用军人的嗓子把她们吓唬住了，他指着小姐门锁下面的装饰画上一小块漆斑说，“瞧，都被你们的裙子擦坏了。滚啊！”罗珊珊站得离他最近，离那漆斑也最近，她听了立刻下楼去，其他人也尾随其后。

接下来局长要见韦倩儿小姐，我们听见回答的声音是隔着门传出来的：“我没什么可对警察说的……我什么人也不见！”这警官听得又惊又气，下楼迎面碰见凡克林先生和高伏利先生。这两位少爷也被盘问了几句。问过之后，凡克林先生附在我的耳边对我说：“西格列夫局长那家伙是个笨蛋，而笨蛋通常是帮不了我们什么忙的，除非是倒忙。”小姐卧室的房门突然开了，冷不防韦倩儿小姐走出来，我女儿径自向她走去。

“今儿早上凡克林·布莱克先生打发你来找我，有什么要跟我说吗？”

我替女儿答道：“凡克林先生在大阳台上，小姐。”

她二话不说，脸色苍白，就转身下楼到大阳台去了。

按说偷看是不正当的，可是韦倩儿小姐在外面碰到两位少爷时，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向窗外望去。她装做没看见高伏利先生，径自向凡克林先生走去。

她对凡克林先生说了几句气话，这使他十分惊讶，又匆匆回到屋子里来。她怒不可遏，两眼冒火，脸颊通红。局长先生又打算找她问话，她大声叫道：“我没派人请你来！我不需要你，我的

钻石丢了,你也好,其他任何人也好,都休想把它找回来!”说完,她当着我们的面把门锁上,随即听见她哇哇的哭了。

这种古怪言行把我弄得莫名其妙,她怎么会知道月亮宝石再也找不回来?夫人单独跟韦倩儿小姐会过面以后,公开承认自己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一来我们在韦倩儿小姐的身上就探听不出什么名堂来了。

经验丰富的警官查遍了整个闺房,也没发现任何的蛛丝马迹。局长先生接下来就问佣人的品行。我马上想到罗珊娜,可是我不愿意把这嫌疑套在一个苦命的姑娘身上。这样一来西格列夫先生只剩下一件事好干了,就是亲自去审问佣人。

据说,这位警官的最后着棋把事情闹僵了。西格列夫局长跟夫人会过一次面,要求夫人让他马上搜查所有佣人的房间和箱子。好心的女东家一口拒绝,不准他把我们当贼看待。我觉得我们不该利用夫人的宽宏大量,就说,“谢谢您,夫人,不过这件案子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我的钥匙,先从我开始吧!”

搜查完毕,不消说,当然什么地方也找不到钻石。

这时,我被叫到书房里去见凡克林先生。没想到正当我的手按在门上,里头开了门,罗珊娜竟从里面走了出来!

“这工夫你到书房里做什么?”我问道。

“凡克林先生在楼上掉了一枚戒指,我把它送过来交给他。”这姑娘的脸色绯红,神气活现的走开了。

我走进去看凡克林先生在书桌上写字。他说他要上火车站去。

“是去伦敦吗,少爷?”我问道。

“拍份电报到伦敦找个比西格雷局长能干的人来。说起疑案,顺便要提到一件事,”凡克林先生说,“如果不是罗珊娜的脑子

不大对头，那么就是她对月亮宝石知道得实在太多。”

听他说这些话，我更加心烦意乱了。

“她拿着我掉在卧室里的一枚戒指走了进来，”凡克林先生接着往下说，“我谢了她。她竟然不走，反而古怪透顶地望着我又古怪透顶地对我说：‘钻石丢了这件事可真是件怪事呐，少爷。他们永远也找不到钻石啦，少爷，是不？不！也永远找不到拿走钻石的人了——我敢打包票。’说到这儿，她朝我笑了笑！那工夫我们听见外面传来你的脚步声，她就马上出了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即便此时，我也不敢把姑娘的身世讲给他听，我说：“少爷，每逢家里出了什么乱子，娘儿们总往坏里想。”

听了我的这番话，凡克林先生心里的石头才仿佛落了地。我便到马厩去准备轻便马车，顺便把马车拉到了前门。我看见台阶上等着的不止凡克林先生，还有高伏利和西格雷局长。看样子局长又得出个全新的结论，认为贼（内贼）是跟印度人合伙干的，他决定到监牢里看看。把变戏法的审问一下。高伏利先生打算参加对印度人的审问。凡克林先生请他们一同到镇上去。

临走凡克林对我说：“看好屋子，等我回来再说，想办法弄清楚罗珊珊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比你料想的重要。”

晚饭前半半个钟头，他从弗莱辛霍回来。审讯印度人进行得相当慎重，结果什么名堂也没审出来。根本找不出理由怀疑变戏法的跟佣人结伙同谋。眼看事情毫无结果，凡克林先生就发电报到伦敦去。

整个晚上平安无事，礼拜一早上倒传来两条新闻。

头一条：面包师声称，他在上一天下午，曾碰见罗珊珊脸上蒙着厚厚的面纱，穿过泥沼地走到弗利辛霍去。第二条是信差传来

的,肯迪先生在韦倩儿小姐生日那晚冒雨坐车回去,害上了重伤风。

吃过早饭,少爷的回电来了。电报上说已经物色到大名鼎鼎的可夫探长。我们大伙全都兴高采烈,期待着探长到来能让这件案子水落石出。探长驾临的时间一到,我就到大门口迎接。马车上走出位花白头发上年纪的人,他一袭黑衣,脸又瘦又尖,眼睛呈青灰色,脚步很轻,声调带点忧郁,十个长长的手指头像爪子一样成钩形,他的外形跟西格雷局长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一户倒霉的人家来说,他看上去并不是一个叫人宽心的警官。

“我是可夫探长。”他下车后看见玫瑰花圃,竟兴致勃勃地谈起玫瑰花来。他可真是个行家,连园丁听了都不由得暗暗吃惊。

我们原以为他会问我们一些关于钻石丢失的一些情况,没想到他竟说起这类事来,未免叫人失望!

“您好像很喜欢玫瑰花,探长?”我问道,“对于您这行的人来说,这似乎是种怪癖。”

“如果你仔细看看周围的事物,”可夫探长说,“你就会看出一个人的癖好跟他的职业可没什么共通之处。有位夫人来了,是不是范林达夫人?”

我跟园丁还没看见,他倒先看见了,这下子我对这人的看法开始变了。夫人仿佛很窘,走向屋里。临走,探长跟园丁说了句话。“向你夫人要求,换草皮路试试,”他不满地对小路瞥了一眼说。“石子路不行!”说完便跟着夫人走了,先去会见局长。

我说不出什么道理,在可夫探长面前,局长显得异常渺小。他们关起了门在房里密谈了好久,出来时,局长很激动,探长却呵欠连天,“探长想要看看范林达小姐的起坐间,”西格雷先生大声说。“请陪他去吧!”我带他看了一遍,提了好些问题,最后看着门

上的装饰画，伸出指头指着下面那块漆斑。“可惜啊，”可夫探长说，“这怎么会弄坏的？”

我回答说女佣人昨天挤到这间房来，裙子把漆擦坏了。

“你没看到是谁擦掉的？”

“没有，先生。”

他回头问西格雷局长说：“我想，这下你总该看到了吧？”

局长尴尬地说：“探长，这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罢了。”

局长问是不是要召集女佣。但可夫探长准备先搞清楚漆的问题。他问屋子里有谁知道在昨天上午十一点钟，佣人挤在这房里的时候，这漆是干的，还是湿的。我就说凡克林·布莱克先生知道，不到半分钟，他就走进房里来作证了。

他说：“我们用的那种漆不到十二个钟头就干了，有漆斑的那一小块地方，在星期三下午三点钟左右才漆好。”

“今天是星期五。”可夫探长说，“星期三下午三点钟，那一小块地方就漆好了。不到十二个钟头漆就干了——换句话说，星期四早上三点钟漆就干了。局长先生，就在你怀疑是女人的裙子擦掉时，这漆已经干了八个钟头。”

这时可夫探长只对凡克林一个人说话了。

“您给了我们线索，先生。”他说。

他的话刚说出口，卧室的门便毫无预兆地开了，韦倩儿小姐突然走出房，“你是说，他给了你们线索？”

探长马上注意到她，“小姐，能不能问您个问题？您知道门上的漆斑是什么时候被弄出来的？谁弄的？”

“我对这漆斑一无所知。”说了这句，她转身就走，又重新把自己关在卧室里。

“范林达小姐丢了钻石，所以难免有点恼火。”探长说道，“这

是值钱的宝贝。人之常情嘛！人之常情嘛！”

“刚才的事别提啦，”他对凡克林先生说道，“谢谢您，下一步要找出最后看见门上的漆完整无损是什么时候，“星期三晚上，最后一个留在这房里的是谁？”

“先生，我看应该是韦倩儿小姐吧。”我答道。

凡克林先生突然插嘴说：“说不定是你女儿，贝里奇。”

“贝里奇，请你女儿上楼来吧。”

不到五分钟，我女儿来了，那神气活现的劲儿，就跟白麝香蔷薇的神气不差分毫。

我女儿作的证是：她对门上的画感兴趣，所以就很留意。她在夜里12点钟，向小姐道晚安出来时，门上还没漆斑。

于是探长用放大镜检查那块漆斑，不错，这漆是被什么人走过时擦坏的。从半夜到星期四早上三点钟这段时间里，一定有人到过这间屋子。可夫探长得出了这个结论，环顾了一下四周，不料看见西格列夫局长这个家伙居然还没走。“局长先生，你心目中所谓的鸡毛蒜皮，”探长指指门上那漆斑说，“已经变得至关重要了。从这块漆斑上要找出三点：第一点，查查屋里有没有一件沾着漆的衣服；第二点，查查那件衣服是谁的；第三点，查查那人在半夜到早上三点钟之间，在这间房里沾上漆的理由。要是那人说不出理由，那你就不难找出谁拿走钻石了。”

西格列夫局长对探长倒是深深地佩服，不过他对自己更加佩服，“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表过意见。现在我只有一句话要说，这类事情真是小题大做。”

“碰上你这样眼高手低的人，这个小题自然做不出什么文章来。”可夫探长回答说。他走到窗口，径自吹着《夏天里最后一朵玫瑰》。

隔了一两分钟，探长说了声：“就这么办！”接着就要求跟夫人谈十分钟。

“你还猜不出究竟是谁偷走钻石的？”凡克林先生心痒难耐地看着探长问。

“没人偷走钻石。”可夫探长答道。

看玫瑰花

我在起坐间找到夫人。她说，“我不愿单独面对他。带他进来，你也呆着别走。”等我把可夫探长带到女东家的房里，她脸色霎时间变白了。她不声不响指指两把椅子，双双坐下，开始交谈。

“这件案子已经有了头绪，”可夫探长说，“不过目前暂时我还不打算说出来。”随即他把侦查的结果及将采取的步骤告诉了夫人。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钻石不见了。”他说，“另一件事也差不多是肯定的，门上的漆一定沾在什么人穿的衣服上，我们先得查出那件衣服。”

“一找到衣服就能找到贼吗？”夫人问。

“我并不是说钻石是被偷走的。我只是说钻石不见了。”

“你打算怎么找到那件沾漆的衣服呢？”女东家问道。“我不准你像局长一样去搜我佣人的箱子和房间。”

“我打算搜查每一个人的衣服，上至夫人，下至家人，”他朗朗说，“这是个形式，可是佣人对整个事情的看法会大不一样，他们一定肯出力协助。”

这番话说得再对不过了，夫人吃了一惊，后来也明白了。

她站起身叫使女，“你应该手里拿着我衣橱的钥匙，对佣人们说话。”

可夫探长突然岔进一个非常意外的问题。

“是不是先弄明白，公馆里其他几位小姐少爷也是否同意这样做呢？”

“公馆里除我之外，只有一个小姐，就是范林达小姐，”女东家惊讶的回答说，“仅有的两位少爷是我的外甥，布莱克先生和艾伯特先生。”

这时，高伏利先生亲自进房来告辞。夫人向他解释了难处。高伏利先生一下子就把问题解决了，他留下手提箱，把钥匙交给可夫探长。

夫人这时有些恼火了，“如果我把范林达小姐的钥匙送下来，那么是否就意味着我把你要我做的事情全都做完呢？”

“劳驾，”可夫探长说，“我想先看看您家的洗衣账册，再开始搜查。沾上漆的衣服也许是件麻布衣服。如果搜查不出什么来，我要把所有送去洗的麻布衣服查看清楚。要是有一件不见了，我至少就能假定这件衣服是沾上了漆。”

夫人叫我按铃，差人去拿洗衣账册。把洗衣账册送进来的是罗珊娜，那姑娘面若死灰，憔悴可怕。可夫探长全神贯注的看着她。不到半分钟，一本细账全部记在了他心里。他又合上账册，“夫人，麻烦您再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刚才送账册进来的那个年轻人，她在您府上干活的时间是不是跟其他佣人一样长久？”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夫人疑惑地问。

“我上一回看见她，”探长说，“她在坐牢，罪名是偷东西。”

这样一说，夫人可没办法了，只好把实话告诉他，然后起身上楼去向韦倩儿小姐要钥匙。我们等了好久不见钥匙拿下来。可

夫探长什么都不说 ,径自轻轻吹着《夏天里最后一朵玫瑰》。

最后等来的却是佣人 ,手里没钥匙却拿着一张纸条。纸条上有夫人用铅笔写的两三行字 ,说韦倩儿小姐拒绝探长搜查她的衣橱。“啊 !”探长说话的声调就像听到意料中要听到的话一样。“搜查得放弃了 ,因为小姐拒绝搜查 ,把艾伯特先生的手提箱送到伦敦去 ,把洗衣帐册还给那个送来的年轻女人吧。”

“您好像并不怎么失望。”我说。

“对 ,”可夫探长说道 ,“我并不怎么失望。”

“下一步怎么办呢 ?”我问。

“出去到花园里散散步 ,”他说 ,“看看那些美丽的玫瑰花。”

到花园里去的捷径是走那条灌木路 ,它要算凡克林先生最钟情的散步地了。我和探长在灌木路上走着 ,“我们如今得采取其他办法来解决门上漆斑这个疑案——我敢肯定地说 ,这就是钻石疑案。你是个有眼光很敏锐的人——打从发现钻石丢失以来 ,你看到有哪个佣人透出点古怪吗 ? 他们之间有没有吵架的事发生 ? 比方说 ,有谁发脾气 ? 或者突如其来病了 ?”

我正巧想到罗珊娜在昨天中饭时突然病了 ,可是还没来得及回答 ,只见可夫探长突然斜眼朝灌木路那儿看去 ,轻轻说了句 :“喂 !”

“怎么啦 ?”我莫名其妙地问道。

“我背脊上的风湿病发作了 ,”探长提高嗓门说 ,仿佛想让旁人听见我们说话似的。

我们走了几步 ,探长停住了脚 ,我们站在那儿 ,周围的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

“了解那个罗珊娜吗 ?”他问 ,“这可怜虫是不是跟其他人一样 ,有个心上人 ?”

他居然问我这问题 ,究竟是什么意思 ? 我一时有些糊涂了 , 不知道他的用意何在。

“刚才走过灌木路时 , 我看见罗珊娜躲在那儿。”探长说道。

“就是你说‘喂’的那会儿？”

“对 , 躲在那儿实在是件可疑的事。”

我对他说什么好呢 ? 我为了表示对那可怜姑娘的同情 , 向探长作了一番解释 , 告诉他罗珊娜竟爱上了凡克林。

可夫探长从来 not 笑 , 听到这他略微歪歪嘴。

“爱上一个像凡克林先生这种有风度和仪表的少爷 , 我并不认为是痴心。不过 , 我很高兴 , 事情到底搞清楚了。你以为凡克林先生根本没怀疑那姑娘爱上他了 ? 呃 , 刚发现钻石丢失时 , 你有没有看到哪个佣人有什么莫名其妙的举动 ?”

他狡猾的提出这最后一个问题 , 立时叫我对他起了戒心。

“我什么也没看到 ,”我说。

“贝里奇先生 ,”他说 , “我可以跟你握手吗 ? 我对你特别有好感。”

探长要我给他一间房 , 随后佣人被一个个唤进去。罗珊娜在里面呆的时间比别人长久 , 她出来一声不吭 , 嘴唇苍白。等到完事 , 我走进“法庭” , 只见探长又拿出那百做不厌的老一套——望着窗外 , 径自吹着《夏天里最后一朵玫瑰》。“有什么发现吗 , 先生 ?”我问道。

“要是罗珊娜要求出去 , 就让这可怜虫出去吧 , 不过先得让我知道。”探长说。

事情再明显不过了 , 这倒霉的姑娘被可夫探长怀疑上了。

这当儿 , 厨娘捎来了口信 , 罗珊娜头痛 , 要出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 我答应了。

“现在你把房门锁上 ,如果有谁问起我 ,就说我在里面考虑案情。”说罢探长就走了。

我孤单地走到下房 ,跟大家一起喝茶。不到半个钟头 ,我听到很多情况。原来夫人的贴身使女和杂差使女 ,都不信上一天罗珊珊真的生了病。这两个女人在礼拜四下午上楼去过几回 ,看见罗珊珊的房门锁上了 ,半夜还看见门缝下有光透出来。她们把这些全告诉了可夫探长 ,探长有意怀疑她盯着她们。我彻底摸清了这位神通广大的可夫探长的意图 ,知道他打算趁罗珊珊散步之机 ,暗中盯梢。

我走了出来 ,深深替那苦命姑娘难受。在灌木路上 ,我碰到了凡克林先生。起初 ,我们并肩默默无语地走着 ,后来他问起我可夫探长侦破案件的一些新情况。凡克林先生一眨眼工夫全明白了。

“你早晨不是告诉我 ,当罗珊珊在房里生病时 ,有个做买卖的却在去弗利辛霍的路上碰到她吗 ?”他说道。

“不错 ,少爷。”

“如果使女们说的是实话 ,那么她偷偷到镇上去 ,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沾上漆的衣服是她的 ,房里的火是特地生起来烧毁衣服的。罗珊珊偷走了钻石 ,我要马上告诉姨妈。”

“对不起 ,时候还不到呐 ,先生。”可夫探长站在我们面前。

“为什么还不到时候 ?”凡克林先生疑惑不解地问。

“因为 ,这会引来一连串的反应 ,你要是告诉夫人 ,夫人就会告诉范林达小姐。”

“就算她告诉又怎么样 ?”凡克林突然大声叫道。

“向我提这个问题——在这个时候 ,您认为是聪明之举吗 ?”可夫探长镇静反问道。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凡克林先开口,声音突然低了下来,“我要弄明白,你不准我把这事告诉我姨妈,是吗?”“您要明白,如果您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把这事讲给范林达夫人或者任何人听,这件案子我就撒手不管了。”探长说。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凡克林先生气冲冲撒下我们走了。我明白小姐是他们针锋相对争论的主要原因。

他们完全知己知彼。“贝里奇先生,”探长挽住我的胳膊,沿着刚才来的老路一起走了着。

“您有什么我可以效劳的?”我问道。

“那地方是不是有得从公馆通到海滩上去的小路?”他用手指指那片通向激沙滩的枞树林。

“没错,”我说,“是有一条小路。”

但愿没进过门

探长始终默不作声,直到我们走进通向激沙滩的枞树林时才开口说话。

“贝里奇先生,你帮过我的忙,傍晚对我可能还有帮助,所以我要坦白地跟你谈。因为在你心中你可怜罗珊娜这个苦命的姑娘,所以你下定决心不把罗珊娜的事情告诉我。其实不用怕,即使我证明她跟钻石失踪的事有关,她也没有危险。我意思是你家夫人不能起诉罗珊娜,她只不过是另一个人手下的工具而已。”

“您不能说出另一个人的名字吗?”我问。

他反问,“你可知道罗珊娜最近有没有新的麻布衣服?”我说:

“夫人刚给了她一件”。

探长微微一笑，“要是那件衣服不见了的话，我们一定会在罗珊珊的衣物中找到一件新睡衣或者一条新裙子。”

探长又说：“难道你猜不出昨天她害病后在干什么吗？让我来告诉你吧，星期四上午十一点钟，西格列夫局长发现并指出了门上的漆斑，罗珊珊就赶紧溜到自己房里，找到她那件沾漆的睡衣或者裙子，假装害了病并趁机溜到镇上买到一段做新裙子或者新睡衣的料子。星期四晚上，她一人躲在房里做衣服。她生火是要把新衣服烘干，熨平，把那件沾漆的衣服藏起来。这会儿她恐怕正在荒凉的海滩上忙着把旧衣服处理掉呢。傍晚她走到渔村一所小屋里，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出来时斗篷下面藏着什么东西，她出了小屋沿着海岸向北面走去。

“我要么把罗珊珊当嫌疑犯逮捕，要么暂时任由她去。因为某种原因，我叫你带我沿另一条路到海滩的北面去。沙子是最好的侦探，沙地上的脚印会告诉我们她在干什么。”

可夫探长一直往海滩走去。我看见自己几乎站在上回我跟罗珊珊一起谈话的老地方。最后一抹亮光都被黑夜吞噬了，这儿笼罩着可怕的寂静。这时正直退潮，只见一大片赭色的流沙抖动起来了。

可夫探长忽然蹲了下来。

“这儿有女人的脚印，”他说，“乱七八糟的脚印，我敢断定是故意弄的，罗珊珊很狡猾。她大概是从这里趟水走到我们后面的岩壁那儿，再从老路走回去的吧？对，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她斗篷里藏着什么，不，绝不是拿去毁掉的东西——要毁掉的话，就不必这么小心的掩掩饰饰了。所以，依我之见，还是假定她藏着什么东西来得合理。要是我们到那间小屋去，也许可以弄清楚那是

什么。”

我们走进村子，一个渔夫太太在厨房里接待了我们。探长就把话题扯到罗珊娜身上，得到一大批有用的材料。看样子罗珊娜打算离开夫人的家，她来到这屋子，独自在楼上待了好久。还向太太买了一些东西，说要带着出门用，一口旧铁皮箱，和两条狗链子。她说，如果把这两条链子拴在一起，就可以把箱子结结实实地捆住。她买了这些东西，就走啦。

我们离开了那人家，可夫探长说，“我很感谢渔夫老婆，是她帮助把罗珊娜今晚干的事弄清楚了。她把两条链子拴在一起捆住铁皮箱子，然后把箱子要么沉在水里了，要么沉在流沙里了。她一定把链子的一头拴在岩壁下面的某个地方。箱子想扔在那儿多久就要扔多久，等到要用就重新把它拉起来。不过，探长第一遭露出不耐烦的声调，“秘密就在于——她究竟把什么藏在铁皮箱子里？”

我心里暗自嘀咕着：“月亮宝石！难道您猜不出吗？”

“绝不是钻石，”探长说道，猛地停住脚，“东西扔进流沙里会重新冒出来吗？”

“绝不会，”我回他说，“无论什么东西扔进了激沙滩，就会深陷下去，这辈子都休想再看见它了。”

“那她为什么干脆把沾上漆的衣服裹块石头，直接扔进流沙里呢？她干吗要藏起来——她甘冒一切危险，把这件沾上漆的衣服藏起来，一定有道理。我有点冒火了——我竟被罗珊娜难倒了。”

我们回到家时佣人们正在吃晚饭。听说罗珊娜已回来了一个钟头。可夫探长一直走到屋子背后，站在那儿全神贯注的抬头望着范林达小姐的房间。房里的灯光忽前忽后闪动着，仿佛正发

生着什么不寻常的怪事。

“这不是韦倩儿小姐的房间吗？”探长问道。我应了声是。忽然听得《夏天里最后一朵玫瑰》这支曲子又一次从可夫探长的嘴里传出来，可夫探长又有了新发现啦！

“嘿，我跟你赌个金镑，你家小姐准是突然决定出门了。如果我猜得不错，我还可以再跟你赌个金镑，她准是在最近一个钟头之内才做出这个决定的。”

听了探长的第一个猜测，我吓了一跳。听了第二个猜测，莫名的，我竟联想到罗珊娜，她不是在前一个钟头里刚回来吗。在过道里我头一个碰到的是听差。

“夫人正等着要见你和探长呢。”他说。

“她等了多久啦？”背后传来探长的声音。

“等了一个钟头，先生。”

又过了一个钟头！探长凑着我的肩头，小声说：“今晚这儿即使闹出丑事，我也不会奇怪！”

我们来到夫人房里，夫人也不抬眼看我们，只管盯着一本打开的书。“警官，”她说，“如果现在屋子里有人打算出门，你看是不是很重要？”探长说：“非常重要，夫人。”

“那我就告诉你，范丽达小姐打算到她姨妈家去住，明早就走。”

“请问夫人，小姐几时告诉您她打算到她姨妈家？”探长问。

“约摸有一个钟头了吧。”女东家答道。

可夫探长又朝我看看。

“夫人，请您务必把小姐的行程延迟一下，最好延迟到下半年。明早，我必须到弗利辛霍去一趟——我最迟在两点钟回来。”

夫人吩咐我关照马车夫，不到两点钟不接韦倩儿小姐。

“夫人,请不要说是我要推迟小姐的行期。”

我看得出女东家仿佛想说什么,可又拼命按捺住了。她也一定是有许多的疑问。

“真是了不得的女人,”我们又走到过道上时,探长说,“她要不管住舌头,这疑案在今晚就有分晓。”

听了这句话,我糊涂的脑袋终于明白了真相。

“告诉我实话,探长,”我说,“您心里有什么怀疑?”

“我并不是怀疑,”可夫探长说,“我知道小姐从开头到现在一直偷偷藏着月亮宝石。罗珊娜是她的心腹。”

我心头直折腾,便走到大阳台上。这时听差送来一张便条,夫人在便条上告知我,佛莱新霍的地方官最近要释放那三名印度人。我把夫人的便条交给探长,他看完便条问我:“听说有个大名鼎鼎的旅行家,他懂得印度人和他们的土话,你知道他的姓名和地址吗?”可夫探长第二天早上到佛莱新霍去,顺便要去拜访了他。

我把门关上,径自走到大厅,就在这时候罗珊娜飞快地跑过我身边,神情非常痛苦,向佣人的楼梯那边跑去。凡克林在另一头,问我有没有看见罗珊娜脸色不对。

“恐怕是我无意中得罪她了,贝里奇。”他说。

“您,少爷!”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凡克林说,“不过,如果那姑娘跟钻石丢失的案子有关,我相信就在两分钟之前,她正打算把一切向我和盘托出哩。”

我往门那儿一瞧,似乎看见房门被掀开一条缝。有人在偷听吗,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门已经关上了。

我请凡克林告诉我,刚才罗珊娜跟他怎么回事。

“我正在打弹子，”他说，“只见罗珊娜站在我身边！她看上去非常焦急，我问她是不是想要跟我说话，她回答说：‘不错，冒昧得很。’知道她有偷宝石的嫌疑，我觉得不自在，就继续打弹子，想摆脱这尴尬的局面。不料，我无意中伤害了她，她突然转身走了，说：‘她情愿看弹子，也不愿看我！’”他说着忽然收住了口，不过我知道他还有半句没说的是什么。只有把月亮宝石的事推到这个使女身上，他才能把可夫探长心目中对韦倩儿小姐的怀疑彻底澄清。

他说：“我真不愿伤女人的心，如果她要跟我说话，你就把那可伶虫叫到书房里来吧。”

我走到下房里时罗珊娜已经睡了，我把结果向凡克林先生回报之后，就去找可夫探长了。

走到二楼的楼梯口，我听见韦倩儿小姐房间走廊那儿传来一阵平静的鼻息声。我朝走廊一看，只见走廊上一字形并排着三张椅子，可夫探长缩成一团躺在上面。我刚走近他，他便像狗似的悄悄醒了。

“您在这儿干嘛？”我问道，“您为什么不上床去睡？”

“我不上床，”探长回答说，“今晚，罗珊娜从沙滩回家的时间，正是小姐决定离家的时间，这实在太巧了。不管罗珊娜藏的是什么，很显然，你家小姐一定要等到知道这东西已经藏好了，才肯走。她们今晚一定碰过头了。要是她们想要趁全家入睡的时候，再碰次头，我就要出来拦住她们。”

“但愿那钻石根本没进过公馆的门。”我猛地叫道。

可夫探长忧郁地看着那三张椅子。“我也是。”他严肃的说。

关于监守自盗

那天晚上风平浪静，可夫探长一点儿也不显得着急。我由他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径自走到园子里，碰见凡克林先生在灌木路上散步。我们还没来得及交谈一两句，探长就突然插了进来。“我有话要对您说，先生，”探长说，“我要提醒您，作为一个好公民，您有责任把偶然获得的特别情报提供给我。”

“我什么特别情报都没有。”凡克林先生说。“有个女佣人，”探长只管说下去，“昨晚私下跟您谈了话，先生。”

“我没什么好说的。”凡克林先生又说了一遍。

“您不必担心会害了那位姑娘，先生。”他大声对凡克林先生说道，特地让刚刚从那头来又悄然在灌木路上停下的罗珊娜也听到这话。

我往路那头一看，只见罗珊娜突然转身回屋里去了。

早饭铃响了，“我要到佛莱新霍去，在两点钟以前回来。”探长二话没说径自走了。

可夫探长到佛莱新霍去的那段时间，屋里屋外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韦倩儿小姐死心眼地关在自己房里等马车；凡克林先生吃过早饭后出去散步；罗珊娜在走廊上打扫，脸色苍白，神色镇静，眼睛里有种古里古怪的茫然神色。

“高兴点吧，罗珊娜！”我说，“你心里有解不开的结，干吗不说出来呢？”

“我会全说出来的。但要对凡克林先生说！”

我告诉她凡克林先生出去散步了。

“那没什么，”她回答说，“我今天不去打扰他了。”

她一本正经的盯着我，随即拿着笤帚走了。我想跟夫人说去，刚下楼迎面碰见探长。我情不自禁地问：“佛莱新霍有什么消息吗？”“我看到了三个印度人，……”还查出罗珊娜在镇上偷偷买了些什么。”

“印度人的事我听得够多了，”我说道，“听听罗珊娜的事吧。”

可夫探长摇摇头，“这疑案越来越玄，越来越让人难以捉摸了，我在佛莱新霍一家铺子里查出她在那儿光买了一长段料子，这段料子刚好做件睡衣，从十二点钟到星期四上午三点钟之间，她大概溜到你家小姐的房里，商量怎样把月亮宝石隐藏起来，睡衣擦到了门上的湿漆。”他想了想，又说：“问题是——她干嘛把那件沾上漆的睡衣藏起来，不把它毁掉？如果她不告诉我们，那就得去搜查激沙滩上那个藏东西的地方。”

“呃，贝里奇先生，”他接着往下说，“我们谈正经的吧。乔治在哪儿？我吩咐他看好罗珊娜的。”

乔治是佛莱新霍的警察，是西格列夫局长留给可夫探长使用的部下，他刚问我这话，钟敲了两下，来接韦倩儿小姐的马车准时到了门口。

“一桩桩来吧，我先得去跟范林达小姐谈谈。”可夫探长说道，随即做个手势，叫听差从马车背后的跟班座位下来，到他那儿去。

“待会儿你会看见我的一个朋友守在树林子里，”他说。“我那朋友不用拦马车，就会跳上跟班的座位，跟你在一块儿。你只管别做声，装做没看见。”

说完这话，他打发那听差回到座位上去，事情很明显，韦倩儿小姐要给人暗中监视了。

过了一分钟 ,韦倩儿小姐下楼来了 ,她打扮得非常漂亮 ,眼睛显得明亮、凶狠 ,两片嘴唇完全没血色 ,转眼就走进马车里去了。

可夫探长的动作差不多跟她一样快。她跨进车里的刹那间 ,他刚巧赶到车子旁边。

“小姐 ,趁您没走 ,我想跟您说句话。您这样一走 ,钻石就麻烦了。”

韦倩儿小姐连理都不理他 ,“把车赶走。”她对赶车的大声说。

探长没再吱声 ,把车门关上 ,正巧这时凡克林先生从台阶上奔了下来 ,“再见吧 ,韦倩儿。”

“把车赶走 !”韦倩儿小姐叫道 ,嗓门提得更高了。

凡克林先生大吃一惊地退后一步。马车赶过去了。

“帮我最后一次忙吧 ,贝里奇 ,”凡克林先生回过头来对我眼泪汪汪地说 ,“赶快把我带到火车上去 !”

这时马车已经到了远处 ,在马车背后的跟班座位上 ,听差旁边多了一个人。

“好吧 !”探长说道 ,“时机到了 ,先从罗珊娜着手吧。乔治在哪儿 ?”我派小马夫去找他。

“你听见我对小姐说的话吗 ?”我们在等乔治的时候 ,探长说。“你看见她的神色了吧 ? 你家小姐在她母亲的马车里 ,还有个旅伴——这旅伴的名字就是月亮宝石。”

我一声不吭。

小马夫回来了——后面跟着乔治 ,心不甘情不愿的。

原来乔治不知道罗珊娜在哪儿。他已经有一个钟头没见到她了。

“你还是回到佛莱新霍去干你的正事吧 ,”探长不动声色地说 ,“罗珊娜决不可能轻易逃过我的手掌。只要我知道小姐在哪

儿就能找到小姐的同谋。昨晚我叫她们会不成面，好极了，她们要在佛莱新霍会面。还有一点，把所有的佣人召集起来。”

“天哪，你要把佣人怎么样？”我问。

他回答：“首先要查出哪个佣人在她出门以前见过她。”他回答。

结果查出来，最后看见罗珊娜的是厨娘，她看见她手里拿封信溜出去，还听见她请马夫替她到佛莱新霍去寄信。那人看了看信上的地址，说直接寄到柯柏洞去的信不用到佛莱新霍去寄，因为这一来要两天才到。罗珊娜说不在乎信几时送到，那人就答应照吩咐去做。在马厩的院子里，我们又找到一丝有关那姑娘失踪的新线索。花园里干活的一个孩子半个钟头前见过罗珊娜。他看见那姑娘跑到海岸去了。探长听了一惊，喊道：“贝里奇先生，把马车准备好，等我回来。”他向激沙滩那头奔去，小孩也三步并作两步地跟在探长后面。我感到万分地不安，不久，小孩带了张写给我的便条奔回来，上面写着：“请送罗珊娜柏尔曼靴子一只，火速为盼。”我亲自带了罗珊娜的靴子随后赶到，刚走近海岸，忽然乌云密布，白茫茫大雨倾盆直下。随即我看见波涛汹涌的海面和孤零零屹立在海滨的黑影——可夫探长，只见他眼睛里有种可怕的神色，劈手抢去了靴子，把那靴子放在通向岩壁的沙地上的脚印的通向里。那个姑娘的靴子竟跟脚印丝毫不差。

他继续循着脚印往下走，一直走到岩壁和沙滩相连的地方。他发现这些脚印通向同一方向——笔直地通到岩壁那儿，却看不到回来的脚印。后来他终于放弃不找了。朝我看看，接着又看看我们面前的海水。海水漫过了那片流沙，越涨越高，我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了他心里所想的。

“她到藏东西的地方来过，”我听见探长自言自语说，“在岩壁间她遭到了意外。”我突然觉得全身抖得厉害，站不住脚，跪在了

海滩上，我依稀看见了那个姑娘，她跟我说激沙滩不由她自主地把她拉了去。

探长体贴地扶起我，这时男佣人和渔夫全都向我们奔来，有个马夫从公馆里跑来交给我一张纸条，他说：“在罗珊娜的房里找到的。”

这是她留给一个曾经尽量照顾过她的老头的遗言。

“贝里奇先生，下回您看见激沙滩，请您原谅我一次吧。我在等着我去的坟墓那儿找到了归宿。我活不了多长时间了。先生，感谢您的一片好心。”

纸条上再没有别的话。我不由放声大哭。

我们冒着瓢泼大雨回去——公馆里人心惶惶。我们刚走进夫人房门，女东家对探长恶声嚷道：“把钱给那坏蛋——别让我再看见他。”

探长泰然自若地说：“夫人，我对这事毫无责任，如果在半个钟头之内，您仍旧坚持要我走，我就接受您的解雇，不过您的钱我不接受。”

这话相当恭敬，同时又非常强硬——女东家果然软下心来。

还不到半个钟头，女东家就按铃了。

我应铃前去，半路上遇见凡克林先生从起坐间里出来。他说夫人准备当面接见可夫探长。我们坐下以后，夫人先来了个开场白。

“可夫探长，我若有得罪你的地方，请你多多包涵。”

探长恭恭敬敬地声明，他对自杀的事不能负责。“那可怜虫是因为心中有忍受不了的忧虑才走绝路的，而这忧虑恰恰跟钻石失踪有关。”

“眼前这个人在屋子里吗？”夫人问。

“这个人离开屋子了，夫人。”

大家都默不作声 ,我以为永远没人会打破这片沉默。

“你说的是小女吗 ?”夫人问。

“是啊。”探长说。

我们进屋时 ,夫人的支票簿原放在桌上——不用说 ,准是想付探长钱的。这会儿她又把支票簿放回抽屉里去了。“我原指望你不指名道姓地谈到小姐 ,就送你一笔酬金 ,请你走的 ,”夫人不动声色 ,慢条斯理地说 ,“但如今你话已出口 ,为了我自己和孩子的名誉 ,我一定要请你留下 ,把话说清楚。”

“要我说出来 ,这是件非常痛苦不堪的事。”探长说。

夫人听到这儿马上打了岔。“如果我先大胆讲出来 ,说不定你容易谈些 ,你疑心范丽达小姐捉弄了大家而把钻石藏起来 ,对不对?”

“对极了 ,夫人。”

她向我转过身来 ,伸出一只手给我 ,我默默吻了一下。“你不妨继续说下去。”她对探长说道。

可夫探长鞠了个躬。他的脸色不再那么铁青 ,仿佛替她难受似的。

他对夫人说 ,在钻石失踪的案件里 ,有一件事引起他的怀疑 :韦倩儿小姐见了凡克林先生 ,西格列夫局长以及探长这三个人就冒火 ,换句话说 ,见了三个尽量想帮她找回失宝的人就冒火。探长凭着经验。推测她欠了笔不可告人的债 ,但这笔债又非还不可。结论就是——钻石一定被偷偷藏下 ,准备偿债了。

探长又接着往下说 ,得出了这个结论以后 ,他曾经提议搜查所有的衣服 ,人人都同意 ,小姐却偏偏不答应。他曾经给了小姐一个忠告 ,说她一走 ,他就找不到月亮宝石了 ,她理都不理坐着车走了 ,这些举动是什么意思呢 ?

夫人跟我都默不作声。

“我对小姐有了这种看法以后，我就得调查她在佣人中间有没有一个同谋，”可夫探长说下去道，“我接下来就要谈到罗珊娜的事。那年轻女人把洗衣账册送到这间房里来，那时，我就认出了她。我一看见罗珊娜，顿时怀疑她跟钻石失踪的事有关，如果这是件普通的盗窃案，我就不会对罗珊娜起疑心了。可是这件案子——照我看来——是件预先巧妙布置的骗局，钻石的主人就是主谋。根据这个看法，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小姐骗得我们大家全当月亮宝石是丢失了，可称她的心吗？她还要更进一步的骗得我们相信月亮宝石是给偷走的呢？在后一件事中，就有个罗珊娜迷惑了大家的眼睛。我还有一个疑心罗珊娜的理由。谁会帮小姐偷偷把钻石换做现款呢？罗珊娜。她得有个中间人，罗珊娜正是她所需要的人。从前她做贼时，伦敦几个放高利贷的有一个跟她有点瓜葛，这个人肯把月亮宝石这种珍宝收下作押头，一点不难地先借出一大笔钱来。现在让我告诉您，我的怀疑由罗珊娜的行动证明得丝毫不差。”

他把那些我早熟知的事实，一古脑儿的全告诉了夫人。连女东家听了也不免大吃一惊。

探长把全部案情一一讲明，就说：“要把这件案子弄得水落石出，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十拿九稳，马上成功的；另一个——只不过是个大胆的试验。请夫人做个决定吧。”

女东家做个手势请他说下去。

“我们先谈这个十拿九稳的办法吧，不管小姐待在佛莱新霍也好，回到这儿也好，我打算密切监视她的一切行动——注意她来往的人，注意她来往的信件。”

“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女东家问道。

“接下来我想请您容许我介绍个佣人 ,到您府上来替代罗珊娜的位子 ,这个女人善于暗中查访这类事。”

“接下来呢 ?”女东家又问道。

“接下来也就是最后一着 ,我将派一个警官 ,跟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放债的人打交道 ,这个放债的人的名字和地址 ,小姐通过罗珊娜的关系早就知道了。这一来 ,我们就可以环绕月亮宝石的问题 ,再把这环越收越紧 ,最后我们就可以查出月亮宝石在小姐手里。”

我头一回听见女东家怒气冲冲地说话 ,“继续讲你另一个解决案子的办法吧。”

“我要说的另一个办法就是作次大胆的试验。小姐的脾气也摸透了 ,她是个火性子 ,我打算突然给她来个狠狠的打击 ,冷不防告诉她 ,罗珊娜死了——想来她控制不住真情流露 ,一定会把一切全都说出来。夫人可同意我这个办法 ?”

夫人的回答竟叫我说不出来的惊奇。“嗯 ,我愿意。”

“车已经预备好了 ,”探长说 ,“再见吧 ,夫人。”

夫人伸出手来 ,在门口拦住了他。

“我女儿一定会给激出真情来的 ,”她说道 ,“但作为她母亲有权亲自去做。你留在这儿 ,我上佛莱新霍去。”说完就走进马车 ,赶到佛莱新霍去了。

探长的预言

夫人走了 ,可夫探长坐在大厅里 ,翻阅备忘录。

“写这案情的笔录吗 ?”我问道。

“不，”探长说，“看看我下一笔生意是什么。”

他不再提钻石的事了。过了一个钟头，我听见他在花园里，跟园丁争辩玫瑰花的问题。

没料到马车居然足足早半个钟头返回，夫人决定暂时住在她姊姊家里，车夫捎来了女东家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凡克林先生的，一封是给我的。我拆开信，有一张支票掉了下来，我就知道不要可夫探长侦查月亮宝石了。我马上打发人去找探长，把信念给他听。

“我的好管家——请转告可夫探长，说我遵约把罗珊娜的事说了。结果小姐郑重声明，自从罗珊娜进公馆以来，从没私下跟她说这话，钻石不见的那天晚上，她们也从来没见过面。她根本不欠谁的钱，自从星期三晚上，她把钻石放进那口橱里以后，钻石根本就没在她手边，眼前也不在她手边。”

“她不肯说其他的事。‘总有一天您会知道我为什么不在乎被人怀疑。’”

信到此为止。我问可夫探长有没有什么意见。探长看了看支票，说这笔钱给得太多了，有机会他要向夫人致谢。

“您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道。

“这种家丑在你意料不到的时候，自会重新闹起来。先生，不过几个月，我们就会又有侦查月亮宝石的生意上门了。”

这话的意思是韦倩儿小姐扯了一大套谎，骗过了她的母亲。

“可夫探长，”我说，“我认为您的话对夫人和小姐是侮辱！”

“得了，”探长对我说，“我再也不提你家夫人和小姐就是啦——这回我只想为你做次预言家。临别之前，我要告诉你三件事，这在不久的将来都会应验。”

“说吧！”我说道。

“第一件，”探长说，“下星期一，邮差把罗珊娜的信送到柯柏

洞时——你就会从玉兰家听到什么消息。”

“第二件，”探长说下去，“你还会再听到那三个印度人的消息。如果韦倩儿小姐在这儿，你就会听到他们在这儿。如果韦倩儿小姐上伦敦，你就会听到他们在伦敦。”

我相信小姐清白无辜。我就说：“那么第三件呢！”

“第三件，也就是最后一件，”探长说道，“你终有一天会听到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个在伦敦的放债人。请把笔记本给我，我把他的姓名和地址写给你。”

于是他在一张空白上写着：“塞普第莫斯·鲁克先生，伦敦，兰贝思，米德尔塞克斯广场。”

探长跟我握手以后就这样走了。虽然我一向都讨厌探长，而这时却不由自主地喜欢他了，我追上去送了几步，又怕当晚凡克林要乘火车走，赶忙去找凡克林先生。我们在大厅里碰见时，他把夫人写给他的信给我看。

“你会觉得很惊诧，我怎能听凭我女儿瞒住我钻石疑案的真相。这疑案在韦倩儿是不称其为秘密的。我这么做办得到吗？照韦倩儿目前的情况来看，我是办得到的。她不知有什么企图，竟莫名其妙的不知替什么人保守秘密。她相当神经质，容易激动，看了真让人可怜。我暂时不敢再向她提起月亮宝石这件事，等过些时候她的心情平静下来再说。

“我对将来的打算是，带韦倩儿到伦敦去，一是给她换环境，二是给她找个最好的医生治病。我不能请你到伦敦来看我们。你最好暂时和韦倩儿分开，我对你的惟一忠告就是给她些时间考虑考虑。”

看得出这封信让他伤心透了，于是我就把信还给他。“我带了那颗害人的钻石上这儿来时，还认为这儿是伦敦最美满的家庭

呢，”他说道，“瞧现在这样子！七零八落，四分五裂，月亮宝石总算替上校报了仇啦。”说着，他就跟我握握手，走出去上马车了。

第二天，星期日，马车空着从佛莱新霍赶回来了。马车夫带来了夫人亲笔写的几项指示：吩咐我留在乡下看管房子。星期一发生的事相当惊人。可夫探长的第一个预言应验了——那天我当真从玉兰家听到了消息。

我在园子里散着步，渔夫的女儿瘸子露斯赶来问我。“被你称做凡克林·布莱克的那家伙在哪儿？”姑娘恶狠狠的盯着我说道，“他是个凶手！他害死了罗珊娜！”她拼命扯高嗓子嚷出这话。“你要找凡克林·布莱克先生干吗？”我说。

“我有封信要交给他。罗珊娜给他的。”

“附在给你的信里，寄给你的吗？”

“不错。”

“你见不着凡克林先生了，”我说，“他昨晚上伦敦去了。”

瘸子露斯盯着我的脸，“他要这封信，就得回到这儿来向我拿。”说着就一瘸一拐的向柯柏洞走去。对侦探的兴趣不禁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可是只有一个法子——写给凡克林先生碰碰运气，到明儿早上也许就有分晓。

我那封信如石沉海底——第二天早晨，凡克林先生就动身到外国去了。当人们告诉我凡克林先生离开英国的消息后，星期四我女儿又来信告诉我更多的消息。

女儿告诉我说，几位伦敦的名医都来替小姐看病，只说了一句该让她消遣消遣解解闷，就挣了不少钱。叫夫人吃惊的是，韦倩儿小姐竟给歌剧、舞会、花展迷住了。高伏利先生去看过她们，分明他还像从前那样迷恋他表妹。我女儿万分遗憾的是他竟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

星期六 ,也是我这部分故事的最后一天 ,邮差居然给我送来一份伦敦的报纸 ,上面姓名地址竟然是可夫探长的笔迹。我急忙把报纸从头看到尾 ,其中有一段警方公报 ,四周用墨水画个框子。兹录如下 :

“兰贝思消息。法庭退庭前不久 ,著名古玩商塞普第莫默斯·鲁克先生向法官求援。鲁克先生述称他不时受到三名印度流浪汉滋扰。这三名流浪汉曾由警察驱走 ,但又不断前来滋扰。鲁克先生深恐有人图谋不轨。他曾于日前辞退一名有偷窃嫌疑之熟练工人(一印度土著)。法官说若印度人企图再行闯入 ,鲁克先生即可送交法庭处理。鉴于鲁克先生拥有无数贵重珠宝 ,故授命警察予以特别戒备。”

这就是我这篇平铺直叙的事实报道的结尾 ,印度钻石的魔舞已经跳到伦敦去了。您得把我撇下 ,只管追到伦敦去吧。再见。

亲戚之证 :高利贷者出现

为了解伦敦发生的事 ,这里将插入一个人的自叙。她是这样说的 :我是范林达夫人的亲戚 ,我喊她表婶 ,曾经参加过她女儿的那次生日庆祝会。

在亲爱的表婶府上作客时 ,差不多没有一件事逃过我的眼睛。当时我所见所闻全按日记下 ,您在本文中看到的全是事实。我目前住在法国的布孙塔利小镇 ,不久前收到布莱克先生的来信 ,他要我帮他把月亮宝石的事写出来 ,我答应了。

照我日记上记叙 ,1848 年 7 月 3 日 ,我碰巧路过表婶的府上。

开门的告诉我,表婶和她的女儿上星期刚从乡下回来,往后打算长住伦敦。我马上请那人代我致意,问有没有要我效劳的地方。开门人默不作声地听了我的话,把我丢在过道上径自走了。她是一个名叫贝里奇的缺德老头的女儿。我在过道里静候佳音。不久,她出来告诉我:“夫人非常感谢您,她请您明天两点钟来吃便饭。”我向这个年轻的异教徒道了谢,偷偷将一本传道书塞进信箱,安心走了。

那天晚上,我们童衣改制母亲协会的委员会要举行会议。这个慈善团体的宗旨——把父亲的裤子从当铺里抢救出来,立即按他们那些无辜孩子的身材,加以改短。我是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因为我那位可敬可佩的朋友,高伏利·艾伯特先生也参加这项工作。我原以为我会在那儿看见他,万万没料到他竟然没来。接着委员会的姊妹们把一件事讲给我听,说上礼拜五,两位有身份的人各遇到一次暗算,这事轰动了伦敦。其中一位是住在兰贝思的塞普第莫斯·鲁克先生,另一位就是高伏利·艾伯特先生。那天是1848年6月30日。

在那难忘的早上,高伏利先生恰巧在一家银行兑支票,办完事在门口碰到一位先生——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也在这当儿离开银行。他们客客气气地各自推让了一番,那客气的陌生人就是住在兰贝思的鲁克先生。而后他们分手,高伏利先生回到基尔本寓所。

他在过道上看见个眉清目秀的男孩子交给他一封信,是位老太太给他的。高伏利先生拆开信,信上请他在一个钟头之内到诺孙勃蓝街上一家人家去,那地方有位老太太想要知道童衣改制母亲协会的情况,她要捐一大笔钱给这个团体做基金。

高伏利先生马上动身到诺孙勃蓝街那家人家去了。一个非

常体面、身材肥壮的人开了门，领他上楼走到一间空房。他一进房就感觉到两件怪事。其一就是房里有点麝香味儿，其二就是一份用印度文写的古老东方的手稿摊在桌上。他正看着那本书，冷不防背后有人扼住他脖子。只一瞬间，他的眼睛就给蒙上了，嘴也给堵住了，就此不由自主的给两个人扔在地上。另一个人毫不客气地把他浑身上下搜了个遍。等到那人默不作声的搜完，就不知用什么话交谈了几句。话音里分明露出又失望又愤怒的语气。蓦地，他给按在一张椅子上，手脚给捆在上面，他们就把他一个人撇在房里走了。

过了不久，他听到一男一女脚步声传上楼来，似乎有人在解开他眼睛上的布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问两个陌生人。那两人也朝他看看，“我们正要问你呢。”

原来他们是房东夫妇，把一套房间租给一个非常体面的先生，就是刚才给高伏利先生开门的那个人。那先生预付了一礼拜的租金，说他的三个高贵的东方朋友要租这套房间。出事当天，大清早就有两个陌生东方人由他们的英国朋友陪着来到这儿。高伏利先生来前十分钟，另一个外国人才到。后来房东夫妇看见那三个外国人跟他们的英国朋友一齐出去了，他们想到还没看见上门来的客人出去，觉得奇怪，就来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下面再谈鲁克先生，这是当天下半天的事。鲁克先生离开银行，回到家里，看到有个孩子送来一封信，信上的名字是他的一个主顾。写信的人要鲁克先生马上到他的寓所里去谈笔生意。鲁克先生雇了辆马车，立刻赶到那个主顾家里去了。高伏利先生在诺孙勃蓝街碰到的事，鲁克先生在阿佛莱广场上也照样碰到了。同样是一个体面的人开门，同样是一份东方的手稿摊在桌上。他也被扔在地上，浑身搜了个遍，他也是给一个疑心出了什么的

房东松了绑,两件事情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只是鲁克先生一份文件找不到了。这文件是那天鲁克先生把一颗贵重宝石存在银行时,银行开出的收据。贼拿了这收据毫无用处,因为只有物主才能从银行里取出这颗宝石。鲁克先生刚缓过气来马上赶到银行,满以为几个贼会到那儿去。谁知他们连人影都找不到。

两件案子都上报了警局。警方认为这起案件是事先布置好的。那些贼探分明是拿不准,到底是鲁克先生亲自把宝石存到银行里去的呢,还是请别人代办的。倒霉的高伏利先生被他们疑上了,因为他们看见他跟鲁克先生说过话。

礼拜二,我准时去吃午饭。但我看出其中有些蹊跷。表婶不时担心着她的女儿。这回我看到韦倩儿小姐时不仅大失所望,还着实大吃一惊。她的谈吐和举止根本不像个小姐,毫不检点。她当时非常兴奋,吃过饭说:“我到书房去了,要是高伏利来了,可得通知我一声。他遇险以后,我很想多听到些他的消息呢。”等到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表婶就把那件惊心动魄的印度钻石的故事讲给我听,表婶接着说:“谁知高伏利出了这桩怪事,竟弄得韦倩儿心神不宁。她逼我写信给我外甥艾伯特,请他到这儿来。她虽然根本不认识那位鲁克先生,可是竟然对他也感兴趣。”

“亲爱的表婶,您走的桥比我走的路还多,”我谦虚地说,“不过韦倩儿这么做总该有个原因吧。也许她生怕最近发生的这两桩事会泄漏她的秘密吧。”

“泄漏秘密?”表婶应了一句。正说到这儿,听差通报说高伏利先生来了。我们两人都向他问候。

“我有什么事值得你们大家这样瞩目的?”他无不温柔地喊着。“我不过被人认错了,给人蒙住眼睛,扼住脖子,扔在地上而已。”他那动人的微笑和温柔的声音,平添了无限的魅力。我正想

这么说 ,韦倩儿小姐来了。

“见到你心里真高兴 ,高伏利 ,”她对他说 ,可惜她说话的那副神气就像年轻小伙子之间的攀谈一样。“我真希望你把鲁克先生带了来。”可敬的高伏利先生两手握住韦倩儿的一只手。“最最亲爱的韦倩儿 ,报上把一切全告诉你了 ,谢谢你的关心。”

韦倩儿说 :“我有不少问题要直接地问你 ,设圈套害你的三个人 ,真的就是后来设圈套害鲁克先生的那三个吗 ?”

“那是毋庸置疑的 ,亲爱的韦倩儿。”

“是不是有人认为 ,这三个就是到我们乡下别墅里去的那三个印度人 ?”

“有人这么认为。”

“鲁克先生从银行里领到一张收据被人抢走了——是吗 ?这是什么收据呀 ?”

“银行里收到他托管一颗贵重宝石的收据。”

“人家说陷害你和鲁克先生的那三个不明身份的人 ,就是那三个印度人 ,还说那颗贵重的宝石——老实告诉我 ,高伏利 ,是不是他们有人认为鲁克先生那颗贵重的宝石 ,就是月亮宝石 ?”

她嘴里刚说出那颗印度钻石的名字 ,我就看见这位可敬的朋友顿时变了脸色 ,他的脸色沉了下来了。

“他们是这么说的 ,”他答道 ,“有人责备鲁克先生 ,说他扯谎。他公开说出这件丑事以前 ,他根本就没听到过月亮宝石这名字。可是那些坏蛋说 :‘我们完全不信他所说的。他不说实话是有缘故的。’真丢人 !真丢人 !”

“按理说鲁克先生跟你只是萍水相逢罢了 ,你倒这么热情的护着他 ,高伏利。”

高伏利先生那对漂亮的眼睛里噙满泪水。“韦倩儿 ,如果你

想知道 ,我就说了——人家诽谤说月亮宝石是抵押给鲁克先生的 ,还说我就是抵押月亮宝石的人。”

她大叫一声 ,跳了起来。我真以为她疯了呢。

表婶忽然有气无力地叫我一声 :“快 !”她指着只小瓶子低声说道 :“滴六滴在水里。别让韦倩儿看见。”我把药给她。

这时 ,韦倩儿正在大喊大叫说 :“我一定要辟谣 ,我知道谁偷了月亮宝石 ,我知道高伏利·艾伯特是清白无辜的。把我带到地方官那儿去 ,我要担保作证 !”

“像这类案子 ,你可千万别公开出面 ,”高伏利先生说 ,“为你的名声着想吧。”

“我的名声 !”她噗的笑了出来 ,“嘿 ,人家把我也告在内的呢。英国最有本领的探长公开说 ,我偷了自己的钻石还私债 !我要发个声明 !”她疯得厉害 ,把一张纸递给他 ,一点也没看到她母亲脸色铁青。

这时临街响起一阵擂门声。我探头看见门外有辆马车 ,车内坐了三个奇装异服的女人。

韦倩儿走到她母亲跟前 ,“她们来接我去看花展。”她说 ,“妈妈 ,临走前我要问您一句 :我没惹您生气吧 ?”

那几滴水早就见效 ,表婶说道。“去好好玩玩吧。”

她女儿吻了她。她走近房门口 ,忽然心情又变了——她哭了。我真替那误入歧途的可怜姑娘痛心。

我回到表婶的椅子跟前 ,只见亲爱的高伏利先生一手拿了那篇声明 ,一手拿了盒火柴。“亲爱的姨妈 ,请您让我当着您的面把这烧掉吧 !”他擦了根火柴 ,把纸烧了。

他看着我们动人的一笑 ,将他的一只手放在我的嘴边。等我再睁开眼睛 ,恰如从天堂里掉到人间一样——房间里除了表婶 ,

没别的人。他走后 ,我自然而然的把话题转到她的健康方面。

她说 ,“你谈到的是件叫人心烦的事。这是个秘密。我有些话要告诉你 ,要是愿意帮忙 ,我麻烦你替我办件事。”

我说我非常乐意为她效劳。

“你等在这儿吧 ,”她接着说 ,“到五点钟 ,我的法律顾问索罗夫先生就会来了。等我签遗嘱的时候 ,你可以做个见证人。”

她的遗嘱 !我想到了那几滴药。我想到了刚才她那发青的脸色。表婶的秘密就不再是个秘密了。

死人与活人

我并没露出半点口风 ,表示我已经猜到这件事的不幸 ,只是准备不辞辛劳的为她效劳。

“前些日子 ,我得了一场大病。”表婶开始说了 ,“两年多来 ,我一直患着种特殊的心脏病 ,这病毫无惊人的症状 ,逐渐把我身体搞垮了 ,无药可救了。我也许还能活几个月 ,也许说死就死。”谈到这里 ,听差说大夫来了 ,律师索罗夫先生也正在书房等着 ,我被领到书房里等候。

索罗夫先生看见我时显得有点吃惊 ,“呃 ,克雷克小姐 ,您做见证人倒行。您已经过二十一岁了 ,再说您对范林达夫人的遗嘱没有什么利害关系。”

听到索罗夫先生的声音 ,我如梦初醒。

“呃 ,克雷克小姐 ,慈善界最近是什么消息 ?您那位朋友高伏利先生近况如何 ?俱乐部有人在谈论这位大善士的一桩妙事

呢！”

我说：“虽没机会加入俱乐部，我知道您提到的那件事是无耻之谈。”

“不过，要一般人相信他不容易，实际情况对他很不利。钻石丢失时，他凑巧在范林达夫人公馆里，后来他又是头一个到伦敦的。”

我原该趁他没往下扯就说他错了。可是又实在忍不住要听他说下去。“人家说那三个印度人出牢以后，到伦敦来找鲁克先生。鲁克先生家里藏着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石’，实在放心不下，就把它存到银行保险库里。他真够聪明。可那三个印度人跟他一样，他们疑心‘宝贝’转移地方了。他们抢的谁？搜的是谁？不单是鲁克先生，还有高伏利·艾伯特先生。什么缘故呢？事情很明显，艾伯特跟鲁克一样，同那件‘宝贝’有利害关系，三个印度人拿不准宝石在哪个手里，只好把两个人都搜查一通。大家都这么说克雷克小姐。”

我说：“可侦查这件案子的伦敦探长只疑心范林达小姐一个人呀。同时，范林达小姐亲口声明说这完全冤枉。”

“如果韦倩儿证明她是冤枉的，我就相信。”这位老律师离开窗口，坐在我对面坐，一脸奸诈的笑容。

我们不再讨论了，索罗夫先生收拾文件，我们走进范林达夫人的房间。

签遗嘱的事很简单，不到两分钟一切都办妥了。

他一走，表婶就在沙发上躺下。她面有难色的谈到了遗嘱：“希望你别以为我把你忘了，我打算亲手把你应得的一小份遗产交给你，亲爱的。”

这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当场抓住时机。马上打开手

提包，将面上的一本书取了出来。这正是第二十五版无名氏的名著：《家中恶魔》。这本书上说到处都有恶魔在害着我们，例如，《发刷里的魔鬼》，《镜子后面的魔鬼》，《茶桌下面的魔鬼》——以及诸如此类的章目。

“亲爱的表婶，您只消费神看看这本善书——您就算称我的心愿了。”夫人把书还给我，脸色难堪地说她目前不能看这本书。医生只准她看些轻松愉快的书。

我偷偷把书插在沙发垫子下面，马上跟她说了声再见，偷偷溜进书房，我在书桌上面放了两本，在早餐室放了一本，在金丝雀笼边，在会客室里，我把几本书夹在钢琴上面，我就这么把带来的书全都留在公馆的各个房间里。我偷偷溜出公馆。度过了那个快乐无比的晚上，第二天早晨，心里感到非常快乐。

将近中饭时，使女在门口探头说：“范林达夫人的听差要见小姐。”来人胳膊窝下夹了一大包东西。“夫人向您问好，小姐，夫人叫我转告您说，这里头有封信。”我拦住他问几个问题，知道表婶陪着韦倩儿小姐和艾伯特先生一起出去兜风了，韦倩儿小姐今晚参加舞会，艾伯特先生陪她一起去。明天有个早晨音乐会，女东家还替艾伯特订个座等等。

那天晚上，我们委员会要举行一个特别会议，打算向高伏利先生讨教和求助。他不来帮我们解决这问题，反而去参加舞会！原定第二天下午要举行另一个重要会议，他不但不出席，反而去参加早晨音乐会！啊哟！我们的基督教徒英雄要以新面目出现了。

听差一走，我就打开那包东西——我上一天留在他们家的那十二本善书，按照医生的吩咐，全给我退回来了！

现在该怎么办？好在我训练有素，也明白真正的基督教徒从

不屈服让步的。不到傍晚 ,我已经替表婶弄了十二封信 ,代替十二本书。六封 ,我用邮寄 ,六封 ,我放在口袋里 ,准备第二天亲自送到她府上。

刚过两点我又到了夫人的公馆门口。

前一天表婶一宿未合眼 ,这时她正睡着。我在书房里等她 ,把两封信一封留在书房里 ,一封留在早餐室里——然后轻手轻脚地跑上楼 ,把信放在客厅的地上。我刚走进前房 ,就听得临街大门有人在敲门 ,听差在楼下说 ,“请上楼 ,先生。”接着 ,听见一个男人的脚步声。我偷偷溜进一间小后房 ,听见那位客人不停地走来走去 ,自言自语 ,我觉得好像熟悉这人的声音 ,难道我听错了?我把沉甸甸的门帘掀开一条缝细听 ,听到“我今天就办!”说话人是高伏利 ,我的手从门帘上放下 ,正准备从藏身的地方出来 ,忽听房里又有一个人的声音 ,这是韦倩儿!

“你来这儿干什么 ,高伏利?”她问。

“我听说夫人今天身体欠安 ,你知道我跟你在一起多快乐!”

“难道你忘了在乡下彼此说定的话 ,高伏利?我们当时说定只做表兄妹。”

“一见到你 ,我就要赖掉说定的话了。”他的声音发抖 ,她那副铁石心肠马上软下来了 ,“你当真那么喜欢我 ,高伏利?要是我坦白了 ,不知你会不会丢下对我这份痴心妄想?真的 ,高伏利。我自甘身败名裂的生活着——这就是我眼前的日子。”

“亲爱的韦倩儿!你根本没理由说这话。你那些真心朋友 ,并没有因为你保持沉默而小看你。”

“你说的是月亮宝石吗 ,高伏利?”

“我确实以为你是说——”

“我说的根本不是这回事。如果有一天要是钻石的事真相大

白,人家就会知道我只是保守了一个令人伤心的秘密罢了。我没做出什么丢人的事。假定你爱着另一个女人呢?”

“嗯?”

“假定你发现那女人不值你一爱呢?假定你一想到跟这个女人结婚,就羞得满脸通红呢?假定你同这个女人结婚后面对就是大吵大闹呢?我怎么说才能叫男人懂得我那种又惊又喜的心情呢?这就是我的命根子,高伏利,不过也是害死我的毒药——又是命根子,又是毒药!走吧!我照眼前这样说下去,准得发疯。天哪,你走吧!”

她倒在垫子上抱头痛哭了。我看到高伏利先生在她的面前跪下——双膝跪下,还伸出胳膊去搂住她的腰,我不禁吓坏了。

“好人儿,”他只说了这几个字,“你是个好人儿!我跪下来,恳求你让我治愈你那可怜的、破碎的心,韦倩儿!请你嫁给我吧!”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韦倩儿嘴里吐出一句有理性的话,“高伏利,你准是疯了。”

“我从没说得这么通情达理的,亲亲。考虑一下你的前途吧。根本不知道你多爱他,再说你又打定主意永远不再见他,难道你还想为这个人牺牲你的幸福、毁掉你的青春吗?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时间会治愈一切的。”

她开始屈服了。“别引诱我,高伏利,”她说。“这已经够下贱,够放荡了,别引诱我变得更下贱,更放荡!”

“我亲爱的韦倩儿,相信我的处世经验吧。你总有一天要嫁人的。干吗不嫁给把你敬佩得高于世上一切女人的情人呢?”

“高伏利!在我万念俱灰时,你拿一线新的希望来引诱我。”

“你不答应嫁给我,我宁可跪死在这里!”

“你不至于要求我给你我无法给你的东西吧！”

“我的天使呀！我只求你嫁给我。”“娶我吧！”她这么一说就答应了他。

他将她拖到身边，他的脸凑着她的脸，我原以为她会抵抗。她却屈服了。

她站起来时，眼睛朝我正呆着的小房间看了看。

“谁把门帘放下了？”她大声叫道，这当儿仿佛命中注定要给他们撞见了——楼梯上忽然传来年轻听差的声音。

“韦倩儿小姐！”他高声喊道，“夫人晕过去了，我们无法救醒。”

刹那间，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趁机溜下楼去。我看见韦倩儿跪在沙发边，她母亲的头枕在她胸脯上。不久，大夫来了，对我们说夫人去世了。夫人一死，她女儿就由她姊夫艾伯特先生照管，夫人的遗嘱上指定请他做保护人，直到他外甥女结婚，或是成年。总而言之，表婶过世还不到十天，他们订婚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一开始，韦倩儿就给他添上一些麻烦。她不想住在蒙泰阁广场那幢房子里——这房子会叫她想起她母亲的死。约克郡的别墅又会叫她想起那颗丢失的钻石。到后来，艾伯特老先生就建议请她到布莱顿的一幢连家具都出租的房子去住住再说。他的太太、他那个害病的女儿都和韦倩儿一起住在那儿。

艾伯特表姨妈是个身材高大，生性沉默的人，打发我替她物色几个不可或缺的佣人。我走到隔壁那间房里，又看见韦倩儿了。她穿了重孝，显得格外瘦小可怜。她不再是那种不加检点、目空一切的人了。这样一来，我就鼓起勇气准备过问她信教的事，我觉得我有神圣的责任关心她。

傍晚 ,那些旅客来了 ,出乎意料的是陪她们来的不是高伏利而是那个律师索罗夫先生。

“您好 ,克雷克小姐。”他说。“这次我可要呆着不走了。”索罗夫先生留下来吃晚饭并一直待到夜里 ,我越是看到他越肯定他到布莱顿来是用心不良 ,图谋不轨。

他跟以往一样的神态自若 ,但我看到他那对冷酷的眼睛特别留神地盯着韦倩儿。第二天下午碰到他时知道律师已经把要说的话说了。索罗夫先生隔天早晨就乘头一班火车回伦敦去了。

第二天早晨 ,趁端茶这机会见到韦倩儿。我坐在她床边 ,她客气的听我说话。“你知道吗 ,亲爱的 ,”我说 ,“昨天我看见你跟索罗夫先生散步 ,他大概告诉了你一些坏消息。”她吃了一惊 ,恶狠狠的黑眼睛扫了我一下 ,“恰恰相反 !我很感谢索罗夫先生把那件事告诉我。”

“是吗 ?”我关怀备至的柔声说。“我想 ,准是高伏利先生的消息吧 ,亲爱的韦倩儿 ?”

她从床上一骨碌跳了起来 ,脸色顿时变得苍白。接着她按捺一肚子怒火说道 :“我永远也不跟高伏利·艾伯特先生结婚了。”

这回可轮到我吃惊了 ,我只得走出房去。

她下楼吃早饭时 ,几乎一言不发 ,三缄其口。

早饭后 ,我见高伏利·艾伯特先生心急如焚向我迎面走来。“您碰见韦倩儿了吗 ?”我问道。他轻轻叹了口气 ,握住我的手 ,“我碰见韦倩儿了 ,”他面不改色地说 ,“她突然决定跟我解除婚约了。她认为我们两个人最好分手。”

“您怎么回答呢 ?您顺从了 ?”

“不错 ,我顺从了。”他十分平静地回答。

他的举止真怪 ,我听任他握住我的手 ,像做梦一般地说 :“到

底发生了什么事？”

“容我告诉您。”他回答说，“我们坐下来，怎么样？”

“我失掉一位漂亮的姑娘，一个非常优越的社会地位，还有一大笔收入。”高伏利先生这样说开头了，“我却毫不抗拒的顺从了。我这么古怪的做法是出于什么动机呢？我的好朋友，什么动机也没有。”

我知道有人责怪高伏利先生依从韦倩儿解除婚约有不可告人的隐衷。他想通过我和童衣改制母亲协会的一个阔绰的女委员言归于好，那人是我的知己好友。但这些话改变不了我对这位基督徒英雄的崇拜。

我们谈了好一会儿，他就走了。

我下楼吃午饭，想看看韦倩儿的态度怎样。我觉得她又在想着那个意中人了。那人是谁呀？我想到一个人，不过说不准是对是错。

第二天，艾伯特老先生突然来了，后面跟着惹是生非的索罗夫先生。

艾伯特先生对韦倩儿说，他从高伏利那儿听到消息，大声叫着说这是个侮辱，要是他儿子不觉得这是，他可觉得这是侮辱。他大发雷霆，“要是我儿子不配当范林达小姐的丈夫，我想他父亲也不配当范林达小姐的保护人。我不愿当她的保护人了，这幢房子是用我的名义租下来的，这是我的家。我并不想催范林达小姐走，我请她方便的话，叫她的客人和行李搬走。”他鞠个躬就走出了房。

艾伯特先生因为韦倩儿不肯嫁给他儿子，就这样对她进行报复！

艾伯特表姨妈吻了韦倩儿，就走出房去了。

“亲爱的小姐，”索罗夫先生说，“艾伯特先生这种行为当然使您非常愤慨。您肯赏索罗夫太太的脸，做她的客人吗？您就先住在舍下吧！”

我没来得及插嘴，韦倩儿已热情的答应了他的邀请。我吓坏了；“别！我请她，应当指定我做保护人。韦倩儿，最亲爱的韦倩儿，我请你上寒舍去，到伦敦去，跟我住在一起！”

索罗夫先生默不作声。韦倩儿带着一脸无情的惊愕看看我，说她已经接受索罗夫先生的邀请了。

我气冲冲的用手把索罗夫先生推开，又想用有分寸的话，跟她解释一下临死不忏悔的可怕灾祸。

她什么话也不听，径自跑到门口。

“把我的东西收拾好，”她对使女说，“送到索罗夫先生那儿去。”她匆忙忙走出去，把门砰的关上。

对这一幕基督徒受世人迫害的悲惨景象，还有什么补充交代吗？没了。

律师的神算：三次机会

我的女友，克雷克小姐就此走了。我先来交代解除婚约的真相，我觉得这事先得从我那位当事人，老朋友，已故范林达爵爷临终那时说起，爵爷一直不肯立遗嘱，等到他知道自己已病入膏肓，才请我去听他的遗嘱内容：“我把一切留给我的妻子。”

他的财产有两种：一种是地产，一种是现款。夫人完全没有辜负她丈夫对她的信赖。在她孀居的头几天就请我去替她立好

遗嘱。约翰爵爷在坟里还没睡上两个礼拜他女儿的前途已经由他夫人无微不至的安排妥当了。1848年夏天,医生们对可怜的范林达夫人正式宣判,实际上就等于死刑。她把病情告诉了我,希望我再跟她一起仔细检查一遍遗嘱。

范林达夫人过世以后,那份遗嘱就存在我的代诉人手里,按照惯例,听凭“查验”。大约过了三个礼拜,我收到头一份通知,原来范林达夫人的遗嘱曾经被人要去,查验了一番。请求查验遗嘱的是史迪夫浦——斯马利法律事务所的斯马利先生。

还不到一天的时间,我就打听到委托那家事务所前来查验遗嘱的当事人的姓名了。这人就是高伏利·艾伯特先生。

我只要知道这人的名字就行了——别的我不想再打听。

我得在此说明一下,韦倩儿只有终身财产所有权而已。不管是她也好,她丈夫也好,都休想靠地产或者现款捞到一个子儿。他们可以住在伦敦和约克郡两处的公馆里,他们也可以有固定的收入——仅此而已。我暗自考虑的头一个问题是:高伏利先生的律师查明遗嘱后他还会坚守婚约吗?这要看他的经济情况了。不是太糟的话,单单为了看中范林达小姐的固定收入,跟她结婚也值得。要是他在一定期限亟须一笔钱的话,那么范林达夫人的遗嘱就会防止她女儿落在坏蛋手中。

我到伦敦,打定主意把实情告诉韦倩儿,我陪她出去散步时,我就把这事说了出来。我觉得她的手无意识的紧紧抓住我的胳膊,我看见她一边听着我说下去,一边脸色越来越白。我们大概走了一英里,韦倩儿才如梦初醒,她忽然抬头看看我,脸上略带笑容,我从没见过一个女人的脸有这么动人的微笑。

“我一向非常感激您对我的一片好意,假如您回到伦敦,听到什么谣言诽谤我的婚姻,立刻替我辟谣。”

“您决定解除婚约了吗？”我问。

“您还不信吗？”她神气十足、活灵活现地回答说，“我把这件事考虑了一下，认为我们两人还是分手的好。”

话虽这么说，我还是请她考虑考虑自己的处境。回伦敦那天晚上，艾伯特老先生来看我，他告诉我，高伏利先生得知解约的事而且已经同意了。

高伏利先生肯解约的动机，我倒一清二楚，就像他亲口招认的，他需要一大笔钱，韦倩儿的固定收入解决不了这件事。

艾伯特老先生来找我，是想打听范林达小姐这个令人惊奇的行为是怎么回事。我当然不能遂他心意地告诉他。我只消附带提一下，小姐在我家过得很安宁，她在我们家住了很久，后来像老朋友一样的分了手。

范林达小姐离开我们八九天的光景，我的书记拿给我一张名片，说楼下有位先生想要跟我聊聊。

名片上面写着个外国名字，底下一行英文字我记得一清二楚：“兹经塞普第莫斯·鲁克先生介绍。”

书记看见我显得惊奇，就告诉我说，来客肤色黝黑，模样像个印度人。我想那陌生人来见我，可能是为了月亮宝石，就立刻打定主意接见这位先生。

那位神秘的当事人一走进来，我马上感觉到他就是那三个印度人中的一个，可能是为首的那个。他虽然一丝不苟的穿着西装，但他那黝黑的皮肤，彬彬有礼的举止，显示出他原是个东方人。

那个印度人拿出个小包，包里有只小盒子，镶着无数珠宝。

“我专程来求您借些钱给我，先生，”他用非常流利的英国话说道，“我留下这个做抵押，保证还钱。”

“鲁克先生自己为什么不借给您呢？”

“鲁克先生告诉我说，他没钱借给我，先生。”

要是月亮宝石在我手里的话，这位东方先生就会把我杀掉，连眼皮都不会眨一下。不过他不像英国人，他客客气气的，也不想浪费我的时间。

“真对不起，害您白跑一趟。”我说。“我向来不借钱给陌生人，而且借钱向来不收您那样的抵押品。”

“请允许我临走前向您请教个问题。”他说，“假定您把钱借给我了，先生。”他说，“我必须几时还清？”

“根据以往的情况，一年之内必须还清。”

那个印度人又向我鞠了一躬，轻轻走出了房。

他悄然无声，猫一般的转身出去，等我惊魂刚定，才想出个肯定的结论。

他的脸色、声音、举止全都不可思议。话虽这么说，他却给我这个绝妙的时机看到了他的内心深处。他一直无动于衷，直到我提起一般还债的期限，才感兴趣。他问我最后一个问题一定别有用心。

这时我忽然收到一封信，这封信碰巧就是鲁克先生写给我的，他要求跟我见次面。我纯粹出于好奇心，跟他约定隔天见面。鲁克先生又俗又丑。以下的话是他告诉我的。

上一天，那个印度人去访问过鲁克先生。鲁克先生一下子就认出来客就是那三个印度人中为首的一个，那人曾经在他家门外不断徘徊，弄得他不无烦恼。他心里也明白，那人一定是蒙住他眼睛，抢走他银行收据的三个人中的一个。这一来他就吓得无法动弹，以为大难来临了。

那个印度人却装得完全像个素昧平生的人。他拿出了盒子，

开口借钱 ,就跟他后来的做法一样。鲁克先生想要摆脱他的胡搅蛮缠 ,就说自己没钱。那印度人请他说说有谁可以借钱 ,鲁克先生提到了我。

鲁克先生临走时 ,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那个印度人说过什么要紧的话吗 ?说过 ,那印度人临走问他一个问题 ,碰巧就是问我的那个问题 ,他回答的话跟我回答的话也碰巧一样。

这是什么意思 ?当天晚上 ,我在参加的一个宴会上得到了答案。

当晚宴会中的客人 ,以那个著名的旅行家莫斯威德先生最引人注目。

当餐厅里只剩下几位先生的时候 ,我才发现自己原来就坐在莫斯威德先生旁边。“如果我没弄错的话 ,莫斯威德先生 ,”我开腔说 ,“您对月亮宝石失踪这件事还感兴趣 ,是吗 ?”那位著名的旅行家顿时清醒了 ,问我是什么人 ,我就告诉了他。

“您新近听到那三个印度人的消息吗 ?”他问。

“我相信其中一个昨天曾到我的办公室来找过我。”

莫斯威德先生听了大吃一惊。我把鲁克先生遇到的事和我遇到的事说了一遍。“那印度人问这问题分明是别有用心的。”我补充了一句话。“他干吗这么关心欠债的人几时还钱 ?”

“难道您不明白他的动机吗 ?请问 ,那件阴谋夺取月亮宝石的事如今怎么样了 ?”

我回答说 :“印度人那个阴谋对我来讲是个很难猜的谜。”

“太棒了 ,”莫斯威德先生说。“我们先来研究那三个印度人的年龄问题。他们看上去年龄相仿 ,就算他们不到四十吧 ,现在这三个印度人 ,照年龄看来 ,分明应该是上回跟随上校到我国来的那三个印度高级婆罗门的继承人。目前我们遇到的这三个人

继承了他们前人的事业。他们干的事还要多呢。他们完全继承了他们的前辈在英国创立的那个组织。那个组织有的是钱,在伦敦自会找到那些鬼鬼祟祟的英国人替他们卖命。最后,还有几个偶然在这大都市里做事的印度人,也自会暗中支持他们。这虽是个规模相当小的印度人的组织,但绝对不能忽视它的存在。现在让我问您一句话:那三个印度人要夺取那颗宝石的头一个机会是什么?”

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们头一个机会分明是亨塔什上校的去世造成的。”

“不错。他的去世给他们造成头一个机会。上校去世以前,月亮宝石一直太平无事的保存在银行的保险库里。您替上校立了遗嘱,把他的宝石传给他的外甥女。按照常规,遗嘱是要受到查验的。那三个印度人究竟用什么办法弄到那份遗嘱呢?”

“他们会从民法博士会馆里弄到一份遗嘱的副本,”我说。

“完全正确。那些鬼鬼祟祟的英国人,总有一个会替他们弄到您所说的那份副本。他们看了副本,就会知道那颗钻石传给韦倩儿小姐,还知道钻石要由布莱克先生交到她手里。那三个印度人就决定寻找最佳时机下手夺取月亮宝石——从银行里刚取出来就下手呢,还是等宝石送到范林达夫人的公馆里后再下手?第二个办法比较安全,因此他们就扮成变戏法的到佛莱新霍去了。”

“说到这儿,所有的一切都清楚了。”我说,“不过,那三个印度人为什么不趁韦倩儿小姐生日之前那段日子夺取那颗宝石呢?”

“那倒不难解释,”莫斯威德先生说。“那三个印度人并不晓得凡克林·布莱克先生把那颗钻石藏起来了——因为我们发现他们在他到达范林达夫人公馆的那天晚上,就干了头一件失策的事。”

“头一件失策的事？”

“一点不错！就是那天晚上，他们在阳台上偷偷侦察，给贝里奇撞见了。他们知道自己走错了这一步，后几个礼拜就不再上夫人公馆里去了。”

“为什么呢，莫斯威德先生？为什么呢？”

“因为没一个印度人愿意无谓的牺牲。处在他们的地位，哪个法子最安全呢？到底是想法从机伶多疑的布莱克先生手里夺取呢，还是等钻石落到一个姑娘手里再下手？那姑娘一有机会就想把钻石戴在身上的哩。三个印度人耐着性子等了几个礼拜，不是在范林达小姐生日那天，又上公馆里去了吗？他们沉住气，等了这么些天，终于见到月亮宝石戴在她胸襟。那天晚上，我听到了那颗钻石的事，就确定范林达小姐会遭到危险，因此劝她把钻石分成几块，不成完璧。后来，那颗钻石就神不知鬼不觉的不见了，我已经把一切都向您解释清楚了。”

这点我也无法否认。

“到目前，一切都似乎弄明白了。”莫斯威德先生接下去说。“那三个印度人失掉夺取那颗钻石的一个机会。他们还关在牢里的时候，就有了第二个机会。我可以证明这件事。”

“那时我正待在佛莱新霍。那三个印度人释放前一两天，典狱官带了一封信来见我。那封信是这几个印度人在佛莱新霍寓所里的女房东玛凯恩太太送来的。邮戳上的地址是‘兰贝思’，信是用外国文写的。典狱官请我把信译出来。这就是译文。”

他把那本摊开的笔记本交给我。

我看到了下面这一段文字：

“以端坐羚羊宝座，四臂环抱大地四方之黑夜主宰的名义。

“弟兄们，脸向南方，到通往浊流的闹街来见我。

“理由如下。我亲眼看到它了。”

信到此为止 ,既没写日期 ,也没署名。

“我不妨把第一句解释给您听。”先生说 ,“那三个印度人的行动可以说明其他问题。在印度神话里 ,月亮主神是位端坐在羚羊宝座上的四手神 ,他有个别号就是‘黑夜主宰’。这儿 ,一开头 ,就间接说到月亮宝石。三个印度人从监狱释放以后干了什么事 ?他们马上到火车站 ,乘头班上伦敦的火车。接下来我们听到什么消息 ,索罗夫先生 ?”

“他们在兰贝思 ,鲁克先生家门口徘徊 ,缠得他好苦。”我回答说。

“不错。鲁克先生在向地方官求助时 ,提到他雇用的一个外国工人 ,因为他疑心这个企图偷窃 ,他还怀疑这个跟缠住他的三个印度人通风报信 ,才把他解雇 ,这不是很明显了吗 ,是谁写了这封信 ,打算偷鲁克先生那件东方宝贝 ?”

我从没怀疑过月亮宝石在鲁克先生手中。但我弄不懂那三个印度人怎会知道的。这问题到如今才跟别的问题同样得到解答了。

“还有个问题要解决 ,”莫斯威德先生说 ,“有人把月亮宝石带到了伦敦。有人把它抵押了一笔钱。有没有找到那人是谁 ?”

“没有。”

“有人编了一套谎话 ,说是高伏利先生。据说他是个大名鼎鼎的慈善家——这事对他可绝对不利。”

我欣然同意这种看法。同时 ,我认为我有责任告诉他 ,高伏利先生已经被证明是冤枉的。

“好极了 ,”莫斯威德先生不动声色地说 ,“我们走着瞧吧 ,现在在我们得回过头来谈那三个印度人。他们在伦敦失掉夺取钻石

的第二个机会 ,那是因为鲁克先生有先见之明 ,他辞退了那名印度工人 ,马上把月亮宝石转送到银行里去。呃 ,他们夺取钻石的第三个机会是什么 ?这机会要几时才会来呢 ?”

他一问这句话 ,我终于搞清楚印度人到我办公室来的动机了。

“我懂了。”我大声说道。“那几个印度人确信月亮宝石给抵押出去了。他们想打听到赎回宝石的日期 ,因为到那时候月亮宝石才能从银行里取出来 !”

“一点不错。月亮宝石抵押出去一年以后 ,那三个印度人就要等第三个机会了。鲁克先生亲口告诉他们得等多久 ,再加上您这位可靠的权威使他们深信鲁克先生说的是真话。那颗钻石几时落到这个放高利贷的手里的 ?”

“我想是今年 6 月底吧。”我回答说。

“今年是 1848 年 ,很好。如果那个把月亮室石抵押出去的无名氏 ,在一年以后能赎回的话 ,到 1849 年 6 月底 ,那颗宝石就又会回到他手里了。到那时候 ,索罗夫先生。我相信他们决不甘心败第三次啦。”

我记下那个日子 :“1849 年 6 月。该月月底 ,静候印度人之讯息。”

写好 ,我该让其他人往下讲这个故事了。

少爷的访旧 :贼喊抓贼

我想我该接下去讲有关故事 ,我就是那个将宝石带给小姐的

凡克林。1849年春天,我正在东方游历,收到了一封报丧信,信封上的姓名地址是索罗夫先生的亲笔。

信里通知我家父过世了,还说我将继承一大笔遗产。索罗夫先生请我赶紧回英国去。

第二天早晨,我已在回国的途中。

我的老朋友贝里奇,描写我离开英国时那副面目,有点危言耸听。不过韦倩儿对我这种态度,的确伤透了我的心。

我出国去,一心想忘了她,我却根本忘不了。回到英国,我和索罗夫先生重新见面时,头一个问到的也是她。听到她与高伏利的婚变,又听说她是在已故爵爷一位居孀的妹妹——一个称做梅里杜太太的女人——照顾下生活着,过了半个钟头我就到她家去了。

开门人不知道小姐是不是在家。我打发他拿了名片上楼去,那人下楼来说范林达小姐出去了。六点钟,那人又告诉我说小姐出去了。难道小姐没收到我的名片?那听差向我告罪——小姐是收到名片的。

事情很明显,韦倩儿根本不愿见我。

我最后的希望就是写信给韦倩儿。

回信来了,上面只写了一句话。

“范林达小姐不愿跟凡克林·布莱克先生通信。”

这封回信把我侮辱了。索罗夫先生这时碰巧来找我谈公事,我毫无保留地讲给他听,他说我无意中增加她的心理负担,使她担心她的秘密泄露出来。”

“她会不会跟原来那样痛恨我?”我问。

“只好这么解释那种举动了。”索罗夫先生说。

我打了铃,让听差买票,我要乘下一班火车上约克郡去,弄明

韦倩儿为什么对她母亲守口如瓶 ,为什么记我的仇。如果时间、精力、财力办得到的话 ,我一定要找到那个偷月亮宝石的贼 !

那天傍晚太阳下山时 ,我又站在那萦绕心头的阳台上了。

他在哪儿呢——我那一去不复返的幸福时代里的亲爱的老朋友——他仍旧在那角落 ,嘴里叼着烟斗 ,膝盖上放着《鲁滨逊漂流记》。他一见我面顿时高兴得对我客气起来。贝里奇开始说 :“如果这不是秘密 ,少爷 ,我实在想听听您干吗这样突然来到这儿。”

“我从前怎么会上这儿来的 ?”我问。

“为了月亮宝石呀 ,凡克林先生。可是这回您为什么上这儿来呢 ?”

“还不是为月亮宝石 ,贝里奇。”

这老头猛地站住了脚 ,不无惊讶地看看我。

“别管那颗钻石了 ,凡克林先生 ! 听我的话吧 ! 那颗该死的印度钻石把接近它的人都搅昏了头。别糟蹋钱 ,别找气受。可夫探长都搞得一团糟 ,可夫探长是英国最神通广大的警探哩。”

“我已经拿定主意了 ,老朋友。就是可夫探长这个人也吓不倒我。我早晚还想找他谈谈呢。”

“可夫探长不会帮您忙啦 ,这位神通广大的可夫已经退休了。他在道金一座小别墅里种玫瑰花。”

“这没多大关系 ,”我说 ,“不过我希望你帮我一次忙。”

“比我能帮得了您忙的大有人在”他厉声说 ,听他说话的语气 ,我知道他肚子里有些话藏着不想说出来。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套出他的话来 ,我得拿他对我和韦倩儿的关心来打动他 ,我于是说 :“贝里奇 ,你愿意听到韦倩儿跟我重温旧梦吗 ?”

“那还用说 ,少爷 !”

“可是 ,如今我出外回来 ,发现她是那样痛恨我 ,我本打算找她谈谈 ,她却不愿见我。韦倩儿只给我一条路 ,就是追究月亮宝石的下落。”

这话显然打动了他的心。

“您心里没存什么恶感吧 ,凡克林先生 ? 您不怕找出什么韦倩儿小姐隐秘吧 ? 我有办法帮您破案 ,”他说 ,“您记得我们那个短命姑娘——罗珊娜吗 ?”

“当然记得。”

“罗珊娜临死前曾留下一封密信——给您的。”

“它在哪儿 ?”

“在柯柏洞 ,她一个朋友手里。”

“我们马上回去把信取来看看吧 ,贝里奇 !”

第二天我们走下那条直通相特什东农庄的小道。很早 ,到那里已经看见渔夫的老婆在厨房里了。我还没说话 ,只见厨房一个暗角落里迎面走出一个幽灵。一个脸色苍白 ,呆头呆脑的姑娘 ,长着一头秀发 ,目光灼灼逼人 ,一跷一拐的走到我坐的桌子前。“这位少爷是凡克林·布莱克少爷。”贝里奇把少爷这两个字说得特别响亮。

那姑娘向我背过身去 ,一溜烟地走出厨房。没过几分钟 ,她又回来了 ,手里拿了一封信 ,做个手势叫我出去 ! 我跟在后面 ,向沙滩走去。“我想你有封信给我吧。”我开始说 ,“那封信就在你手里 ?”

“再说一遍。”这就是我听到的回答。

我像乖孩子温习功课一样 ,把这话重复了一遍。

“不 ,”那姑娘似乎自言自语地说 ,“我看不出她在他脸上看到

那种美来。我猜不透她在他声音里听到那种魔力。”她忽然背过脸去。“哦，我苦命的亲人呐！哦，我死去的心肝呐！”

她把那封信扔到我面前，“拿去吧！我从没见过你，但愿我一辈子也永远不再看见你！”

说完这句话，她一声不响地走开，我开始看信了，信封上这么写：

谨烦露西·玉兰面呈凡克林·布莱克先生。

我拆开火漆。信封里有一封信和一张纸条。我看着信：

“少爷：如果您一心想知道您住在我们夫人公馆那时我那样对待您的用意，那就照我备忘录上写着的去做——做的时候切莫有旁人在场。

仆罗珊娜·斯博尔曼顿首”

我再看看那张纸条。抄录如下：

“备忘录：落潮时到激沙滩去。从南岬往外走，一直走到南岬灯塔和海岸警备队派出所的旗竿成一直线的地方。然后在灯塔和旗竿恰成直线的这一个地方，把一根手杖放在岩壁上，摸到悬在岩壁边，沉在流沙里的那段铁链。然后，把铁链拉起来。”

我正看完最后一句话，突然就听见背后传来贝里奇的声音。“我实在受不了，凡克林先生。她信上说什么？”

我把信和备忘录都给他。他看了备忘录，不禁心潮起伏。

“探长说过这话！”贝里奇大声叫道。“他说她有一份备忘录说明这块隐蔽的地方。这不就是吗！这就是把大家全蒙在鼓里的秘密呀。现在正退潮，少爷，我们可以顺着岸绕到激沙滩那儿去！”

“去吧。”

我们往激沙滩走去。靠了贝里奇的帮忙，我不久就找到备忘

录上所说的地方。还有二十分钟才退潮呢，我提议在沙滩上等。我没抽完雪茄，潮水就退了。只见黄沙露出，沙面一阵剧烈抖动——仿佛黄沙深处住着一个恶魔，在挪动，在打颤。按备忘录上教的，顺着手杖一直向前摸去，不久，我找到了铁链。我跪下，不费吹灰之力，把铁链拉了上来。铁链一头缚着一只铁皮箱。我把箱子放在两膝之间，使出浑身解数，设法把箱盖打开。我朝箱子里面一看，只见一箱子白的东西，原来是件麻布衣服。

取出麻布衣服时，我还抽出一封和麻布衣服揉成一团的信来。信上写着我的名字。我把信藏在口袋里，拿着这件麻布衣服，走到沙滩那边的干沙地上，我在那儿把布摊开，揉平。原来是件睡衣。我仔细端详了一通——就看见从韦倩儿卧室门上沾来的漆斑！

可夫探长说过的那番话在我的身边回荡，似乎他本人又在我身边了。但是这件睡衣是谁的呀？

我本来想看看刚才从箱子里找到的信，忽然却记起有个法子比这更方便、更直接，我想睡衣上一定绣着名字。

我从沙地上拿起那件睡衣，我找到了睡衣上绣着的名字，一看——原来是我自己的！

流沙对世人保守的秘密被我拆穿了，简直难以想象，我竟发现自己原来就是贼。

案情与爱情

以后的事我什么也不记得了。我隐隐约约记得自己心力交

痒,贝里奇把我带到他那间起居室。看到贝里奇老头那张亲切的脸,我感到说不出的舒服。我说:“我就跟你一样,根本一点也不知道我自己偷了那颗钻石。可是有个对我不利的证据!睡衣上的漆,睡衣上的名字都是铁一般的证据呀!”

“您伸手摸进箱子里的时候,难道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

这时我才想起口袋里的那封信。我取出信,信上签着:罗珊娜·斯特尔曼。我开始念了。

“少爷:

我坦白这件事是令我非常痛心疾首的,我的坦白只有三个字:我爱您。”

那封信从我手里掉了下去,这是怎么回事?

“请再念下去,听听她是怎么说的,少爷。”

我重新念信。这是封长信,写的是她那段伤心的血泪史,她对我竟然一见钟情,后来就出了丢失钻石的案子。门上发现一块漆斑,她跟总管女儿谈过一番以后,知道这漆斑只有晚上来过的人才会擦掉。那天早晨,她到我房里去收拾,她看见我的睡衣扔在床上,想折好——就看见从韦倩儿小姐房门上沾来的漆!她看了大惊失色,跑到自己房里,反锁了门。她找到了一个把柄,证明我晚上到过韦倩儿小姐的房里!开头她一直吃醋,后来她终于相信是我偷了那颗钻石。她认为我已经自甘堕落,跟她走上了同一条道。她还认为手头有我那件睡衣,就掌握了我惟一的罪证,有个机会可以赢得我的欢心。

可夫探长一踏进屋子,屋里所有人的麻布衣服就逃不了受检的难关。罗珊娜把它暗藏到佛莱新霍去,做了件新睡衣,再用新睡衣代替丢掉的那件,跟我的衣物放在一起。罗珊娜几次想找我

谈话 ,都没谈成。她拿定了主意 ,打算把睡衣藏在激沙滩里 ,她虽是可怜虫 ,但也不愿把她惟一能够证明她救了我的证据毁掉。她从没死过心 ,可是 ,她心里又暗自说着 ,要是她再错过接近我的机会 ,要是我再那么狠心 ,她就要与世永别了。这封信署名是 :“您永远忠实的爱人和卑贱的仆人 ,罗珊娜顿首。”

信念完了 ,我们默默无言地坐着。到后来 ,贝里奇终于打破了沉默。“凡克林先生 ,您能不能干脆一句话告诉我 ,这一团乱麻中 ,您看出什么头绪了吗?”我说 :“我看只有回伦敦一条路 ,去跟索罗夫先生和可夫探长商量商量……”

我刚说了这句话 ,门外就有人敲门。

“不管哪位 ,进来吧。”贝里奇暴躁地说。

门开了 ,悄悄进来一个面目非常特别 ,以前从未见到过的人。看他的身材和举止 ,他还年轻。但看他的容貌 ,他比贝里奇显得还老。肤色黝黑 ,两颊凹陷 ,鼻梁端正 ,古代的东方人通常总是长着这种鼻子。他脸上的皱纹多得数不清。在这张怪脸上 ,一对眼睛比脸还要怪 ,深深陷了进去。“对不起 ,”他说 ,“我没料到贝里奇先生有客人在。”他把一张纸条递给贝里奇 ,就跟来时那样悄悄地走出了房。

“那是谁?”我问道。

“卡迪先生的助手 ,”贝里奇说 ,“说起来 ,那个小个子医生从那天吃了寿酒回家 ,得了病以后 ,就没恢复过 ,他也没法子 ,只好将就地找这个皮肤黝黑、头发花白的人。”

“看来你不喜欢他 ,贝里奇?”

“没有人喜欢他 ,少爷。”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这名字难听得不能再难听了 ,”贝里奇气呼呼地说。“叫埃

兹拉·吉宁士。”

我记住了这个名字，第一次感到这里气氛是那样压抑，我决定走了。

在贝里奇的陪同下我去了火车站。我口袋里放着那封信，手提包里放着那件睡衣，这两件东西都要交给索罗夫先生去研究。我们一声不吭地离开那屋子。我到底耐不住沉闷，开腔说：“贝里奇，韦倩儿生日那天晚上，我喝醉了没有？”

“您喝醉啦！”他大声叫道。我又问：“贝里奇，在没出国以前，你见过我有梦游症吗？”

“少爷，梦游？您一生从没梦游过！”

听了这句话我又觉得贝里奇一定没错，要是我有梦游症，准有不少人见过我梦游，他们就会警告我的。

我虽承认这一切，但还是固执地抱着当时我的那套看法，贝里奇看透了这一点，马上把我这两种论点驳得体无完肤，站不住脚。

“很好，少爷。我们就假定您偷宝石那时是喝醉了酒，或者是在梦游。嘿，那您把宝石带到伦敦去那时，是不是喝醉了酒呢？难道梦游到鲁克先生那儿去的？因此您自己还不配下结论。您越早见着索罗夫先生越好。”

我们走到车站时，只剩下一两分钟了。我正在跟贝里奇话别，就在那时我又看见卡迪先生那个面目特别的助手了，我们的眼光碰上了。埃兹拉·吉宁士对我脱帽行礼。火车刚开，我心里一阵纳闷，一天之内怎么会两次看见这个头发花白的人！

那天傍晚，我来到了索罗夫先生的寓所。他马上领我到书房，打发听差通知他太太和小姐别来打扰我们，随后就全神贯注地看罗珊娜的信，看完信，索罗夫先生说：“凡克林，这是个非常严

重的问题,对你跟韦倩儿都关系重大。她那古怪的举动,如今可不是个谜了。她以为你偷了那颗钻石。我只能承认他下的那个可怕的结论一点不错。”

“头一步该去恳求韦倩儿。”索罗夫先生接下去说,“这段日子里,她为了你一直保持沉默,一定得求她说出来,她凭什么认为是你偷了月亮宝石。如果她说了出来,这件案子就会很容易了。”

“你这番话真叫我心里舒服,”我说,“不过我想知道,怎么样……”

“两分钟之内我就能告诉你,”索罗夫先生插嘴说,“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钻石丢失的那天晚上,穿这件睡衣的人就是你?”

我被他驳得无话可说。

“至于这个,”律师拿起罗珊娜的自白书说道,“我能了解这对你是件非常痛苦的事。但我跟你的身份不同。对我来说,这不过是份文件。因此我可以怀疑她没把实话全都说出来。如果韦倩儿光凭着这件睡衣作为证据来怀疑你,那么这件睡衣九成倒是罗珊娜给韦倩儿看的。这女人的信上证明她嫉妒韦倩儿。我不想追究是谁偷了那颗钻石——罗珊娜为了要达到目的,就是五十颗月亮宝石她也会拿——就此趁机害得你跟韦倩儿一辈子不和。”

“我看那封信时,心里也有过这种猜疑。不过要是事后证明真是我穿这件睡衣的,那怎么办?”

“我们现在没必要谈这个问题。日后我们看看韦倩儿是不是光凭着那件睡衣作为证据来怀疑你的。你好好想一想,再回答我的这句话:你住在她公馆里时有没有做什么事,叫韦倩儿看了不信你是个正人君子。”

“贝里奇写的故事第八章中,提到有个外国人为了我欠巴黎一家小饭馆的老板一笔债,上我姨妈家来找我。这个外国人脾气

暴躁 ,我们双方就此唇枪舌剑地争了起来。范林达夫人得知是怎么回事以后 ,就立刻把钱还给他。韦倩儿后来也知道这回事 ,她说我‘卑鄙无耻’、‘没有骨气’、‘不知我以后会做出什么事来。’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我们吵了嘴”。“韦倩儿记得那回不幸的事吗?”索罗夫先生马上对这个问题作了正面的答复。

他站起来 ,开始在房里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我打定主意亲自找韦倩儿谈一谈。索罗夫先生听到这话 ,大为惊讶。不过他承认我有个有利的机会——换句话说 ,韦倩儿还有点喜欢我呢。

这样一来事情也许会就此水落石出。问题是——我怎么去见她?

“她在你府上作过客 ,”我说 ,“我冒昧的建议在这儿见她 ,成吗?”“我同意。我要请韦倩儿上这儿来玩一天。后天我就通知你。”

我千恩万谢以后回到伦敦寓所。第三天早晨 ,索罗夫先生来了 ,他交给我一把大钥匙 ,他说 :“她要来陪我妻子和女儿玩一个下午。”“这是我后花园墙上大门的钥匙。今天下午三点到那儿去。你开门走进花园 ,会在音乐室里碰到韦倩儿——一个人。”

我还要等上好几个钟头呢 ,为了打发时间 ,我看看信。有一封是贝里奇写来的。

我急急忙忙地拆开信 ,信上没什么重要消息 ,看到第二句 ,就出现了那个出现多次的埃兹拉·吉宁士!那天贝里奇刚走出车站 ,半路上就被他拦住 ,打听我是谁。事后他告诉他的上司卡迪先生 ,说他看见了我。卡迪先生马上乘了车去找贝里奇 ,说他有事想找我聊聊 ,等我下回再到那时请求我通知他 ,这就是信里的大概内容。

我把信揉成一团放在袋里 ,过了一会儿就忘了 ,一心一意地

想着去见韦倩儿。

汉普斯特德教堂的大钟敲了三下 ,就在那时我把索罗夫先生那把钥匙插进墙上大门的锁眼里 ,打开了门。

我在门口刚一露脸 ,韦倩儿就从钢琴边站起身。我向她迎上几步 ,柔声说 :“韦倩儿 !”她听了我这一声喊 ,身上重新现出了活力 ,脸上也恢复了血色。她依旧一言不发的走上前来 ,我再也无法忍住了——我将她搂在怀里 ,在她的脸上吻了个遍。

我一直以为她也在吻我。谁知她却吓得大叫一声 ,把我推开。“你这个胆小鬼 !”她说 ,“你这个卑鄙下流、无情无义的胆小鬼 !”这就是她劈头一句话。

我实在难以忍受她对我的这种侮辱。但我还是心平气和地说 :“如果你认为我卑鄙无耻 ,我立刻就走。刚才说我干了这等好事 ,我干了什么来着 ?”

“你干了什么来着 !你竟然敢问我 ?我一直没把你干的那种丑事说出来 ,我替你遮丑 ,自己反受罪。难道你竟不知报恩吗 ?从前我母亲喜欢你 ,我更喜欢你……”

她声音哽咽住了 ,倒在一张椅子上 ,双手蒙住了脸。我等了一会才跟她说话 ,“要是你不肯先说 ,”我说 ,“那我就得先说了。我在这儿来是要跟你谈件正经事。”

她不动弹 ,也不答理。我把自己在激沙滩发现的事讲给她听。

“我有句话问你 ,”我说 ,“我不得不重新提到一个痛心的问题 ,罗珊娜把睡衣给你看过吗 ?”

她霍地跳起身 ,向我迎面走来 ,“你疯了 ?”她问。

我还是忍气吞声 ,镇静地说 :“韦倩儿 ,请你回答我呀。”“据说你父亲一死 ,你就成了个财主。你上这儿来是赔我钻石的 ?”

我忍无可忍了，“你完全把我看错了！你怀疑我偷了你的钻石。我有权利想知道这是什么道理，我一定要知道为什么！”

“怀疑你！”她大声叫道，她也跟我一样冒火了，“你这坏蛋，我亲眼看见你偷那颗钻石的！”

我突然听到这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不禁吓得手足无措。我虽然是平白受冤，也只好默默无言地站在她面前。在她眼里，我一定像个羞得无地自容的人。我突然默默无语，倒被她吓了一跳，“你干吗到这儿来自讨没趣？”

我迎向她的面前，简直不知自己在做些什么。我一听见她说到亲眼目睹的事实，心里就犯嘀咕了。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我想斩钉截铁地说几句，但说得出口的只是：“韦倩儿，你从前爱过我的呀。”

她不禁打了个寒噤，手在我掌心里无力地发着抖。“放手！”她有气无力地说。

我的手经这么一握，我初进房时她听见我声音时的那种反应又来了，我还可以左右她，我说：“我要你把我们当时彼此说了晚安，一直到你看见我偷那颗钻石这段时间里的一切事情告诉我。”

“为什么要朝花夕拾呢？”她大声问道。

“我回头告诉你为什么，把你生日那天晚上的事情回想一下，我们也许能彼此取得原谅。”

她听了这话，心头似乎又有了点希望，心甘心情愿地乖乖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先从那天我们彼此说了晚安以后的事谈起吧。”我说：“当时你上床没有？你睡着了吗？”“没。那夜我睡不着，我在想你。”

她的回答几乎使我神魂颠倒。我歇了一会儿，才能接着往下

说。“你房里掌灯没有？”

“没——等到一点钟光景 ,我又起床 ,才点了蜡烛。”

“你离开卧室没有？”

“我正想出房。我刚一开门就站住了脚 ,不能上起居室去了。”

“你为什么又不去了呢？”

“我看见房门下面有光 ,我还听到了脚步声 ,我吹掉蜡烛还来不及回床 ,起居室那扇门就打开了 ,我看见了——你。”

“跟平时一样打扮？”

“不 ,穿着睡衣——手里拿着一支燃着的蜡烛。”

“你看得见我的脸吗？”

“看得见 ,清清楚楚的。你手里那支蜡烛把你的脸照亮了。”

“我的眼睛睁开着吗？你看见我眼睛里有什么奇怪的神色吗？有没有一种茫然的发愣样子？”

“你的眼睛雪亮 ,比往常还要亮 ,贼溜溜的。你朝房里四下看看 ,仿佛怕被人发现似的。”

“你看见我走路的样子了吗？”

“你像平时一样的走法。你走到房间当中 ,站住脚 ,四下看看。”

“你看见了我 ,你怎么样呢？”

“我动不了。我吓呆了 ,我开不了口。我连动也动不了 ,没法去关门。”

“你站在那儿 ,我看得见吗？”

“照说你应该看得见 ,但你压根就没向我看 ,你一直走到墙角印度古玩橱那儿。你把蜡烛搁在橱顶上 ,把抽屉一格格打开 ,又一格格关上。等到找着那格放钻石的抽屉 ,你就伸手进去 ,拿出

钻石。我看见那颗宝石在你大拇指和另外几个手指头中间闪闪发亮。”

“接下来怎么样？我有没有马上离开房间？”

“没。你一动不动站着，看起来好像在想心事，后来你突然清醒过来，一直走出了房。”

“我关上门没有？”

“没，你匆匆走了出去，没把门关上，等到看不见你蜡烛的光，听不见脚步声，我就一个人留在黑暗里。”

“从那时候一直到全家都知道钻石丢失那段时间里——没出什么事吧？”

“没出什么事，我压根就没回去。到早上，管家女儿照老时间进来以前，没出什么事。”

我放下她的手，站起身。梦游这种想法和喝醉这种念头，都被证明一无是处，明摆着的是偷窃这个可怕的事实。如今我万念俱灰了。

“怎么样？”她说，“你问过了，我也答过了。现在你还有什么说的？”

听到她这种口气，我处境难堪，一筹莫展，几乎失去控制。“如果你从前好好地亲口说破——”我开腔说。

她气冲冲的大叫一声：“噢！天底下还有这种人吗？我不愿心碎饶了你，你现在反咬一口说我应该亲口说破。我情愿丢掉五十颗钻石，也不愿看你像现在这样欺骗我！”

见她这样待我，我的心如刀绞。等了一会儿，她才镇定下来。

“我应该好好地亲口说破，”她学着我的话说，“回头你就明白我对你是否公道。我没惊动全家人，也没把这事告诉大家，我想了又想——结果就写了封信给你。”

“我根本没收到过信。”

“我知道你根本没收到过信，等一下你就知道什么原因了。信上说——我知道你欠着债，我母亲和我都知道你急着用钱，我向你提议——借一大笔钱给你，要是需要的话，我亲自把那颗钻石抵押出去，”她大声叫着说，脸上又泛了红晕。“我写给你的就是这几句话。我打算让起居室的房门开一个早上，房里空着，我还一心指望你会趁此机会，把钻石偷偷放回抽屉里呢。”

我正想开口。

“我知道你要说你根本没收到过我的信。”她马上又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什么原因。我把信撕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我问。

“这原因再讲得通也没有用了。这个主意刚打定，我竟听到你说了什么？我听到你——要请警察来，你最起劲，你带着头，你找宝石那份劲儿比谁都足！眼看着你这副可怕的假惺惺面孔，我就把信撕了。我迫不得已同你说话，难道你忘了我说的话吗？”

她的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当时我看见她这么激动，心里又惊讶又苦恼。但我一点也不知道，她在阳台上跟我说那话时心里到底是怎么个打算。

“我知道我说过什么话。我一次次的给你机会坦白，你竟然假装吃惊，脸上装作毫不知情——你是天底下最下流无耻的混蛋！”

如果再待一会儿，我不知道自己会说出什么话。我就走过她身边打开了门，“让我走吧，韦倩儿！”我说。

她拖我回来的时候，发狂似地越来越火，“你干吗到这儿来？你怕我揭穿你的秘密，我不会揭穿！我比你坏得多。我心里没法忘了你，就连事也忘不了！她突然放了我，发疯似的使劲扭着双

手，“啊，天呐！我瞧不起他，但我更瞧不起自己！”

我情不自禁的热泪盈眶——我再也受不了，“你总会知道你冤枉了我，”我说，“要不然你就永远也看不见我了！”

说完我就离开了她。她霍地站起身——我的好人儿呀！——跟在我后面，说了临别最后一句好心话。

“凡克林！”她说，“我原谅你！哦，凡克林！我们再也见不了面啦，说你原谅我呀！”

十二滴鸦片

那天深夜，索罗夫先生来看我，神情跟往常大不一样。

“我送走韦倩儿以后，就上这儿来了。你们这次不幸的会面，给她很大的刺激。往后没经我的同意，别再去见她。”

“我也尝到痛苦的滋味，今后你可以放心，我决不会再去。”我说。

索罗夫先生看上去松了口气。

“现在谈谈前途问题吧。”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相信韦倩儿已对你说了实话，虽然我们知道这一定与事实相差甚远，我们也怪不得她认定你犯了罪。事到如今，我承认自己对这件案子的看法完全错了，我们别再对没发现的问题抱希望，还是看看将来能够发掘的问题吧。”

“这件事主要不是过去的事吗？”

“回答我这句话，”索罗夫先生说，“你认为人家把月亮宝石带到伦敦，拿它怎么处置呢？”

“交给鲁克先生送往银行保管了。”

“完全正确 ,好注意 ,现在已经是六月了。到本月底 ,宝石就押了一年啦 ,说起来 ,至少有个机会 ,押宝石的人到那时就会去赎回 ,我建议到月底派个人守在银行里 ,看鲁克先生把月亮宝石还给谁 ?”

这倒是个挺不错的主意。

“这也是莫斯威德先生的主意 ,”索罗夫先生说 ,“他认为那三个印度人到那时八成也会守在银行里——也许会出什么大乱子。不管出什么事 ,对你我都毫不相干。但也许能帮我们抓住那押掉宝石的秘密客。”

“你说得很对 ,”我说道 ,“我想跟可夫探长探讨探讨。我知道他不干警务工作了。但我知道他的地址 ,可以去试试。”

“试试吧。”索罗夫先生说 ,我们就此分手了。

第二天清早 ,我动身去叫道金的小镇 ,可夫探长就住在那儿。我从门缝往里张望了一下 ,只见到处都是探长心爱的鲜花。那位擒贼专家 ,远离了大都市的罪恶和疑案 ,在玫瑰丛间颐养天年呢。一个老婆子替我开了门 ,告诉我说可夫探长刚在前一天到爱尔兰去看一个花匠了。我留了一张便条 ,请探长回来了就通知我。留下条子 ,我就回到伦敦去了。下一着 ,我该怎么办呢 ?我在口袋里掏东西 ,掏到了贝里奇的来信。

我把信重看了一遍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复 ,卡迪先生的助手埃兹拉·吉宁士 ,对他的上司说他看见过我 ,卡迪先生也想见见我 ,有话对我说。我在回信上该怎么说呢 ?这个古怪的埃兹拉·吉宁士。

写完信我开始想到那难忘的一夜以前的种种事情。我打定主意 ,首先得弄到那天全体来客的名单。这个我不费事就能从贝

里奇那儿弄到。我决定当天回约克郡去。但我得等上三个钟头火车才开。在这段时间里,我不禁又想到那天有几个客人是从伦敦去的。我一时想起三个客人,就是莫斯威德先生,高伏利先生和克雷克小姐。我没离开伦敦前,先去看他们一次是不是妥当?

我马上乘了马车到索罗夫先生的办公室,这才知道克雷克小姐目前住在法国,莫斯威德先生正在远方旅行,艾伯特先生也许能在伦敦什么地方碰到,但要到他的俱乐部去打听。

我乘马车到高伏利的俱乐部,在大厅里遇到一个老相识。他告诉我有关高伏利的两件趣事。高伏利虽然同韦倩儿解了约,但并没因此沮丧,不久以后,他又向另一位有钱的女承继人求婚。人家以为他的婚姻大事已成定局。谁知他的婚约又突然解除了,据说因为他跟这位小姐的父亲在遗产问题上有分歧的意见。

高伏利遭受的第二次打击总算得到补偿,没过多久,高伏利的一个信徒给了他一笔丰厚的礼物,就是童衣改制母亲协会里一位有钱的老太太,克雷克小姐的好朋友,赠给他五千英镑遗产。他原来有几个钱,再加上这笔可观的意外收入,就声称自己需要休养,到欧洲大陆漫游一圈。“如果你想见他,得赶紧去。”

我当即去找高伏利,不料仍晚了一天。前一天早晨他就离开伦敦上多佛了,少说也要呆三个礼拜。

因此我就直接上佛莱新霍去,同时,我又决定去探望卡迪大夫,他就住在过去一条街上。

我见到了医生。他说:“我常常惦记着您,什么风把您吹到约克郡来的?”我兴高采烈地说,“轮到您谈了,贝里奇把您的口信转给我——”

他突然满面春风。“不错!不错!我托他传个口信给您。我有话跟您说。我的口信就那一句!”

“我们有好久没见面了，”我说，“我们上次还是在一次生日宴会上见的面呢。”

“不错，”卡迪先生叫道。“生日宴会！”他一时激动得跳起来，显然在尽力回忆遗忘的旧事，可是枉费心机。这真可怜，我只好马上换个话题，问他一些当地趣事。

我们握手告别时，卡迪先生又提到生日宴会那件事。

我慢慢走下楼，心里坚信，他一定有什么跟我息息相关的话要跟我说，我也深信他实在说不出来。

我刚走到楼梯底下，有人在我背后悄声说道：“先生，您恐怕看出卡迪先生变得厉害吧？”我回过头去，只见迎面站着的是埃兹拉·吉宁士。

贝里奇说得对，埃兹拉·吉宁士的长相就让人看了很不舒服。但不可否认，这人身上有种魔力吸引着我。

我们一起走出屋子。不用说，我一开口就谈到卡迪先生的健康状况不佳，他分明一点记忆力也没有了。埃兹拉·吉宁士告诉我，卡迪大夫害过重病，在晚上多半总是胡言乱语。埃兹拉·吉宁士当时正在写一本论大脑和神经系统的书，为了要验证他对神经错乱的见解是否正确，就把病人嘴里吐露出来的那些“胡话”照实记下来。然后他像拼凑孩子的画谜那样，把那些断断续续的话连缀起来。拼凑的结果发现在他写下来的“胡话”中，有一句提到我的名字。这篇东西明显地说出卡迪先生过去干过一件事。他还打算做一件事，但因为生了病才没做成。

我静静地听他说下去。我想马上回去，看看那份记录。可是埃兹拉·吉宁士不肯向我公开他的病人无意识说出的话。为了让他说出来，我告诉他我偷了那颗钻石，但我自己是在不知不觉中偷的。这时，埃兹拉·吉宁士激动地揪住我胳膊。

“别说了！”他说，“您神经不大正常吗？您特别心神不宁、脾气暴躁么？”

“不错。”

“您睡得不好吧？”

“糟透了，几乎整夜都不能合眼。”

“生日那天晚上可睡着了吧？好好想想那夜是不是睡得很熟。”

“我记得。我睡得很熟。”

他蓦地放下我的胳膊，就像刚才揪住那样突然。

“今天是您一生中值得一提的日子，也是我一生中值得一提的一天。”他严肃地说。“我绝对肯定，卡迪先生想要跟您说的是什么话，布莱克先生。我也同样敢肯定，我能证明您当时走进房去偷钻石，根本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看在上帝的份上，您给我解释一下吧！您这是什么意思？”

吉宁士有急事，答应两个钟头后与我再谈。两个钟头后，在一间空旷的小屋里我俩又会面了。没人来打扰。“这就是我替您准备好的记录。”埃兹拉·吉宁士说完就把他的原稿给了我。一共有两大张纸，一张写着断断续续的话，另一张用红黑两种墨水写了满满一张。

“我再问您一两个问题，行吗，布莱克先生？去年这时候，您神经受了刺激，在晚上睡不好觉，这是什么缘故？”

“我记得贝里奇当时曾猜测过，他认为是我戒了烟的缘故。”

“贝里奇说得一点不错，布莱克先生。烟一抽上瘾，突然戒掉，自然而然会影响您的神经系统。我下一个问题要牵涉到卡迪先生。您可记得您跟他在他的医务这方面，有过类似争吵的事吗？”

经他这么一问,顿时使我想起了那次生日宴会上的一件事,我跟卡迪先生那次无聊的争吵。我记不清那回吵嘴的详情了,不过我记得我在餐桌上鲁莽地一味痛骂医学之道,当时竟然把卡迪先生惹火了。我还记得范林达夫人出来劝架。

“我还要问一个问题。您临睡前是不是讨论过有关那颗钻石的安全问题,您担心那颗钻石,有什么依据吗?”

“不错,我担心那颗钻石,因为我知道有人阴谋夺取钻石。”

“布莱克先生,如果您现在看这篇记录,您就会发现两件惊人的事。头一件,您会发现自己受了鸦片烟的刺激,神志恍惚走进范林达小姐的起居室,偷了钻石。第二件,卡迪先生暗地里给您吃了鸦片烟,作为事实来驳倒您在餐桌上发表的意见。”

我手里拿着那些记录,坐着出神,我仔细看了看,在第一张纸上写着下面那些断断续续的话和支离破碎的句子:

“凡克林先生……又风趣……要人下不了台……医学……他对我说……跟摸着黑走路是一回事……全桌的人……他说……骑瞎马……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倒俏皮……不管……睡一觉……要睡觉……二十五滴……不让他知道……明天早晨去……嘿,布莱克先生……很好,没吃药……实话……告诉他……服鸦片剂。”

两份记录中的第一份就是这些。

“这就是您在他病床前听到话吗?”我说。

“正是我听到的话,”他回答说,“看看这份吧。我从这些断断续续的话里,琢磨出内在的含意。”

我开始看第二份记录,它是第一份的解答。

“……凡克林先生既聪明又风趣,可是他谈到医学的时候,让人下不了台。他自己承认晚上一直失眠。我告诉他,他的神经不

正常,他应该吃药。他对我说,吃药跟摸着黑走路是一桩事。他当着全桌的人对我说,他曾经听到过盲人骑瞎马的老话,如今可知道怎么回事了。倒俏皮——但不管这个,我可以让他睡一觉。他确实需要睡一觉。今晚,我不让他知道,给他喝二十五滴鸦片剂,然后明天早晨去一趟,‘嘿,布莱克先生,今晚您要吃点药吧?’‘谢谢您,我没吃药也睡得很好。’然后我会把实话告诉他。‘您睡得很好之外,还吃了什么呢。昨晚,您临睡前,喝了一付鸦片剂,先生。’”

看了这份记录,我不得不承认这人聪明伶俐,居然把那些断断续续的话缀成通顺的句子,真令人折服。

“您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认为,您是受了鸦片剂的刺激,才做出这样的事?”他说。

“我根本不知道鸦片剂到底有什么作用,所以没什么看法,”我回答说。

“好极了。下一个问题是:怎么证明您是冤枉的?我有个计划。您愿意做次大胆的实验吗?您愿意无条件地照我的话做吗?”

“告诉我怎么做吧!”我不耐烦地叫道,“无论什么事情我都做。”

他把这计划简要地讲给我听:我得戒掉烟,这样我的神经就会回复到生日那天晚上的状态,我周围的环境都该恢复原状,要是我心里能专门想着钻石的种种问题,我的身心就会恢复到去年吃鸦片烟以前的状态。如果这样,他希望我再吃一付鸦片剂,就会产生同样的效果。这就是匆匆几句话中提出的建议。

我清楚懂得他的意思。只是我不懂鸦片剂对我的作用。

我的疑团得到了解答。那助手引了不少书上的话,证明给我

看 , 鸦片剂有两种作用——先兴奋 , 后镇定。 “ 在兴奋作用的影响下 , 您脑子里就一味想事。您疑心宝石保不住 , 就会去保护宝石 , 迈开脚步走到您进去的房里 , 手伸到那口橱的抽屉上 , 直到找到宝石为止。在鸦片烟的麻醉下 , 您就会干出这一切事来。过后 , 镇定的作用开始代替兴奋的作用 , 您手脚慢慢变得不灵活了 , 人变得呆头呆脑了。过后您会睡得很熟。第二天早上 , 您醒过来 , 根本不知道自己隔夜干了什么。 ”

我终于明白了。 “ 但我离开那间房以后 , 拿那颗钻石怎么处理了 ? ” 我问。

那个助手认为我也许把它藏在什么地方 , 再来一付鸦片剂 , 受刺激 , 我就会想起那地方了。

这回轮到我来点破埃兹拉·吉宁士了。我告诉他 , 那颗钻石在伦敦。他问我怎么知道的 , 我就把索罗夫先生告诉我的那番话 , 讲了一遍。可是那个助手不满意我这样回答。他认为我把钻石藏起来了 , 说月亮宝石在伦敦可没凭没据。那些印度人认为月亮宝石在鲁克先生手里 , 也许是弄错了。

他这番推论是合情合理的。我回不了嘴。于是他又提到实验这回事。头一步就是戒烟 , 第二步就是恢复去年的环境。埃兹拉·吉宁士提议由他写信给范林达小姐。我热切地同意这么办了。

我们于是分手了 , 那天是 6 月 15 日。接下来十天里 , 凡是跟这次实验有关的事 , 都记载在卡迪先生的助手写的日记里。

医师的实验 :烛光中的阳光

我就是那个吉宁士 ,我有责任把以下故事写完。

1849年6月15日……我写完给范林达小姐的信 ,碰巧赶上一班邮件车。6月16日——赶到凡克林先生那儿 ,只见他摊手摊脚地躺在沙发上 ,喝着兑苏打水的白兰地酒 ,吃着硬巴巴的饼干 ,当早餐。“我已经尽量照您的意思开始了。”他说。

“好极了 ,”我回答说 ,“可是您决不能太累了 ,否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我跟布莱克先生分了手 ,就去了病人那儿看病。6月17日 ,邮局送来了范林达小姐的回信。真是封动人的信 ,看了真叫我不由对她万分尊敬。她告诉我 ,看了我的信 ,她才确信布莱克先生是冤枉的 ,她不再需要什么证据了。这封信提出了两个要求 ,一个是不准我把信给凡克林先生看。只许我告诉他 ,小姐答应我们随便使用她的房子。第二个要求是小姐请求在第二次试验鸦片烟作用的那天晚上 ,让她在场 ,当一个见证人。

我明白她巴不得趁布莱克先生没接受试验以前 ,亲口把她不准我告诉他的话告诉他。他们见面就会激动 ,这一来就会影响布莱克先生的心理 ,我们的试验也免不了就要失败啦。但我却不想使她感到扫兴。我得尽力想出个新法子 ,这样才可以答应小姐的要求。

五点钟 ,我给范林达小姐写了回信。我建议她在我们做试验的那天晚上 ,偷偷到我公馆里来 ,不到九点钟 ,她千万不能来。到

那一刻,布莱克先生才可以进卧室里呢,等到服鸦片剂的时候,小姐才能进屋。服了药以后,她就跟我们大家一起观看结果。到第二天早晨,她就可以把写给我的信给他看,证明没做实验以前,她就相信他是平白无辜的了。

6月18日下午,我又去拜访布莱克先生。这次拜访非常有趣——全亏有贝里奇在场。我一进去,就看见他在屋里。他收到索罗夫先生的信,索罗夫先生坚决反对我的计划,他认为近乎荒唐。他本人深信月亮宝石已经押给鲁克先生了,但索罗夫先生情愿等以后再说。显而易见,这主要是由于他信任我。我问布莱克先生,他的朋友那套异议是否动摇他的决心。他回答说没有。

接下来我们两人都不说话了——贝里奇就跟我攀谈上了。

贝里奇拿出一本老式的皮面大笔记本,中间还夹着支铅笔。他戴上眼镜,把笔记本翻到一张空页上。

“我帮逝去的夫人当了五十年差。早先我是老爵爷,就是夫人的老太爷身边的小听差,我如今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别管我到底多大年纪!——竟落得个什么结果,埃兹拉·吉宁士先生,结果呢,一个大夫的助手,弄了瓶鸦片剂,在凡克林·布莱克先生身上装魔弄鬼——我这么把年纪了,还命令我当魔法师的下手!”

布莱克先生听了大笑起来。我正想说话,贝里奇却举起了手。

“一句话也别说,吉宁士先生!”他说,“我不要听您一个字儿,先生。我自有主张。要是有什么吩咐,就是疯人院里下的吩咐,那也无所谓。小姐说‘照办’。我就说‘小姐,我一定照办。’现在我准备好本子和铅笔了,吩咐吧,吉宁士先生。我会写下来,我是个顺从的人。”

布莱克先生向我使了个眼色,叫我照他说的办就是了。我便

尽量清楚明白的一一吩咐他。

“我希望把这屋子里的某些地方重新布置。”我说，“而且要布置得跟去年一样。”

贝里奇听了就把这点记了下来。

“打明天起，吉宁士先生，您就会看见我开始工作了。做听差的总得唯命是从。”

他向我保证后，对我鞠个躬，走出了房。

6月20日——布莱克先生跟我讨论可夫探长给他的一封信。在一个礼拜之内，探长就要回到英国来。如果布莱克先生能证明探长在侦查钻石一案上犯了错误，他就义不容辞的替布莱克先生效劳。我劝布莱克先生把去年以来发生的事都告诉可夫探长，由他自己瞧着办。我还建议请探长来得及赶上实验时间回英国的话，就来参加这次实验。不管怎么说，他总是个少不了的重要证人。

6月25日，星期一——做实验的一天！下午五点钟，我们才到公馆里。布莱克先生的健康问题，据我判断，跟去年这时一样神经紧张。在早班邮递时间，我收到了小姐寄来的一封短信，她乘下午一班火车来，陪她来的是梅里杜夫人。昨天，布莱克先生也收到了律师的回信，索罗夫先生认为必须有位先生陪着范林达小姐来。可夫探长却杳无音信。不用说，他准是还在爱尔兰。

十点钟。几个见证人在一个钟头前就到了。我跟索罗夫先生谈话，告诉他决不能把小姐准备来的秘密讲给布莱克先生听。他说他知道该缄口不语。小姐非常客气的跟我说话，“我不能把您当做外人看待。”她说，她万分感激看着我这张皱纹密布、丑陋难看的脸。“您最近常常看见他，”她说，“您当真看出了那点？”

“我看出了，千真万确，绝不撒谎。”我回答说，“明天的事，我

可十拿九稳。但愿今晚的事我也能拿得准。”

半夜两点钟 ,实验已经做过了。我现在就来交代实验的结果。

十一点钟 ,我告诉布莱克先生 ,他可以准备就寝了。小姐曾经要求亲眼看我量出鸦片剂 ,倒在一只药杯里 ,她才放心。接着我从口袋里拿出那块代替钻石的水晶 ,交给她。“您得把它放在您去年放月亮宝石的地方。”她照办了。贝里奇拿着蜡烛 ,手直打哆嗦 ,他着急的低声问 :“小姐 ,您肯定就是这个抽屉吗?”

我又领头走出了房间 ,索罗夫先生和贝里奇跟在我后面 ,走到布莱克先生的房里去。当着这两个见证人的面 ,我把那付药交给他喝 ,然后让他安心躺下 ,等着。我把点着的一支蜡烛放在床头的小桌上。雨轻轻下着 ,屋里一片寂静。11 点 20 分了。我把床上一边的帐子放下——这样他就看不见那边屋子了。我吩咐索罗夫先生和贝里奇静候动静。

布莱克先生像往日一样也是睡不着。我引他重新谈到钻石这个问题没多久 ,他的眼神告诉我 ,鸦片剂开始把他的脑子麻醉了。我看看表。12 点差 5 分了 ,这时鸦片剂的麻醉作用更加明显。他的话也说得没头没脑了 ,他在床上坐起身 ,又开口说话了——并不是跟我说话 ,而是自言自语。实验的头一个阶段来到了。鸦片剂那兴奋的作用在他身上奏效了。

索罗夫先生和贝里奇屏住气 ,留神看着他。我示意他们脱掉靴子——轻轻脱掉 ,像我一样。

十分钟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发生。随即他突然一骨碌起了床。“我真后悔把它从银行里取出来 ,”他自言自语说 ,“存在银行里倒太平。”他站在床边了。他在想心事 ,说 :“那三个印度人也许躲在这屋子里。它放在古玩橱的抽屉里。连锁也没锁。”

我的心怦怦直跳 ,他又不动了 ,一骨碌倒在床上 ,一阵可怕的念头袭上我的心头。会不会是鸦片烟已经起了镇定的作用啦 ? 没 ! 他又蓦地起床。他看看烛火 ,过一会儿 ,就将蜡烛拿在手里。随即 ,他打开卧室的门 ,走出去了。我们跟着他走过走廊。他打开起居室的门 ,走到房间当中 ,我看见范林达小姐的房门掀开一道缝 ,她已经吹掉蜡烛了。她躲在暗地里。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一言一语都逃不过她耳朵。

现在是 1 点 10 分了。他犹豫不决地等了一两分钟 ,就向墙角印度古玩橱那儿走去。他把蜡烛放在橱顶 ,打开了一格格抽屉 ,又一格格的关上 ,最后终于打开了那格放着假钻石的抽屉。他用右手取出那颗假钻石 ,左手从橱顶上拿下了蜡烛。他回过身 ,向房间当中走了几步。到现在为止 ,他已经把生日那天晚上的事一模一样地重做了一遍。接下来 ,他会做给我们看他拿钻石怎么处置吗 ?

他头一个动作是把蜡烛放在桌上 ,向房间一头走去。那儿有张沙发 ,他的眼睛迷迷糊糊 ,睡意朦胧的了。他任凭那颗假钻石从手里掉下去。他没去捡起来 ,满脸茫然地往地下看着 ,这时候 ,脑袋沉在胸口。他在沙发上坐下 ,头倒在沙发垫子上。那时已经 1 点 25 分了。我还没来得及把表放回口袋里 ,他已经睡着了。

我们走进房间 ,我知道他可能会睡六七个钟头 ,过后 ,我们总结了这次实验的结果 ,证实生日那天晚上 ,布莱克先生是受了鸦片烟的刺激 ,进了房拿走了钻石。但是我们没发现他到底把钻石怎么处置了 ,因此这次实验没完全成功。我请索罗夫先生把他亲眼目睹的事写下来 ,签上名。他心甘情愿的照办。

我们从桌边站起身时 ,索罗夫先生把我拉到一边 ,他说他的看法与我的不同 ,他不信凡克林先生把那颗钻石藏在房里 ,他相

信月亮宝石在鲁克先生往来的那家银行里。“您那种实验今晚已经做过了 ,而且已经失败了。”索罗夫先生说。“我这种实验还正在进行呢。我已经派了个眼线在银行里盯着鲁克先生。我相信他一定会亲自到银行里去取那颗钻石。如果我们密切地监视着他 ,我们就可以抓到那个抵押钻石的人。”

我说他说得没错。索罗夫先生就跟我握握手 ,走出了房。

我留在房里照顾布莱克先生。不久范林达小姐也来了 ,我们默不作声地一起守着。时间一个又一个钟头地过去了 ,布莱克始终睡得很熟。刚好八点。他开始有了动静 ,范林达小姐正跪在沙发上 ,他眼睛一睁开 ,眼光直射在她脸上。

少爷的眼见 :褪色的水手

以下的故事还是由我这个当事人讲为宜 ,我是凡克林。

那天早晨我醒了过来 ,根本不知道自己说过什么话 ,做过什么事。我和韦倩儿两人没说几句话 ,彼此便完全谅解了。吃早饭时 ,索罗夫先生说 ,他希望我陪他乘早班火车到伦敦去。韦倩儿对守在银行静候下文的事很感兴趣。因此她也决定 ,陪我们一起回城。我们一到伦敦 ,便有个眼睛暴得厉害的孩子招呼了索罗夫先生 ,索罗夫先生听孩子那么一说 ,就揪住我的胳膊 ,赶紧把我拉到一辆出租马车里。小孩在车夫旁边坐下 ,指点他赶到仑巴德街去。

“大约一个钟头以前 ,”索罗夫先生说 ,“我的手下看见鲁克先生雇了辆出租马车离开寓所 ,身边还有两个便衣警察 ,他分明要

上银行里去取钻石。”

“那么我们上银行去一看究竟吧？”

“不错。你看见我那个小听差了吗，大家都叫他淑力，我雇他当跑腿的，他快得简直像在飞。”

我们到了银行，人群里有两个人向索罗夫先生走来报告说：“大约半个钟头前，鲁克先生刚走过去，现在还没出来呢。”“我们等着吧。”他说道。

我开始到处找寻那三个印度人。我发现人堆里只有一个人是黑皮肤，那人是个高个，黑胡子，样子像个水手。

“他们一定派了探子在这儿。”索罗夫先生看看那黑水手说。

“鲁克先生来了。”淑力低声说。

那个放债的从银行里头的屋子走了出来，两个便衣警察跟在他后面。鲁克先生信步走向大门，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走过一个穿灰衣服的矮胖子身边，手动了一下。然后鲁克先生和他的保镖慢吞吞地向门口走去，索罗夫先生的手下就跟在这三人的后面。我和索罗夫先生盯紧那穿灰衣服的人。索罗夫回过头去，手下和淑力却早已没影了。那穿灰衣服的人交了张支票，拿到一张存单，就转身出去了。

“我去跟着他，”我说，“我的眼睛决不可能放过他。”

“要是那样的话，”索罗夫先生回答说，“我的眼睛也决不可能放过你。”

那个穿灰衣服的人乘上一辆公共马车。我们也跟着他上了车。他在牛津街把让马车停下，然后下了车。我们也跟着他下车。他走进一家药铺。索罗夫先生不禁吓了一跳。“哎哟，是药剂师！”他大声叫着说，“恐怕我们弄错了吧。”

索罗夫先生走进那家药铺，跟掌柜的私下谈了一会。他满脸

失望地走了出来。

“那个穿灰衣服的人在这家药铺干了三十年啦。他东家派他上银行的，他跟月亮宝石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问他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回到我办事处去，”索罗夫先生说，“淑力跟我另一个手下显然是去追踪别人了。”

我们等了那个孩子半个钟头，可是白等了一场。我该回到韦倩儿那儿去了，我就留张名片给那个孩子，说当天晚上十点半在寓所里。已经十二点半了。听差替我开了门，交给我一张便条。

我看便条上写着：“对不起，先生，我想睡了。明天上午九点到十点之间我再来。”

第二天早晨九点钟，我突然听见门外有脚步声，“进来，淑力！”我叫道。“谢谢您，先生。”一个忧郁的声音应声道。门开了，我一骨碌站起身，却看见了可夫探长。

他还是跟从前一样疲惫，一样瘦弱。“我昨晚刚从爱尔兰回来，”探长说，“临睡前，看了您的信。对这件事只有一句话好说，我完全搞错了。现在请讲讲这案子都有的情况吧。”

我就把鸦片剂实验和银行里那回事告诉了他。他听到实验的事，大大吃了一惊。但他不同意吉宁士认为我藏了月亮宝石的那种说法。“难道您一点也不怀疑出了什么事？”他问我说。

“一点也不。”我回答说。

可夫探长走到我的书桌面前。他拿了一个密封的信封回来。

“等到真相大白以后您再把信拆开，布莱克先生。然后把那个罪犯的姓名，跟我写在这封密封信里的姓名比较一下。”

我把信放在口袋里——然后问可夫探长对我们在银行里所施用的手段有什么意见。

“这样做最好。不过 ,除了鲁克先生 ,还有一个人也应该监视 ,信里有这人的名字。”

十点钟 ,听差通报淑力来了。“这儿来 ,小弟弟 ,”探长说 ,“让我们听听 ,你带来什么好消息?”

孩子看着这位了不起的人物 ,“我盯一个人的梢 ,先生 ,盯一个高个子 ,黑胡子 ,打扮得像个水手的。”

“哦?”探长说 ,“你为什么盯那个水手?”

“我亲眼看见鲁克先生交给那个黑胡子水手一样东西。”

可夫探长接着问 :“呃 ,那水手走到街上怎么了呢?”

“他雇了辆马车 ,先生 ,我就拼命地追赶着。”

他开始讲起了事情的详细过程。

“我们得马上雇辆马车。这个聪明的孩子没盯错人。”探长说。

不到五分钟 ,我们就赶到城里去了。

“我有好多年没见到像他那样聪明伶俐的小家伙了。嗨 ,听听他说的那件事呀。他跟着那辆马车到了伦敦塔码头。黑胡子水手下了车 ,同开往鹿特丹的一条轮船上的茶房讲了话。这条船第二天早晨就要开船。水手想要马上上船 ,在他铺位上过夜。茶房说不成 ,水手就离开了码头。他又来到街上时 ,孩子发现有个人分明在等着那水手 ,这人的穿着很像个体面的技工。水手走进一家饭馆 ,技工守在对街。过了一会儿 ,一辆出租马车慢慢地过来 ,马车停了 ,技工就跟马车里一个人说话。那人是个黑脸 ,看上去像个印度人。不到一分钟 ,马车走了。技工就穿过马路 ,走进饭馆。水手和技工分坐在两张桌子上。天黑了 ,水手才离开饭馆。水手一直走到海岸的胡同 ,到了一家客栈。店主回说‘十号空着’。叫茶房领水手去看十号房间。水手给领到房里去了。淑

力眼急手快,他等着看会不会出事。真出事了,店东给唤了去。楼上传来吵架的声音,技工又突然出现了,被店东一把揪住领子,一举一动活像个醉鬼。店东把他推到街上。原来这家伙待在十号房里,发着酒疯,硬说他定下那间房间了。淑力看到刚才这人还是明明白白的,一下子竟然发了酒疯,不免大吃一惊,就不由跟着他跑到街上。技工像醉鬼那样摇摇晃晃地走着,刚走到街角,就清醒了。淑力回到客栈,他再等着,在这时候,他看见技工又站在对街了,抬头望着客栈的楼上一扇窗子。

“您知道客栈里出的是什么事吗?”我问道。

“我想我猜得到是怎么回事,先生。”探长说,“那技工一定是受印度人密令指示的。印度人太受注目,不敢冒险在银行里和客栈里露脸。技工听见水手准备过夜的房间。这一切都表明,印度人想要弄清楚房间的样子,在客栈的什么地方等等事情。那家伙因此就跑上楼去看了一下。人家撞见他在房里,要想逃过这一关,最简单的法子就是假装喝醉了酒,很明显,他准是去把情况报告给雇主听,然后他们就打发他回去,查明水手有没有在那儿过夜。我就是这么解这个谜的。孩子离开客栈以后,出了什么事——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一走进客栈,就看得出那儿出了乱子。店东在楼上,不准谁去打扰他。“跟我来,先生。”可夫探长说,一边沉着地领头走上楼去。

那个怒发冲冠的店东听得闯进去的是谁,就打开起居室的门,还向探长赔了不是。探长告诉他,自己对那个水手打扮,皮肤黝黑的人感兴趣。原来当时正是为了那人,整个客栈才闹得天翻地覆。那人吩咐人家早晨七点钟去叫醒他。叫过他了——可是没听到回答,也没法推开门看一下究竟怎么回事。店东说天花板

上有扇天窗，他担心水手不付房钱从天窗里溜走了。没等几分钟，我们就打开门。店东先进去，探长是第二个，我第三个。其他的人都跟着我们。

大家往床上一看，都大吃一惊。

那人没逃去。他和衣躺在床上——一个白枕头压在脸上，把脸全盖住了。

可夫探长径自挪开枕头。那人一张黑脸凝滞不动，黑头发和黑胡子有点儿乱，眼睛睁得老大，死气沉沉，茫茫然地盯着天花板。那种朦胧的眼神和凝滞的表情把我吓坏了，我回身走到打开的窗子前。

“他死了。”探长说。忽然我觉得有人拉我的袖子，还听见有人低声说：“您瞧，先生。”

淑力刚才跟着我们走进了房，他那对滑溜溜的眼睛，兴高采烈地打着转，他领我走到墙角一张桌子边。

桌上放着一只小木匣，匣子开着，里面空空的。匣子旁边放着一张撕碎的白纸，一半撕坏了，上面的字一眼就看得出来。

“今有居住兰贝思米德尔塞克斯广场之鲁克先生委托允许银行保管小木匣一具，内藏巨价宝石一颗。此匣仅限鲁克先生亲自持凭提取。”

几句话把一切疑问都解决了，至少解决一个疑问。头一天水手离开银行时，月亮宝石就在他身上。

“抢劫！”淑力一团高兴的指着那只空匣说，“还有谋杀！”

可夫探长让我走到床边。

“布莱克先生，”他说，“瞧那人的脸是经过化装的。”

他让我看那死人的额角上，黑皮肤略微蓬乱的头发之间有道白里带青的细缝。“让我们看看下面是怎么张脸吧。”探长说，然

后一下子揪住那把黑发。

过了好一会儿 ,围在床边的人发出一阵惊讶的喊叫。

“他拉掉那人的胡子了 !”淑力叫道。

又过了一会儿 ,淑力站在椅子上乐得手舞足蹈 ,“先生 !现在洗掉他脸上涂的颜色了 !”

探长神色大变 ,突然向我站着的地方走来。

“回到床边来 ,先生 !”他开腔说 ,“不 !先把那封密信拆开——就是我今天早晨给您的那封。”

我看了他的信上写着的名字。原来是——高伏利。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喂 ,”探长说 ,“跟我来 ,看着床上那人。”

我跟着他走到床边 ,瞧瞧床上那人。

高伏利 !

犯错误的杰出探长

以下的事我来写 ,我就是那个可夫探长 ,我先谈谈高伏利之死。很显然说他是被人用床上的枕头闷死的。杀他的就是那三个印度人。害死他的目的就是要夺取月亮宝石。

根据客栈房间的检查结果 ,鲁克先生验明匣子和收据后 ,承认那匣子是在 6 月 26 日交给高伏利先生的。接下来要谈谈犯罪的方法。在检查那间房间时 ,我发现天花板上那扇直通屋顶的天窗敞开着。天窗的木头上发现一个四方的窟窿。因此任何人都可以从外面拔去插销 ,打开窗 ,跳进房。最后 ,再谈谈犯罪的那

个人 ,或者说犯罪的那几个人。

大家都知道 : (1)那三个印度人非常想要找到那颗钻石。 (2)那个模样像印度人的 ,就是有人发现他在马车窗口跟那个技工般打扮的谈话的 ,可能是那三个共谋的印度人之一。 (3)26日晚上 ,确实有个技工般打扮的人 ,一直严密监视着高伏利·艾伯特先生。 (4)27日早晨 ,有人看见那三个印度人乘轮船离开伦敦到鹿特丹去了。

高伏利之死兆示了此案结局。下面 ,我要说说我怎么怀疑上他的。我早发现 ,高伏利先生的生活是两面性的。当着大家的一面 ,他是位君子 ,出名的慈善会演讲家 ,是个素有管理才能的人。背着大家 ,这位君子是个只贪图享乐的家伙 ,在郊外有座别墅 ,并不是用自己的名义买来的 ,别墅里还有位太太 ,也不是用自己的名义娶来的。

我在别墅里进行了调查 ,看到了精美的图画和雕像 ,考究的家具 ,稀有的鲜花。我调查过那位太太 ,结果发现她拥有不少值钱的珠宝、马车、马匹。这一切精美的东西都是花钱买来的 ,这点就不普通了。那座别墅还是买下来送给那位夫人的呢。

调查的结果发现下列这些事实 :

高伏利·艾伯特先生受人委托 ,保管一笔两万英镑的巨额款项——他是一位少爷的两个保管人之中的一个 ,到 1850 年 2 月 ,那位少爷成年那天 ,两万英镑的款要交还他本人。在这一天以前 ,他们两个保管人一年必须给他六百英镑的开支 ,分两次付给——一次在圣诞节 ,一次在施洗约翰节。这笔收入按规定由执行保管人高伏利先生按期付给。到 1847 年年底 ,这两万英镑已经被分批盗用一空。银行的支款凭单照例要两个保管人签字 ,另一个保管人的姓名每次都由艾伯特先生冒签。这些事实说明艾伯特

先生之所以能堂堂皇皇的付清别墅的账款和供养那位夫人是怎么回事。

范林达小姐生日那天是6月21日。在前一天,高伏利先生向他父亲借300英镑,艾伯特老先生一文钱也不肯借给儿子。第二天,高伏利先生向范林达小姐求婚,遭到了范林达小姐拒绝。如果在那月24日,高伏利先生筹不出300英镑,到1850年2月,又凑不齐两万英镑的话,那他就完了。

接下来出了什么事呢?您跟卡迪大夫吵了嘴,卡迪大夫就请高伏利先生在您临睡前,把一付鸦片剂兑在您的酒里。高伏利先生很乐意地照办了。以后,就出现了像试验所发生的事——宝石失窃。

这以后,6月23日,鲁克先生见到高伏利登门拜访。等到高伏利先生拿出月亮宝石,他吓得不得了。高伏利先生要他买下宝石,或者帮他代卖。鲁克先生把宝石细细看了一番。他的估价是三万英镑。接着鲁克先生就开口问他:“您怎么弄到手来的?”

高伏利讲了个故事。鲁克先生又开口了,这回只说了三个字:“那不行。”

高伏利先生又讲了个故事。鲁克先生说,不想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于是高伏利先生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种新的说法来讲了。

他将鸦片剂偷偷放进您的兑水白兰地酒里以后,就跟您道了晚安,走进您隔壁他自己的房里去了。这两间房有一扇门相通。在晚上,他听见您说话,又看见您手里拿了蜡烛走出卧室,看见您从抽屉里拿出那颗钻石。他也看见小姐在自己卧室里,透过那扇敞开的门,一声不响地看着您。他一看就知道她也亲眼看见您拿那颗钻石。高伏利先生一溜烟地回到房里。一眨眼您也回来了。

您睡意朦胧 ,怪腔怪调地叫他。您说 :“ 把它拿回去。我的脑袋像铅一样沉。”高伏利先生拿了那颗钻石 ,回到房里 ,他决定等到明天看看风声再说。到了早晨 ,他看见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晚上干了什么事 ,又看见小姐为了可怜您 ,什么话也不说。如果高伏利先生打算把钻石留在手里 ,他一点风险也不必担心。月亮宝石可以挽救他 ,所以他就把月亮宝石放在口袋里了。

这就是高伏利讲给鲁克先生听的故事。鲁克先生认为这故事不会假。鲁克先生答应借给高伏利先生两千英镑 ,拿月亮宝石做抵押。一年后 ,如果高伏利先生还他三千英镑 ,就可以拿回钻石。如果不还 ,月亮宝石就归鲁克先生所有了。高伏利先生听了这个答复 ,发现自己中了圈套。他一筹莫展 ,到 24 日 ,他就要付给委托他保管财产的少爷 300 英镑 ,除了鲁克先生的办法没别的办法弄钱了。他只好接受鲁克先生的苛刻条件。

他生前另有一件事 ,就是他原先想跟范林达小姐结婚 ,后来又想跟另一位小姐结婚。不久以后 ,他的一个女信徒 ,赠给他五千英镑的遗产 ,那笔遗产害他差点送了命。他拿到了五千英镑出国以后 ,就到阿姆斯特丹去作一些必要的安排 ,准备把那颗钻石分成几块 ,他乔装改扮地回了国 ,在指定的日子赎回月亮宝石。假如他相安无事的带了宝石到阿姆斯特丹去 ,那他还来得及在 1850 年 2 月以前 ,把钻石分成几块卖掉。由此可见 ,他为什么只好冒这份事实上他已经知道的险。

旅行家的新发现

这个案子已经完了 ,但我还想补充几点的。我就是那个莫斯

威德，一直在中亚细亚游历。可能在两星期前，我发现自己竟到了印度西北部一个名叫凯提阿瓦的小镇。我在当地经历了一番奇事。

我看既然再度到了这传奇性的地方，索性到那座庄严雄伟的松纳特威城去参观一次。我没走多少路，就看到有人三三两两地跟我同路。我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些人是前去参加一个盛大的宗教仪式，这个仪式是纪念月亮神，而且仪式将趁夜间在松纳特附近一座山上举行。

我们走到那座山上时，月亮已经高高挂在空中。山顶上，两棵参天大树中间，一副幔子掩住神龛。耳边只听到乐声悠扬，神龛附近有三个人影。当中一个我认出就是在英国范林达夫人府里阳台上出现过并且跟我讲过话的那个印度人。

遮掩的神龛里传出了威武、响亮的乐曲。两棵树之间的幔子拉开了。瞧，月亮神高高坐在神座上——四臂伸向大地四方——黑森森、威风凛凛的居高临下。神像的额角上，那颗黄钻石在闪闪发亮。上回在英国，它的光彩曾经在一个女人的胸襟上照耀过！

经历了八个世纪的岁月后，月亮宝石再度照耀着这座圣洁的城墙。那三个印度人碰上了什么机缘，犯了什么罪，才夺回那颗神圣的宝石，我就知道了。不过有件事情我是知道的：在英国再也看不见那颗钻石了，永远也看不见了！